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政郵國民華中

報中國學
第四期
中華民國二年二月

營子回口市關南內門武宣京北在社本

號五十七百一千一局南註

中國學報簡章

第一條 本報定名曰中國學報

第二條 本報以保存國粹滄發新知爲宗旨

第三條 本報先列論著次按科學各門略爲分類末附叢錄

第四條 本報每月刊行一冊

第五條 本報設總編輯員一人副編輯員一人編輯員若干人

第六條 本報設經理二人協理四人由股東公同推任幹事員若干人由經理指任

第七條 本報社爲合資所立暫定資本額十萬元其招股章程另定

第八條 此爲本報創辦簡章其有未盡之處得隨時增改

第九條 本報事務所暫設北京宣武門內南鬧市口回子營長沙鄭寓

中國學報招股簡章

第一條 本報集資十萬圓

第二條 零股每股五元整股每股五十圓除創辦人擔任實銀二萬五千元外餘陸續募集

第三條 整股可分三期繳納第一二期股款時本社各給以收據一紙至繳三期時掣回第

一二期收據換給股票(如有一起繳足全股者即給股票)

第四條 認整股二十股以上或能經零股三百股以上舉出爲代表者得有查賬權

第五條 認十股以上者送閱本報兩月百股以上者送閱本報一年千股以上者永遠送閱

第六條 每年開股東會一次先一月由本社登報通知

第七條 繳股期由本社先一月登報通告惟至遲不得逾規定期限後一月

第八條 每年股息五釐每周年由本社先期報告發給

第九條 每年決算表及營業狀況由本社刊印成冊分送股東

第十條 每年餘利以二成公積三成爲辦事人花紅五成按股均分

中國學報第四期目錄

第三期刊誤表

畫像

顧玉山先生遺像

王漁洋先生遺像

美術圖畫

東坡遺墨一

東坡遺墨二

鳳山巔塏上殘石

南田畫冊一

南田畫冊二

論著

擬世界大同學會簡章

禮運大道之行一節釋義

辯嚴鐵橋輯三古至隋全文攘

美之誣

經說

南軒易說

史傳

東三邊列傳

掌故

三曹章奏

政治

英人經營緬甸近錄

輿地

九邊考

金石

獨芙齋金石文攷

題跋

枕碧樓偶存稿

叢錄

越縵堂筆記

小說

搜神秘覽

第 三 期 刊 誤 表

- 目錄 十六國春秋上脫讀字
- 論著 六葉六行埃歷埃誤玖 十六葉七行鉤命決誤鈞命訣 二十
二葉二行胡不遄死胡誤相 二十四葉五行猶譏非智猶誤獨
十行盡人性性誤牲
- 小學 四葉九行所下脫謂字 五葉七行母當作毋 七葉九行即下
其字當作不 十三行令當作今 八葉四行山下澤字當作蘭
七行草下鞠字當作籀 十一行人下鞠字當作籀 十二行
小注聲當作省 九葉二行宦當作宦四行籀當作籀
- 掌故 三葉四行今在標今誤令 十行但山東地山誤二 六葉三行
乞速遣遺誤遺 四行目前生財一法財誤節 九行除豁一灶
豁誤豁 十葉三行欲將山東爲天下山誤二 又德州爲山東
山誤二
- 文學 六葉三行紙店畫烏絲店誤吝 八葉九行諛墓已甚墓誤暮
九葉二行婿於姚慕庭慕誤暮 十二葉二行藩籬籬誤離 十
三葉九行其爲頃襄頃誤項 十四葉十二行其謂不忘艱苦忘
誤妄 十六葉十三行具悉文祉祉誤社
- 叢錄 十三葉八行密勿之諭密誤必
- 小說 三葉十二行搜神祕覽覽誤記

顧 玉 山 先 生 遺 像

此像已見本報第三期爲手民誤排印爲漁洋先生像追改不及合
亟更正



寶 瑞 臣 侍 郎 藏 本

傳衣僧帽道人鞵天下青山
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
五陵鞍馬洛陽街



神妙序頌金粟影水何仿伴玉山題江南仰史龍頭空忽夢
橫江紫竹低

頌玉山小孫若西年道人為子時知正以此兩字防白巧遠真者錄書金粟影三字據於其上以此於
得門後以五十年事以頌屬題其為題此之後三年至成二月十九日也 明海虞仲珠玉山傳存卷六二月十九日此鎮補符末

王 漁 洋 先 生 遺 像



王 佑 霞 給 諫 藏 本

東坡遺墨

昔年甲夏仲夏
望雲阮元并書藏

江上忘心千壑山
翠如雲煙山那
莫知碧空雲散
見此崖蒼時
可道飛來紫
遠在下赴谷口為
奈川平山

宛平 惲氏 藏

開林舊斷山橋
山前行人稍渡
一葉江吞天使
未點微毫未分
閒何處有此境
徑欲往買三

(未完)

太谷縣鳳山巔塔上殘石並
有北齊楊買子造像均為
趙君書山所得殆北朝遺
蹟歟



元人
能
復使
前



擬世界大同學會簡章 新城王樹枏

緣起

本會爲謀政教統一必先由學術明備觀其會通以救止人心之陷溺究明人道之指歸由社會觀念融合五大民族廣爲世界觀念融合黃白種界以至國界同歸於聖人至教有分土無分民大同之化

宇宙之公例世界破壞一次即文明進化一次今中國破壞極矣而進化尙無端倪五大民族有分離之現象禍延日久將啓全球之戰爭悉喪生民之幸福其事甚迫其機甚危而浮慕歐化之人乃以舊政界積弊思想粉飾爲一切新政以舊學界利祿思想化會於一切新學多數不學庸陋寡聞之徒左右政界主持學界權利思想日益發達人心陷溺日深道德一落千丈於是由權利競

爭趨於詐力。由詐力競爭。趨於盜殺。此正孟子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之謂也。學術不明。而日言改革。適足爲大盜積耳。學記曰。發慮憲。慮亦憲也。慮憲與善良對。

文別有箋說

求善良。

指善良之政而言。就賢體遠。始指用人言。

可以諛聞。不可以動衆。就賢體遠。可以動

衆。不可以化民。君子欲化民成俗。其惟學乎。蓋立憲之政。非不善良。而民心無識。風俗不醇。雖有一二賢俊之徒。倡明其說。終無效力。此聖人垂教之至意。而今則適值其時也。故欲立憲。必自化民成俗始。欲化民成俗。必自學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古今學校。爲造就凡民之用。而豪傑之士。往往不出於其中。吾觀中外碩學鉅子。著書立說。教授生徒。多出於私會私塾。其言冒天下之不韙。干時王之大法。當時遭禁錮。被逐戮者。不一而足。然學說一開。萬衆傾向。卒能鼓鑄人心。掃除積習。創非常之時局。啓大地之文明。其左右世界之力。誠有不可思議者。孔子以布衣行天子之事。木鐸萬世。諸子百家。各以其學。馳說諸侯。漢唐之經師。宋明之理學。聚徒講授。天下靡然從風。此中國學士大夫之所習知者。希臘當歐洲開闢之初。

人神雜糅。政教晦闇。於是梭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多噶之徒。出而講學。弟子著錄。常至數千。是爲歐洲各學發生之母。逮至羅馬。士人束縛於教權之下。學術晦暗者。幾至千年。後路德新教起。而世界之思想一變。哲學繼興。而世界之思想又一變。於是英之倍根。奈端。杯黎。亞丹斯密。皮里士利。邊沁。約翰彌勒。達爾文。斯賓塞爾。法之笛卡兒。福祿特爾。孟德斯鳩。盧梭。喀謨德。德之嘉列。康德。伯倫知理。美之富蘭克令。瑞典之連挪士。各以其學術思想。著之爲說。以振發聾瞶。卒蔚成今日歐洲博大昌明之業。而其效且達之於全球。此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非學校所能造就者也。故吾人講學。當以豪傑爲法。以天下之重爲己任。此學會之所由立也。

名義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往古來今。爲世上下。四旁爲界。無論古今中外。舉凡國土人民。皆依其國教而立。故各國無不自重其國教。於是生種族界。如同教只傳同種之族異視他族是同盟界。如平戰條規只行於同教以致由此戰爭。屠戮夷滅。以愛人之道。

反以害人。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如猶太之以仇教滅國希臘之爭教分離十次紅十字軍之以保教伏尸流血天主教耶

蘇教以新舊之爭日殺不辜蒙藏以紅黃分教卒至離異皆是

惟孔子之教。主於有教無類。是以中國習承遺

說。知道並行而不相悖之理。廣大兼究。無仇視異教之習。是以佛教流於東土。耶教傳自大秦。蒙藏歸藩。回疆納土。一皆各從其教。惟其雜糅。是以成其廣大。惟其廣大。是以孔教未盡昌明。國人或且自忘其國教。以致漸失其國學。震於富强之迹。競言取法東西各邦。經術久晦。正學日微。後生小夫。盡棄其所學而學於外。不知五洲各國。雖互相師法。斷無不重視本國之學。而專以別國為師之理。對照自明。於國文一端可見。蓋必先於本國國學。植其根基。然後能取人之所長。而棄其所短。必先於本國國教。守其要素。然後能辨其所異。而求其所同。今會萃各教學者。聯為學會。即本中庸道並行而不相悖之原理。以發明孔子有教無類之主義。講政講學。皆須學然後能知。即知即行。要必知然後能行。舉學為名。即賅政教。又大同之教。亦自孔子發明。即春秋張三世大一統之義。非政教同化。不能躋世界於大同。非學術會通。不能致政教之同化。茲故定名

爲世界大同學會

西人謂天地生人之原，出於亞西亞土。猶太創世記所云亞當取肋和土，造一女，名厄娃，與中國女媧搏土爲人之說相類。女媧厄娃，聲音之轉，蓋古時小說流傳，互相附會，以爲生人之祖。中國與印度、泰西、亞拉伯及非美二洲，皆言洪水之禍，當其時汎濫天下，獨崑崙爲東地球之脊，當萬國孔道，其地最高，諸國人民避水禍者，羣相遷徙於葱嶺，崑即崑崙高原左右，久之滋息蕃衍，散之四方，遂成今日五洲之種族。考天方古教，謂天地既闢，造化人祖阿丹於天方之野，阿丹與亞當，字音在輕重之間，展轉相譯，文不同耳，竊以爲亞當阿丹，即中國之天皇。遁甲開山圖言天皇被蹟在柱洲崑崙山下，今墨加地側，有人皇之墓，事雖荒渺，然據此可證上古三皇皆在西方。山海經云：昆侖之邱，是惟帝之下都。再西又有軒轅之邱，郭璞註黃帝居此邱，娶西陵氏女。西陵當即西海之國，蓋自夏禹以前，皇帝多出於西部。大荒西經言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禹攻共工國山，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爲神，處廣粟之

野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氏之國。海外西經 作白民有長脛之國。海外西經 作長股白氏長脛。即泰西種類。與共工顛頊。並列西荒。足徵歐亞二洲人類。古時本出於一族。西書言歐洲諸族。出於亞利安。亞族聚居葱嶺以西之巴米耳。嗣後分支遷徙。其遷西南與東南者。皆散居波斯與北印度等地。北印度方言。舊爲梵語。今其音雖間有更易。而較諸他處亞族之各國言語。變者尤少。其遷而西者。皆散居歐洲。及於歐洲毗連之亞洲。近又有由歐洲遷居美澳二洲者。仍作歐洲各國方言。案以方言證種族。尤爲確據。萬國近政考。謂古時有一族名雅然者。自中國來。擇印度山水佳處。搆第居之。後漸分赴歐洲。及波斯希臘羅馬意大利各處。遂爲各國之祖。今雅然古書。載攻戰駕駛耕種烹飪建造各說。即當時之首創。雅然者亞利安之合音。亞利安爲中土之種。西人從無有異詞者。英人初至孟加拉海灣。及安達曼島。問居民。皆言自北方徙至。故人死必以足向北。以示不忘。大英國志。言英地有古蹟數處。殆古教中祭壇遺制。間亦見於印度波斯埃及文字。與中國鐘鼎文體。大致相類。又嘗博稽西史。巴比倫埃及波斯諸部。建城

築壇。教服食。制文字。一切衛國養民諸政。皆在五帝之時。大戴禮言五帝教化之盛。西濟流沙。非虛語也。本會之義。欲使世界諸人知大同之種。而後可以言大同之學。知大同之學。而後可以言大同之治。

宗旨

本會以講明道德。增進人格。覺世救民。爲惟一之宗。以合同進化。鏟除宗教學說。門戶習見。證明道德同源。爲不二之旨。以各依本教規律。實際履行。爲建立之基。以推賢崇讓。互換知識。善與人同。爲進行之鵠。合各教教士。各種民族之秀良。講通古今中外異同之學說。以謀進於大同之治。

自有世界以來。惟道孔釋三宗鼎立。其餘皆其支與流裔。自黃帝以後。道書不傳。今漢藝文志所載諸書。多後人僞託。道德經當出於七十子之手。其道不賅不備。莊子所謂一曲之士。必非老子真經。道家之真諦。蓋在周易。天人之際。無所不包。尙非七十子所能知。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今道家之所謂道。皆外道也。佛教之真傳。亦出於道。自大乘之學。傳入中國。隋唐以來。大師

踵起。屢建新宗。碩學文人。並參禪理。其哲學之精深。實隱餉宋明儒者。以爲發明聖道之助。而西歐哲學。亦多濫觴於釋典諸書。日本講學之徒。遂糅合孔釋爲一。以正人心而維世教。所謂東西聖人心同理同者也。耶蘇之出。在佛滅度後九百餘年。其教中宗旨儀式。多出於佛。英人麥古士米拉之宗教起元論。以新約證之釋典。無不同者。但其道淺易。歐人之講哲學者。多不之信。而回教之穆罕默德。則又出入於耶蘇。以自標異。然吾觀天方典禮諸書。多有與六經相合者。故曰。皆其支與流裔也。總而言之。人祇一種。均發迹於崑崙。教本一心。均發源於道德。其流派遞演。均有新舊。其本體應用。均有大乘小乘。轉相參和。各有注點。而皆以道德度世爲不二宗門。其所同者。慈悲大智。所謂精神也。其所異者。名詞律儀。所謂形式也。顧事理無窮。獨知有限。故會集各學之徒。相與討論。講貫互換知識。以求達大同之目的。

孔子六經之學。傳之於七十子。而各得其一體。即各以其所學。教授生徒。古今科學。因之大備。故論者謂中國學術。至戰國諸子爲極盛之時。蓋九流導源於

四科。而諸子濫觴於六藝。支流派別。衍成世界種種之政教。而其實所發明表見者。不過孔子道術之一端。莊子之稱孔子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原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至推而崇之爲神明聖王。其餘諸子。則概視爲一曲之士。比之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吾觀諸子著書。多引六藝之文。蓋皆孔子再傳之弟子。班固敘藝文志。以六藝爲孔子之專書。而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蓋九家之學。皆出於孔子之六藝。孔子爲九家之全體。而九家則各爲孔子之分體。今人專以儒家屬之孔子。此大誤也。儒墨在當時。如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墨爲孔子轉傳弟子淮南子言墨子學於儒者憤世勢之濁亂乃專言夏禮蓋經學質家一派而儒之教行於東國。墨之教衍於西方。其體皆以道德爲宗。其用皆以濟世救民爲主。中庸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六藝之無所不包。而孔子之所以爲大也。故言學術。必先探源六藝。博通諸子。然後能貫澈東西各種學術。而得其流派異同之處。

學術之發達。其源有二。一出於交通。一出於亂世。歐洲之學。得之希臘。希臘得之埃及。波斯。埃及。波斯。得之印度。當時雅典。腓尼基。諸國航海之商。比撒臥。拉斯。推里士。黑拉克利底。百拉多等。遊學之士。馬其頓。東伐之師。得此種種交通。於是學術灌輸。遂開歐化。逮乎中葉。阿拉伯。西入歐洲。十字軍。往來於亞洲者。二百餘年。西人學術。又一大變。近日全球諸國。會盟征伐。海陸交通。商出於途。士遊於校。文明之交媾。益熾且昌。孔子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者。至此已信而大驗矣。我國學術之隆。啓於春秋。盛於戰國。各國諸侯之交際。兵爭無論矣。其時學士大夫。若韓宣子。吳季札。晏嬰。子產。諸賢。互相師友。歌詩說禮。嘗獲益於雍容揖讓之間。孔子以布衣。邀遊於七十二國之廷。墨翟之徒。往來於大江南北。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戰國遊說之士。朝秦暮楚。四君養客。動輒數千。其時賢路洞開。人文輻湊。故各種學術。角勝爭新。無不各抱一長。以自鳴於世。然此猶域於中國之一方也。六朝以來。法顯。玄奘之徒。訪求釋典。隋唐以後。天方回教。入於中土。學者思想。又復一變。明清之際。歐人利瑪竇。

湯若望南懷仁輩傳教東來。逮於今日。五洲士夫履迹交錯。蓋無人不知西學者。此學術之發達於交通者其一。承平之世。士人皆謹守時王之法令程式。以謀利祿。不敢爲左道奇技。言行疑衆。以干王制之誅。故學術思想。概被束縛。不能擴張。及至亂世。王命不行。處士橫議。故人自爲說。而家自爲教。又目擊時世之沈溺濁亂。不可以已。各思立言著說。以備當世之急。其持之也有故。其言之也成理。於是思想中之新學術新世界。爲之發生。莊子曰。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班固曰。王道旣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水火之相滅相生也。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蓋救亂之法。譬如醫病之方。世不亂則法不出。病不急則方不出。故世界之中。每亂一次。則學術思想必進一次。此對待之法。所謂時局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局也。學術與政治相爲消長。學術之長。常在政治消極之時。二者循環孕育。生生不已。通觀世界歷史。劃分時代。其效自見。此學術之發達於亂世者又

其一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比黨者即周禮比閭族黨之名。由比黨而鄉而國而天下。有廣狹之分。交通愈廣。則收益愈宏。子貢謂夫子無常師。識大識小。無所不學。故曰周曰羣。此孔子教人以爲學之方。毋囿於比黨一師之說。其意至明且切。孔子生當亂世。修訂六經。立三世三統之義。以垂教萬世。每歷一世。即有一世之學術發見。故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不僅治一時之亂已也。今世亂極矣。而又處交通之便。正吾中國學術思想發生之時。儀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凡爲士者。皆有金口木舌之責。是所望於同會之君子。

今之學者有兩種。一則囿於中國之學。一切外來之學。皆鄙夷而不觀。一則眩於他國之學。一切固有之學。皆棄置而不屑。不知孔子之學。囊括中外。繩貫古今。非惟言新學者懵然不知。卽言舊學者亦冥然莫解。創世驚人之事。皆在微言大義之中。其道著之於經。其術藏之於緯。凡緯書中事之未驗者皆後世未來之事此中庸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中國文明之特色也。青年之士。於本國學術思想。一無發明。

第鑒於中國之貧弱。而外國之富強也。遂悍然盡棄所學。崇事外人。迹其猖狂無忌之行。必欲使本國數千載之文明。蕩然掃地無餘。而後快。以若所爲。求若所欲。雖使中國真有倍根。笛卡兒。盧梭。伯倫。知理其人。恐亦無裨於我國之學界也。本實之不植。道德之不講。而續鳧截鶴。夷嶽實淵。亦祇速其亡而已矣。夫溫故知新。聖有明訓。問官咨禮。學無常師。取人之所長。以補己之所短。善爲學者。何莫不然。然國有國之學。卽國有國之教。今名詞家所謂粹也。東西各邦。雖互相師法。然皆以保持國粹爲主。今喪其道德。撥其本實。舍其學與教。而浮慕於人。吾恐人之長未能得。而已之長已先失。粹亡而國亦隨之。此可爲痛哭太息者也。故本會宗旨。以發明國學爲主。而萃集各國諸說。以相會通。此卽殊途同歸一致百慮之義。且藉此可以證聖人科學。無所不包。將來由世界大同之學。以幾於政教之大同。體用機關。全在於此。

各教經典。皆有上下大小乘之別。會友程度。又有淺深高下之分。大乘者宗師所手訂口說。有得無失。下乘者後師所演繹。有得有失。上乘乃證真源。小乘多

屬規律。規律各從各教。真諦則不分畛域。如釋子亦可執講孔經。儒家並許參論釋典。道藏歐回教友亦然。唐時藏公與道士講法。謂一切法不出二種。一者真諦。二者俗諦。若約真諦。無此無彼。無自無他。非淨非穢。一切皆離。故平等。若約俗諦。有善有惡。有尊有卑。有邪有正。豈得平等。此講學之通義也。圓覺經云。譬如大城外有四門。隨方來者。非止一路。菩薩莊嚴佛國。及成菩提。非一方便。此殊途同歸之理。不但教與教殊途。卽一教之中。分門別戶。亦有多途。要之同歸於聖而已。大會成立後。憑著述講論。公推何人於何教上乘經典精深。卽推之爲都講。定宣講會期。演說講論。許衆會友質疑辯難。但不能意存攻擊。有乖教旨。

六經爲孔子手訂之書。必用中國六書文字。講誦紬繹。始能得其大凡。西人每言聖經文義太深。欲以白話繙爲別本。此萬不能行之事。各經大義微言。有傳記箋疏。經數十百家而不能窮其蘊者。若以白話繙之。則淺陋卑下。聖人之作用精神。全不可見。卽以西書言之。近人之譯作中文者。往往不得其言中之意。

有通藏文者。謂六朝以來所譯經典。往往精深微妙之處。未能悉達原書之旨。夫道不可以言詮。至不得已而載之於語言文字。已落筌蹄。況並其文而胥失之乎。故研究學術。必以精通其本國之語言文字爲要。

研究學理。不離語言文字。各教宗傳。亦不外語言文字。今以宗教爲主點。以立法政學術之元白。以各教經典爲主課。公推都講。專門研究。互爲演說。互相灌輸。要當化其糟粕。貫澈真源。散爲萬殊。合爲一理。以外會所會規職務各條。俟臨時公同詳議。

新城王晉卿丈博極羣書。名滿海內。此大同學會章程近日所屬稿。可知其志量之廣遠矣。尙有學記箋證四卷。溝通古今。得未曾有。數年前曾致之學部。乃漫不見省。近已覓得原書錄出。當次第印入學報。以饜世之欲讀丈之書者。鄭沅識。

禮運大道之行一節釋義 長沙鄭沅

大道之行也

而後與禮對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禮

天下為公

此謂盡人之性無內外無

彼我蓋真理既出無論何等種族皆將趨於一致如今

選賢與能

賢不必賢曰選

日與法美為聯合之會及海牙和平會皆其嚆矢也

講信修睦

所謂國際交涉也而後能睦非今日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

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由文大道既隱之事也又曰

關墨根源在是愛實有流弊不及孔子蓋皆別之渾妙莊子無忌者所謂好辨亦不得

已也且墨言兼愛實有流弊不及孔子蓋皆別之渾妙莊子無忌者所謂好辨亦不得

對當時不知風氣足矣韓昌黎云墨於此未免失言蓋秦漢以來多以孔墨以孔與墨

黎亦相沿宮者所以張橫渠云古者有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

同宮有伯父叔父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焉得而當之今即橫渠

論一敬其親而一敬他人者論與天禮然則孝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

親之道大而不能博無所不包宋儒致精微而反狹小亦勢之自然也孔使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三句承上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按此節分人

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

如聖殖開礦等事我不能盡地之利即當公之於人此尚非今日所能遽行然大同之真精神如是力

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

恥其身無益於天下是故謀閉而不興無詐盜竊亂賊而不

作

均則無貧無貧則盜竊亂賊無自而生

故外戶而不閉

大同之效

是謂大同

禮運一篇義與春秋相表裏鄭云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及陰陽轉旋之道故追溯先王未有宮室未有火化未有麻絲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爲宮室爲布帛以明相嬗進化之理篇末天降膏露一節正春秋所謂太平以瑞應爲效也大同乃太平之極致此節所未盡著者以下文比例自明如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知大同之世必無是也未至其時則人莫敢信孔子乃於數千載之前若燭照數計者然非天下之至神而能若是乎

春秋爲撥亂之書何以撥亂曰禮而已矣宋襄伯姬守禮至死而不淪者也故春秋極意褒之篇中惟此節不曰禮而曰道觀下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則知此節必指堯舜然堯舜聲教所暨至近恐未足以當大同亦猶春秋託

王之意爾。

小戴各篇皆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孔氏微言，往往錯見其中。朱子既取大學中庸入四子書矣，餘如禮運及孔子閒居兩篇，皆余生平所極究心者。閒居篇五至三無之義，思通鬼神，今之談哲理者，多忽焉而求之西國，甚可惜也。余以暇日，嘗爲箋釋，終以不滿意棄去。尤慮一落言詮，便同嚼蠟，且其篇末引嵩高之詩，似與易繫原始返終之說，足相發明，然亦不敢遽定。嗟乎！具茨不見，七聖猶迷，矧余根器淺薄，安有與聞斯道之一日。附識於此，海內不乏好學深思之士，當能切究而詳說之，使絕學大明於世也。

辯嚴鐵橋輯三古至隋全文攘美之誣 普定姚大榮

李審言詳 齎記載李氏申耆年譜內二事。一爲申耆著有日知錄箋注。爲嘉定黃潛夫汝誠 署名刊行。一則嚴氏此書攘取孫淵如之美也。譜云。道光二年壬午。先生在揚州。館鮑氏。頗有園亭之勝。爲搜集八代全文。上自漢魏。下迄於隋。當嘉慶甲戌乙亥間。揚州鹽政阿校刊全唐文。孫觀察星衍預其事。旋與弟星衡嚴孝廉可均撰集是書。而未竟業。鮑氏意欲繕完進呈。以屬諸先生。又五年乙酉。纂八代全文成二部。其一以時代先後相次。一則以類相從。分數十門。心該屢書來。爲鮑氏致拳拳。然鮑氏不親取。竟不致也。詳案此書倡於淵如先生。俞理初癸巳存稿亦箸其說。又略及鮑氏事。嚴氏可均輯本出。其序及凡例皆不箸淵如先生起議原始。譚仲修先生日記。謂親見吳山尊先生日記。謂嚴氏攘孫之美。幸理初與此譜能言其故。近世黃岡王氏毓藻刊嚴此書。頗疑俞氏之說爲孤證。蓋亦未見此譜。顧譜言纂集二部。一以時代。一以類從。是已寫有定本。何以海內絕無流傳。而嚴氏輯本經兵燹

之後。歸然獨存。假手王氏以揚聲四表。抑蔣氏容有附會。而倡自孫淵如先生。則可信。俞說之不孤也。自注楊氏守敬晦明軒稿跋嚴氏此書。以山尊之言爲誣。案孫淵如先生年譜。先生六十四歲。主講鍾山書院。與嚴孝廉及弟星衡撰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則蔣氏俞氏之言不誤。鐵橋攘美。楊氏左袒。皆過也。

大榮案鐵橋此輯。精博絕倫。鑄山煮海。利益百世。實爲藝林絕業。而羣疑衆謗。且百年未已。乃至其鄉人陸心源氏亦詆毀之不遺餘力。何其甚也。陸說見所箸儀顧堂

集與繆筱山太史書

雖然。鐵橋竭二十七年之力而成此書。曩時諸家。或僅聞其事。而未

見其書。或僅見其始事之勤。而未覩其成功之美。又或見其成功之美。而未知其始事之勤。即實見其書。知其勤。而又惑於先後之集矢。不能無疑於衆口。此定論之難也。今之指摘嚴氏者。大率根據俞氏存稿之說。附合李氏孫氏年譜。輒肆譏評。豈知諸說互相違異。不能并爲一談。若并爲一談。先已矛盾自陷。不能成立。安能攻人。諸家疑鐵橋攘淵如之美。要必淵如有美可攘。而後鐵橋之

非義乃成。今試詰諸家淵如之美何在。能實地指出否。不能也。不能奚以爲鐵橋罪。則甲必援淵如年譜爲證。謂譜明載有先生六十四歲主講鍾山書院。與嚴孝廉及弟星衡撰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之語。乙必援李申耆年譜爲證。謂譜明載有嘉慶甲戌乙亥間揚州鹽政阿校刊全唐文孫觀察星衍預其事與弟星衡嚴孝廉可均撰集是書之語。丙必援俞氏癸巳存稿全三古至隋文不全本識語爲證。謂識語明載有此嘉慶乙亥以前三古周秦八代文目錄也。實陽湖孫淵如觀察之力歸安嚴鐵橋廣文同人籤寫裁貼成之等語。丁必指吳山尊日記爲證。謂日記明載有嚴氏攘孫之美等語。據此諸說。嚴氏情真罪當。夫復何辭。

循是諸說。則孫氏爲事主。嚴書爲盜賊。俞氏爲證人。而山尊暨甲乙丙丁乃陳告之人也。

吾姑不暇詰告者。惟反叩諸事主與證人。則事主實無被盜之事。而證人雖有一二疑似之語。並無歸宿。不能成獄。竊鈇之疑。至是釋然。謹分別條舉其案據。

如左。

案阮元擘經室集孫淵如傳。淵如謝官歸里。在嘉慶十六年。辛未膺聘校刊全唐文。在十九年。甲戌主講鍾山書院。在二十一年。丙子至二十三年。戊寅正月卒。年六十六歲。据年譜。其六十四歲。始與鐵橋及弟星衡撰集是書。實在校刊全唐文後。與李譜所述不謀而合。是其致力僅丙子丁丑二年。故李譜云未竟業也。

丙子之前一歲爲乙亥。乙亥以前。淵如未及著手此書。自不待言。而俞氏識語。乃以乙亥以前所輯目錄爲淵如之力。此語與孫李二譜所言俱不合。或係理初年久誤記。抑或別有取義。今檢全文凡七百四十六卷。其十分之一。爲鐵橋丙子以後所補。其乙亥以前所輯。約六百七十餘卷。鐵橋竭八年之力。乃達此數。淵如於辛未告歸。甲戌乙亥兩年。俱在校刊全唐文局。計其里居僅壬申癸酉二年。如以乙亥以前目爲出淵如。此二年中即輯得六百七十餘卷之書。談何容易。即謂由其倡議而鐵橋致力。成功亦未必如是之速。反覆推求。理初此語。即非有誤。亦取義最狹。宜加體認。語識作於己亥二月十三日。上距淵如之

卒。凡二十二年。理初自述於江陰李申耆山長處。見此目錄。爲乙亥以前目。因無丙子後鐵橋所補十分之一。又無三古及秦目。故題爲不全本。又稱歛鮑氏欲爲刊於揚州而不果。倘乙亥時鮑氏以淮鹺餘力刊之。漢及隋文亦止於此。因錄存此。自成一書。又稱此目經數寫。中有遺漏。他日謁鐵橋乞其書以補此目云云。是乙亥以前目。在鐵橋者爲初寫。淵如者爲再寫。淵如歿後。書歸鮑氏。申耆借鈔。參養一齋文集答汪孟慈農部書是爲三寫。理初又從申耆轉錄。是爲四寫。故云經數寫。識語凡七百餘言。皆贊譽鐵橋精勤專一。而於淵如致力如何。絕無片語稱道。主客之界。本自分明。識者斷不疑乙亥以前目。別出他人。其所稱淵如之力一語。專就已亥歲見於申耆處之乙亥以前目而言。此目寫於丙子歲。俞氏親見鐵橋同人籤寫裁貼。夫簽寫裁貼。既係鐵橋。淵如更有何力。所謂力者。不過出資以供鈔胥筆札之費。發篋以備檢尋搜補之需而已。由己亥春追憶及之。是時淵如下世已久。而覩物思人。彌懷其力。非謂鐵橋輯成是書有賴淵如提倡也。存稿具在。奈何不細檢乎。

乙亥以前目輯自何人。無論爲孫爲嚴。理初記事。應於言下分析。何以並無一言。此等處殊少靈光。李蕙客慈銘越縵堂日記譏其文繁無擇。信然。理初非不善屬文者。惟病在貪多。又少剪裁熨貼之功。致觀者有時索解不得耳。

乙亥以前目。非淵如所輯。昭昭明矣。徧考當時從事此書者。決無第二人。則此目出自鐵橋。諒無異議。據鐵橋自序及凡例。嘉慶十三年初開全唐文館。鐵橋因代館臣廣輯唐碑。既錄本呈館。念唐以前要當有總集。引爲己責。其秋遂草創之。考是年徐星伯松以翰編充全唐文館提調兼總纂。星伯與鐵橋同年契好。故託其代輯唐碑。觀漫稿答徐星伯同年書。其交情至深。知所言不妄。是鐵橋創稿。在全唐文開館之初。而淵如則因校刊唐文畢功。始思從事。其緣起各自分明。先後井然。察孫嚴合力撰集之書。漫稿所列。有孔子集語三禮圖謚法三種。集語孫氏已刊入平津館叢書。此書鐵橋草創已定。所以必欲與淵如合力者。冀成書後藉其力刊布耳。不意淵如遽卒。乃決意一手獨成。後黃岡王氏見其原稿。點竄塗乙。皆一人手筆。其總叙稱肆力九年。草創粗定。又肆力十八

年拾遺補闕。抽換之。整齊之。畫一之。已于事而竣。如此巨帙。編輯精善。誠非積數十年之力不至此。綜核始末。乙亥以前目。係淵如得自鐵橋。非鐵橋得自淵如。至丙子歲。二人晤聚金陵。彼此相輔則有之。淵如繼起從事。無美可攘。鐵橋自有其美。復何須攘。攘美攘美之云。恐出當時妒口。山尊不察。首發難端。仲修不察。人云亦云。審言不察。因并纂入其書。曾參殺人。三言投杼。雖慈母亦將致疑。余爲解其糾結。讀嚴氏書者可以釋然矣。

竊記載李申耆年譜中二事。皆可疑。證以養一齋文集。矛盾太甚。如謂日知錄集釋爲申耆與吳山子毛申甫共撰。黃潛夫汝誠肯任欵劂之費。遂假署其名。其事之信否。姑不論。檢李集有黃潛夫家傳。以集釋爲潛夫所箸。敘述甚明。申耆非妄語者。故其文足貴。若出資刊書。即可冒箸述之名。申耆徒爲富兒作佳傳。年譜證成其妄語。其人其文。均不足貴矣。其一事。則謂道光壬午至乙酉。申耆爲鮑氏搜集八代全文。上自漢魏。下迄於隋。成二部。其一以時代先後爲次。一則以類相從。分數十門。鮑氏不親取。竟不致也等語。檢李集申耆與汪孟慈

農部書稱八代全文。某曾假一觀。成之尙非易。而鮑君意已闌珊。似非此時所急也。云云。是八代全文。鮑氏實無意搜集。申耆以非急務。亦知難而退。申耆固自言之。厥後道光己亥。俞理初在申耆處所見目錄。即係八代全文目。是時距申耆之卒僅二年。若其書已成。申耆必出而商榷。理初不容不見。且不容不知。理初所見。猶是舊目。則申耆並未增益一字。此可斷言。蔣彤所說二事皆虛。吾申鐵橋之冤。并爲潛夫雪恥於地下矣。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南軒易說三卷

內府藏本

宋張栻撰。案曹學佺蜀中廣記載是書十一卷。以爲張浚所作。考浚紫巖易傳。其本猶存。與此別爲一書。學佺殊誤。朱彝尊經義考亦作十一卷。注云未見。又引董真卿說。謂已闕乾坤二卦。此本乃嘉興曹溶從。至元壬辰贛州路儒學學正胡順父刊本。傳寫竝六十四卦皆佚之。僅始於繫辭天一地二一章。較真卿所見彌爲殘闕。然卷端題曰繫辭上卷下。而順父序稱魯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章貢等路公餘講論。嘗誦伊川易傳。特闕繫辭。留心訪求。因得南軒解說易繫。繕寫家藏。儻合以竝傳。斯爲完書。乃出示知事吳將仕刊之學宮。以補遺闕。使與周易程氏傳大字舊本同傳於世云云。是初刊此書。

亦僅託始於繫辭。溶所傳寫僅佚其上卷之上耳。序末有鈎摹舊本三小印。一作謙卦。一曰贛州胡氏。知順父卽贛人。一曰和卿。蓋其字也。

昔尹和靖語學者。祁寬曰。與其讀他書。不若專讀易。與其看伊川雜說。不若專看伊川易傳。又曰。一日只念一卦。閑時看繫辭。周易程氏傳止於卦。而不及繫。非不及也。以繫辭爲易大傳。不暇及也。然易繫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如此。不傳奚可。伊川議論。雖閒見於遺書。而終未完。學者惜之。至元壬辰。魯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章貢等路。公餘講論。因言辭謝衰病。家食數年。從事於易。嘗誦伊川易傳。特闕繫辭。留心訪求。遂得南軒解說易繫。繕寫家藏。好玩如寶。聖人之言。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欽哉欽哉。儻合以並傳。斯爲完書。乃出示知事吳將仕。及路學宿儒議。若命工刊之學宮。以補遺闕。使與周易程氏傳大字舊本並行於世。可乎。將仕洎諸儒復命曰。斯文也。蓋有待於今日也。後之學者。幸莫大焉。順父承命校正。敬錄以付匠氏。並序其

概於後。是歲季冬。既望。贛州路儒學學正權管學事胡順父序。南軒易說五卷抄本。起繫辭天一地二節。至雜卦傳止。朱竹垞經義考云。十一卷未見。是傳本甚希。董真卿元初人。已言乾坤闕。此本從胡順父本寫出。胡本刊於至元壬辰。與真卿約略同時。但稱易繫。是原無六十四卦。此本無上傳之半。蓋又殘闕矣。南軒先生爲胡五峯宏門人。五峯易外傳一卷。載五峯集。自屯至剝。多引史事。董真卿言南軒先生易說。學本五峯胡氏。以周程爲宗。然周程言理。胡徵史。其宗旨微不同。此五卷中言理多。而徵史者絕少。與五峯外傳宗旨不合。特未知亡卷內所言何如耳。程傳言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上。初未移其次第。朱子本義始連天數五一節。移於大衍之數一節之前。此書次第與本義合。能研諸侯之慮。不解侯之二字。當必以爲衍文。亦與本義合。是其書用本義本也。其雜卦注云。易之雜卦。乃言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非雜也。又云。雜卦乃以其類相生。惟乾坤坎離小過大過中孚頤八卦無反對。此聖人之精意。惟穆伯長老蘇明之。諸家並不達此。則其所推

重者。不獨周程二家。伯長穆修字。其易說不傳。語無可考。東坡易傳。紹述父書。老蘇之語。自在其中。朱子嘗駁蘇氏之說。而南軒之意。甚推重之。南軒與朱子爲友。而立說不苟。同如此。注中謂鄭康成溺於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二篇。而孔安國又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此皆蕪穢聖經者。是圖書之說。亦所不取。與談漢學者之宗旨殊矣。原本首卷有曹溶鉏菜翁吳城繡谷亭續藏書四朱記。卷中有吳城敦復各朱記。卷首又有翰林院印。曹倦圃晚年自號鉏菜翁。好收宋元人文集。有靜惕堂書目。吳焯錢唐人。字尺鳧。構亭曰繡谷。自號繡谷老人。其長子名城字敦復。此書卷末跋語云。靜惕堂古林書目有此。此卽其藏本也。從湖州書賈得之。識數語以誌喜。當爲吳敦復所記。後亦有繡谷亭續藏書朱記。當爲敦復續獲之本。故以續藏爲別。以此推之。此書原爲倦圃所藏。後歸吳氏。乾隆閒四庫館開。城弟玉墀恭進書一百數十種。此書當卽在其中。四庫目錄於各書中。注明浙江吳玉墀家藏本。皆爲其所進之書。而此書獨注云內府藏本。殆編錄之偶誤歟。書曾入

曾入四庫館。故有翰林院印。胡序末有鉤摹三小印。一作謙卦。一曰贛州胡氏。一曰和卿。竝同總目所說。知確爲當時真本。此流傳之蹤迹。可以考見者也。不知何時流落人閒。同治甲戌。余於廠肆見而購歸。雖係殘帙。實有宋說易者之一家。四庫本既未流布於世。各家書目暨各叢書亦罕見此編。付諸手民。庶不至終淪於蟬蠹。原本分五卷。館本併序卦說卦雜卦爲一卷。故作三卷。茲仍五卷之舊第。原題曰南軒先生張侍講易說。今改定曰南軒易說。從館本也。宣統庚戌春二月沈家本跋。

中國學報 經濟說跋

六 第四期

南軒易說卷一

繫辭上卷下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陽數奇。一三五七九是也。陰數偶。二四六八十是也。故生於天者。成於地者。成於天。而天地五十五之數。所以成變化。行鬼神。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不外乎。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一三五七九者。此天數二十有五也。二四六八十者。此地數三十也。合天地之數。乃見五行。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故天一生水。其性陽。而地六之陰。以成之。地二生火。其性陰。而天七之陽。以成之。天三生木。其性陽。而地八之陰。以成之。地四生金。其性陰。而天九之陰。以成之。天五生土。其性陽。而地十之陰。以成之。此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爲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

相守。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合地數三十。此天地自然之數。五十有五也。夫天地自然之數。盈虛消息。往來不停。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鳩化爲鷹。雀化爲鴿。林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歷數推而迎之者。此天地之數有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句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司其時。各治共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大衍之數。本於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以五在五十之中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虛一爲用也。譬之土分旺於四季。而不可見。神農書云。脾脈不可見。則人必死。由此觀之。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止於五十者。也。夫碁以虛其一。故善奕者莫能軍。萬二千五百五十。有五爲一軍。惟其所奇者五人。所以軍之變無窮也。天有十干。而辰有十二。

此其所以善歷者莫能窮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止於四十，有九者非不用一也。方其初也，而一已在其中矣。其道生於一，立於兩，成於三，揲蓍之法，虛一爲無用之用，所以象道之用四十九數，會而總之，所以象道之未判，分之於左右手，離之以爲二，所以象兩者，不止於兩儀也。凡所謂兩者，無所不象也。掛一於指，所以象三者，不止於三才，所謂三者，無所不象也。揲之以四分，著而揲之，皆以四，四爲數者，所以象四時也。歸奇於扚，歸其四之餘，著合於掛者，所以象閏。五歲再閏，故扚而後掛，再扚再歸奇也。兩也，三也，四時也。閏月也，皆自然之數也。五歲再閏者，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遲一歲一周天，以全數言之，則一年行三百六十度餘有六度，一歲之閒所剩六度，又有六小月，是十二日也。三年之中，凡三十六日，故閏一月又剩六日，五年之中積二十四日，加此六日，故五歲再閏。揲蓍之法，歸此三之奇數，共成一扚，與閏同也。揲蓍法者，用蓍草四十九，分爲左右手，左小指內掛一莖，先以左手內四莖之數，留其餘，如未遇四卽留之，復以右手內四莖數之，又

以其餘並左右手。餘作一處。仍以小指內所掛一莖湊之。如此則第一揲若非五即九也。留下第一揲。所餘者著。只將餘著依前揲。復分左右手。亦以所掛一莖湊之。第二揲不四即八也。第三揲亦如前。其數亦不四即八也。每爻三變然後成一爻。第一揲不五即九。第二揲不四即八。第三揲亦不四即八。此所謂十有八變而成卦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九次二次三俱得八是也。此得純坤二折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次二次三俱得四是也。此得純乾一兩少一多為少陰。初與二三之間。或得四或得五而有八也。或二揲得四一揲得九。皆為兩少一多也。此得巽離兌兩多一少為少陽。初與二三之間。或得九或得八而有四也。或二揲得四一揲得五。皆兩多一少也。此得震坎艮善揲者看左手。即知右手第一揲。左手餘一。即知五也。左手餘三。亦知五也。左手餘三。亦知五也。左手餘四。亦知九也。第二揲左手餘一。即知四也。餘二亦知四也。餘三即知八也。餘四即知八也。此觀天數。乃知地數。每以兩手揲其餘。各以其所掛湊。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此特論乾坤二篇之策，不論六子之策。夫揲著之法，三者俱少爲老陽，而三少之餘凡三十六，故陽爻有三十六數焉。總乾六爻，則是乾之策二百一十六也。三者俱多爲老陰，而三多之餘凡二十四，故陰爻有二十四數焉。總坤六爻，則是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總乾坤之策，則爲三百六十。總六十四卦，則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此皆自然相當也。一歲之內舉成數而言之，故以乾坤之策當三百六十爲期之日也。自乾坤終於坎離爲上篇，自咸恒終於既濟未濟爲下篇也。此二篇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乾之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一百九十二爻，共計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坤之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一百九十二爻，共計四千六百零八策也。以乾之六千九百一十二策，合坤之四千六百零八策，都總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也。以象萬物之

數是度之長短。量之多寡。天之星辰。皆不逃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然此特乾坤老陰老陽之數耳。而震坎艮爲少陽之數。少陽之數七也。四七二十八。每爻二十八。一百九十二爻。積五千三百七十六策。巽離兌爲少陰之數。少陰之數八也。四八三十二。每爻三十二。一百九十二爻。積六千一百四十四策。共總少陰少陽之數。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大抵易之數。不離七九八六。乾之策九。四九三十六。坤之策六。四六二十四。震坎艮之策七。四七二十八。巽離兌之策八。四八三十二。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分而爲二。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歸奇於扚。凡四營然後成一爻。每爻三揲。則十八變以成其卦也。自此衍而信之。則八卦之象。可以窺天地之數。自此觸類而長之。則一卦可成六十四卦。道之奧妙。其原本於天也。然道自此而顯。德行之塵迹。其原本於人也。然德行自此而神。其粗可以出同民患。故可

與酬酢。其精可以贊化育。故可與祐神。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大而天地散而萬物舉，皆囿於造化之道。而爲其推遷者也。然變化豈能自運邪？有神以行其變化者也。故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變者自無而出，有化者自有而歸。無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運，雷霆之震驚，風雨之散潤，以至山岳之鼎峙，江河之流注，草木之榮枯，蟲魚之出沒，無非變化之道。有以爲之樞機，然變者不能以自變，有神以變之。化者不能自化，有神以化之。故知變化之道若疑，若窺測其妙也。然能知神之所爲而已。至於陰陽不測者，此又非知變化之道者所能知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易者無形之聖人，而聖人者有形之易。故易乃聖人之道，而聖人者乃盡易之道者也。故指易以爲聖人可也，指聖人以論易亦可也。故曰：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故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無不時矣。象其物宜。易之象也。制器者象之。則可以盡制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人能言以尚其辭。動以尚其變。制器以尚其象。卜筮以尚其占。則人皆可以爲舜。塗人可以爲禹。此無他。以其得聖人之道故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世之君子。將欲有爲而建功立業。將欲有行而進用撫世。詎可不問之以言。播之天下。傳之四方。故民之從之。速於置郵傳命。不啻如響之應聲者。以聖人之言。不以遠邇而有聞。不以幽深而罔測。凡物之來于我者。近在眉睫之間。遠在八荒之外。莫不知之。自非盡易之至精。安能與此。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三五天地參而伍之義也。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共友。四與九同道。五與十相守。此參天地之數而成其行伍。所以爲變也。以天下之一而錯於地而生水。以地之二而錯於天而生火。以至天三錯地而生木。地四錯天而生金。凡此者謂之錯其數也。老陽之數總於九。老陰之數總於六。以至少陰之數總於八。少陽之數總於七。凡此者謂之綜其數也。人能參伍天地之數以通其變。則水火木金經緯於天地之間。以成天地之文者。能成之而使之無虧矣。人能綜錯天地之數以極其數。則老陽老陰少陽少陰。見天地之蹟以定天地之象者。能定之而無疑矣。自非盡易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至精猶有所思也。惟易則本无所思。至變猶有所爲也。惟易則本無所爲。无思无爲。如鑑也。然形至則應。如谷也。然聲至則應。无思无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以極天下之至神也。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深者理之奧，能極深則天下之志果有不通者乎？幾者事之微，能研幾則天下之務果有不成者乎？然深之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以其窮理之奧；而天下之好惡取舍，從違去就，揆之以理，莫不一以貫之，而無所遺也。幾之所以成天下之務者，以其察事之微；而天下之得失利害，成敗存亡，圖之於微，莫不預爲之計，而無所廢也。然深也有待於極，不極則不能造其至；幾也有待於研，不研則不能窮其精。故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可以指其方隅而言之也。至於神則不疾而速，初未嘗疾而速也；感而遂通者乎，不行而至，初未嘗行而至也；寂然不動者乎。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夫自至精至變而造於至神，自唯深唯幾而造於唯神，其原皆自於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以易有聖人之

道四焉。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皆可以至於聖人之道，故終之以此。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此堯帝之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推此以敬授人時者也。武王之訪箕子，以陳洪範，以立九疇，演此以相協民居者也。萬物所聽者命，命此而已。萬物所由者道，道此而已。而易果何爲哉？未嘗贅虧於其閒也，未嘗損益於其閒也。易之開物，則因其數之自生者，從而與之開也。如出乎震相見乎離，說言乎兌，勞乎坎，俾之流通而無所壅遏者歟？易之成務，則因其數之自成者，從而與之成也。如制禮於履，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設教於臨，俾之就緒而無所墜廢者歟？夫開物則物咸得其性，成務則物咸有成功。凡道之在範圍之中者，莫不冒之而無所遺，此易所以用數而不役於數者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惟天下之數能開物也，故聖人用之，其深足以通天下之志。惟天地之數能成務也，故聖人用之，其幾足以定天下之業。惟天地之數能冒天下之道也。

故聖人用之。其神足以斷天下之疑。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甚哉天地之數。所以成變化。行鬼神。大而日月寒暑。微而草木昆蟲。未有不冒於此者。聖人之意。以謂青黃黼黻。吾固見之也。謂天下皆離婁可乎。金石絲竹。吾固聞之也。謂天下皆師曠可乎。將欲家至戶則而形之於言。則言有不可傳者。將欲雄編大策而載之於書。則書有不可盡者。於是生著立卦而著其六爻之義者。是乃示天下後世以天地之數者也。故著之四十九。其分其掛。其揲以四。歸奇於扚。運量無窮者。此圓而神也。卦之六十四。或奇或偶。有大小之異別。陰陽之殊致。吉凶已定者。此方以知也。至於六爻或征而吉。則以動而有功者。貢於人也。或征而凶。則以動而有咎者。貢於人也。其得失存亡。憂虞悔吝。雜然貢於人而均獲其利者。此六爻之義。交易而貢於人也。夫著之四十九。乃衍天地之數也。卦之六十四。乃備天地之數也。爻之三百

八十四。乃通天地之數也。聖人以此而示天下之人。其心休焉。一疵不染。滌除澡雪。無遑遽之勞。無怵迫之患。退藏於密。恬淡無爲。是乃善與人同患者也。非以著卦六爻。濟斯民之患。而洗心退藏者乎。大抵厥初。生民不知多寡也。聖人爲斗量以畀之。則不必爲之較。龠合。而民咸知其多寡矣。民不知輕重也。聖人爲權衡以畀之。則不必爲之較。錙銖。而民咸知其輕重矣。夫民之於吉凶。其甚於多寡輕重也。聖人爲之著。爲之卦。爲之六爻。以濟民行。使天下之人咸知其是非利害。得失臧否。吾又何必營爲以憂其故邪。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乃吉凶與民同患者乎。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古本綴上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一段。說者云。屏思慮而安其厥躬者。聖人同患於民而不汨其身也。察安

危以存其古訓者。天下知其吉凶而均獲其利也。如此天下之民皆即著之神。以知其來。可以探賾而索隱。可以鉤深而致遠。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三揲而一爻具。十八變而一卦成。衍忒以是而決。臧否由是而著。此神以知來。著可以窮天地之數也。即卦之知以藏其往。可以鑒古昔之興衰。可以察前日之得失。堯舜致衣裳之治。湯武成炳虎之文。考明夷而知箕子。觀既濟而知高宗。囊括太始。包裹太極。此知以藏往。卦可以該天地之數也。能盡此以推之天下與來世。乃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今天伏羲之始作八卦。神農之制耒耜。黃帝之迎日推策。堯之歷象日月星辰。舜之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夏禹之連山。成湯之歸藏。文王之重卦。武王之洪範。孔子之十翼。皆覺之於心。悟之於性。其聰所以聞天下之不聞。其明所以見天下之不見。其叡則默識心通。不待教而能者乎。其知則神解意悟。不待學而知者乎。夫聰明叡知。則智周乎萬物。必思道濟天下。此神武而不殺。俾民知懼。無有師保。如從父母。甲兵不施。刑措不用。而人爲君子之歸者。此聖人濟民行者。

乎。今夫變化之推遷。陰陽之運量。七宿軫轉。六甲內馴。無非天之道也。禍福之倚伏。利害之相摩。進退存亡吉凶悔吝。無非民之故也。聖人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所謂天之道固已明之也。久矣。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所謂民之故固已察之也。熟矣。柰何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昧於消息盈虛者。又烏能明於天之道邪。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暗於得失利害者。又烏能察於民之故邪。聖人憂之。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乃所以爲天下後世設也。蓍植物也。足以揲天地之數。龜動物也。足以見天地之象。故天能生之而不能興之。惟聖人用其四十九而幽贊於神明者。所以興其蓍也。鑽之七十二而置之前者。所以興其龜也。天下之民其終不倦而樂於有爲。亶亶不忘而勇於有行者。以其有蓍龜以前之也。聖人深居簡出。利用安身。齋以去其不一之思。戒以防其不測之患。神明其德。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矣。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

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夫自太極既判兩儀肇焉。故闔戶之坤。所以包括萬物而得陰也。闔戶之乾。所以敷生萬物而得陽也。即乾坤之一闔一闢。所以謂之變。即乾坤之往來不窮。所以謂之通。夫乾坤者生成萬物之體也。變化者乃乾坤生化萬物之用也。其覆載範圍之中。可得而見者。謂之象也。可指其形者。謂之器也。有聖人制而用之。所以謂之法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而不可測者。謂之神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有太極者。函三爲一。此中也。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太極乃陰陽之中者乎。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而太極乃剛柔之中者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太極乃仁義之中者乎。此太極函三爲一。乃皇極之中道也。是以聖人作易。所謂六爻者。乃三極之道。故三才皆得其中。是乃順性命之理也。爰自太極既判。乃生兩儀者。在天爲陰陽。在地爲柔剛。在人爲仁義。雖曰陰陽。不可指爲陰陽。雖曰柔剛。不可指爲柔剛。雖曰仁義。不可指爲仁義。乃儀則具存而

有對代者也。夫有兩儀，則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同道，四與九相友，存一而六具，有二而七存，有三而八著，有四而九生。此七九八六，乃易之四象。天一之水得六而居北，於卦爲坎；地二之火得七而居南，於卦爲離；天三之木得八而居東，於卦爲震；地四之金得九而居西，於卦爲兌。是以坎之數六，去三而餘三，此三畫之乾，所以生於西北；離之數七，去三而餘四，此四畫之巽，所以生於東南；兌之數九，去三而餘六，此六畫之坤，所以生於西南；震之數八，去三而餘五，此五畫之艮，所以生於東北。乃四象生八卦也。及夫八卦既具，則乾之策乃四九三十六策，坤之策乃四六二十四策，震坎艮之策，乃四七之策也；巽離兌之策，乃四八之策也。道之妙也。由是而顯德之粗也。由是而神，可與祐神，可與酬酢，則吉凶豈有不定者乎？吉凶既定，則知其利之可興，害之可除。伏羲之興網罟，神農之制耒耜，黃帝堯舜之垂衣裳，與夫帝之所興，王之所成，所以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無非本於此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

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夫易有太極而降以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此易之興乎世聖人之興乎易易之所以垂之天下後世者也雖然物固有法象至於法象之大者莫大乎天地物固有變通至於變通之大者莫大乎四時水火固著明矣然垂象著明惟在天之日月爲莫大也爵齒固崇高矣然崇高之極惟寶位之富貴爲莫大也以至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俾民養生喪死仰事俯育用之不窮者所以莫大於聖人也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俾民避害趨利去危即安以前民用者所以莫大於蓍龜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天生神物謂蓍龜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是也聖人則之以明易之象數

天地變化。謂陰陽之消息盈虛往來進退者是也。聖人效之而爲六十四卦。天垂象。謂之經緯錯綜縱橫昭著者是也。聖人效之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夫易之象數卦爻。聖人皆得於心。而必參之天地者。蓋聖人之心。與天地之心相似。其愛人之心。初未嘗不同也。然天欲雨。山川必先雲氣。況易之興也。豈無先至之祥乎。是以聖人必終之以河出圖洛出書。而又則之者。則其皇天以興其易者乎。又况河圖不出。吾已矣夫。孔子嘗有是歎。九洛之事。治成德備。莊周嘗有是言。聖人則之。度其時。以下其道。之將以興於世也。大抵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此聖人之德。上配於天。而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此聖人之德。下及於地。而地呈其瑞也。聖人則之。故易興於世。然後象數推之。以前民用。卦爻推之。以濟民行。而推之天下後世也。而世儒之說。乃謂伏羲得河圖洛書。以作八卦。如是則不當曰伏羲始畫八卦也。而鄭康成溺於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二篇。而孔安國又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此皆蕪穢聖經者矣。甚者以天生神物。天地變

化與夫天垂象河出圖洛出書爲四象者。此尤不經。學者不可不辨。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自太極既判。兩儀生四象。夫四象既具。而列於四方。分爲五行。而七九八六之數。乃生八卦。此易所以示也。言其示於人也。是以聖人當辨物正言。而又斷之以辭。故爲繇辭。而又爲爻辭。爲象辭。而又爲之象辭。皆繫續其辭。所以告者。言其告於人也。夫易有四象。以示其人。示其吉凶也。至於不得已而有辭。以告其人者。告其吉凶也。夫示人以吉凶。告人以吉凶。無非俾人自探也。然猶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故定之以吉凶。如畫一之易知。白黑之易辨。斷然使人易知也。故征吉。正凶。正吉。征凶。大吉。終吉之類。有凶終凶之類。聖人至此。可謂至矣。盡矣。

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在天有理。惟順以循其理。則天必眷顧而不違。在人有信。惟信以結其心。則

人必歸往而來輔。大有上九。以謂吾之信固足以感乎人矣。然賢者人之所望也。詎可不以吾之信以信其賢乎。吾之順固足以格乎天矣。然賢者天之所資也。詎可不以吾之順以順其賢乎。始焉盡信順之德。獲天人之助。終焉推信順之德。以之而尙賢。如此則其謙足以格天。其誠足以動天。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固其宜也。由此觀之。則天不妄祐人。而人當反求諸己。如大有之上九。庶幾獲祐而無所愧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言蔓衍而無窮。非書之簡冊所能載。意幽深而罔測。非言之聲音所能窮也。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此立象所以盡意也。又聖人以言告人。告之愈切。而認其言者。求之愈遠。不若立象而示人以意。是以瞽者不識日。問人而人告之曰。日之明也如燭。他日有捫其籥以爲日者。又告曰。日之圓如盤。他日有捫其盤以爲日者矣。夫告之以其明如燭。其圓如孟言之切者也。柰何認

其言而失之遠者。乃捫籥以爲日。而捫盤以爲日焉。此言不能盡意也。聖人憂之。所以立天以象乾。立地以象坤。以至以雷以水以山而象震坎艮焉。以風以火以澤而象巽離兌焉。凡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無適而非象者。欲其即象以求其意。非吝於言也。慮天下後世求之於言而失之遠也。曠不易見也。聖人見曠而立象。此象所以盡意也。變不易觀也。聖人觀變而立卦。此卦之所以盡情僞也。情不易知也。聖人達情而爲辭。此繫所以盡其言也。凡此三者。聖人作易而寓於書者也。若夫變而通之者。俾民仰事俯育養生送死。耕而食。織而衣。舟楫以濟其川塗。室宇以禦其風雨。一日不可無。萬世不可易。均獲其利者。此推其卦象繫辭。變而通之以盡其利者歟。鼓之舞之。其道密庸。其化罔測。動靜變化。易其思慮。德威之震疊。德風之搖蕩。由之而罔覺。用之而不知。咸妙於神者。此推其卦象繫辭。鼓之舞之以盡其神者歟。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或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乾坤其易之門邪。言易出入於乾坤也。乾坤其易之緼邪。言易含蓄於乾坤也。故乾成位乎上，坤成位乎下，而易立乎其中矣。故乾坤者人之四支，而易者人之精神也。方其首圓足方胸南背北，則精神有所託而立乎其中矣。若夫四支墮廢，則精神散而之他，而手足亦幾乎息矣。夫乾坤初未嘗毀，而易亦未嘗不可見也。聖人設此辭者，欲天下後世求易者，當即乾坤以求之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道不離形，特形而上者也。器異於道，以形而下者也。試以天地論之，陰陽者形而上者也，至於穹窿磅礪者，乃形而下者歟。離形以求道，則失之恍惚，不可爲象。此老莊所謂道也，非易之所謂道也。易之論道器，特以一形上下而言之也。然道雖非器，禮樂刑賞是治天下之道也。禮雖非玉帛，而禮不可以虛拘。樂雖非鐘鼓，而樂不可以徒作。刑本遏惡也，必託於甲兵，必寓於鞭朴。賞本揚善也，必表之以旂常，必銘之於鐘鼎。是故形而上者之道，託於器而

後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聖人悟易於心。覺易於性。在道不泥於無。在器不墮於有。微妙並觀。有無一致。故化而裁之者。明乎道器。窮而能變也。推而行之者。察乎道器。變而能通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至於爲網罟。爲耒耜。作舟車。作書契。天下後世不可無。萬世不可易。乃推其道器舉而措之天下。而世之人指之爲事業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聖人見天下之賾。所以立象者。示人以賾也。聖人見天下之動。所以生爻者。示人以動也。然象固示人以賾矣。苟不寓之於卦。何以極天下之賾乎。爻固示人以動矣。苟不託之於辭。何以鼓天下之動乎。故由象而畫卦。自爻而爲辭。聖人之於天下。何其憂之甚深而慮之甚切也。然象之於卦。爻之與辭。皆

載在方冊。化而裁之。不失其中。必存乎能通其變者乎。推而行之。無有紀極。必存乎能變而通者乎。神而明之。傳之於心者。存乎其人。如伏羲神農堯舜文武周孔者是也。默而成之。悟之於理者。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如文王之亨於岐山。箕子之明夷利貞。顏子之殆庶幾。而得其不遠復。孟子之明仁義。而終身未嘗言易者。是也。大傳後世所傳聖人之言。其終之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深慮天下後世。徒泥其簡冊言語。而不能求聖人之心者乎。

(未完)



東三邊列傳

續第三期

董狐狸兀魯思罕長委列傳

董狐狸又名董忽力革蘭臺第五子也。爲朶顏都督隆慶末土蠻發難。狸爲小酋長。與超哈孩治兵思母林。益有名。又從卜言兀灰正把都兒都刺兒滾兔皆起捨刺母林。乃從戴家嶺入。分三營。一營馳沙河驛迤東。一營馳雙墩舖。皆狸謀也。語在土蠻傳故事。三衛世受冠帶稱臣。每歲入貢。加優賚。爲我藩籬。後復託以傳報。如所報有驗。爲邊吏得功。又擬遷秩視漢吏。狸爲人狙詐。數反覆。恃族黨之衆。結連把都。每入遼。大則引青把都土蠻。小則引章兔鵝毛兔諸酋。毆殺吏卒。復入薊。就賞索貢如初。塞吏亦未有加創者。故諸夷益得易漢。勢聚則大入塞。勢孤則假傳報以邀賞。施者未倦。而受者已先厭之。國門外寇如雲矣。

頃之。胡騎大圍曹莊。其說以吾薊門傷折甚多。今薊門益固。弗可入。我輩無食。穿空願得寧前賞資。以佐一時之急。漢竟弗許。斬一人而逐之去。明年。狸與腦毛大炒蠻滾兔謀入寧前。又明年癸酉改元春。狸與長昂謀入寇。先馳喜峰口。索賞不可得。遂殺略人。旁塞行獵。間亦伏山谷以誘漢。時大將軍戚繼光提兵至。斬首十餘級。衆幾執狐狸。戴傷走。將軍罵曰。誰令而得闖大關反乎。句疑夏有誤狸益治兵。與東虜插漢兒合營。欲寇遼東塞。從毛挨兔入境。往東南走。先是插漢兒粟馬襖伏所部皆胡中精兵。約千餘騎。狸大言爲炒蠻報怨。而花大顏兀長昂輩亦如狸謀索賞。因寇我桃林。制置使劉應節謀曰。夷性不耐暑。而胡馬喜燥。此無柰塞上。此狸託名內侵。實寇鈔以自快者。先帥偏將軍備喜峰口。誠曰。虜由毛挨兔。則青山爲急。由桃林塞。則喜峰口爲急。當兩慎之。是歲漢絕其貢賞。而族黨又西虜多。無應狸急者。漢因使夷酋兀魯思罕同夷婦伯顏主賴風諭狸。狸還我俘及渠魁二人。叩關請除罪。願復貢賞。制置使上書請賞。以爲好義者勸。上從大司馬譚綸覆奏。賜制置使劉應節臺御史楊兆以下金幣有

差其冬，狸擁三百騎渡灤河，聲欲寇我羅文馬蘭之間。而會速亥哥兒亦大會卜言兀堵刺兒捨勞亥，謀入廣寧大小黑山及錦義諸郡。是時朶顏人伯戶卜墩入市，真以實告，言狸所部不至三百人，其絕河而來，敢於輕漢，皆倚烏合爲重者。是歲左司馬汪道昆巡邊，請給薊遼保定臺御史旂牌，後長昂謀欲入關，藉兵於狸，又藉兀魯思罕阿只孛來伯先忽夫兒阿長禿老撒，皆弗許。謀者討來以告，長昂果以孤軍恣邊，大將軍戚繼光以兵追逐之，至轟門北安石，去邊可一百五十里，生得長禿。於是狸率其酋長及族人二百四十餘人，歎塞請死罪。狐狸獨卸甲仗，素衣叩頭，願釋長禿。語在長禿傳。其秋狸以長昂約，復以二百騎從孤松臺入關，吏劉登泰追之，斬首奪馬，不敢反顧。此朝降而暮叛，無足怪者。明年冬，狸又與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歹青黃台吉堵刺兒莽忽大長昂長兔合營，將二三萬，謀鈔全遼。時永安堡方治城，狸將乘此以擾我工役，乃帥騎跳驅道左，誘漢兵出，而以數十騎伏山後，志在奪城軍糗糧。漢益徵廣寧軍備，胡得母寇，計弗行也。五月，犯塔山。八月，再犯黑莊窠。其冬，狸引長昂五百騎

從黑山入直走河西備禦楊紹勳望見之自三山營舉火鳴炮窮追弗止虜伏兵自溝中起出不意接戰殺我把總劉進忠傷我中軍楊武烈等凡七十餘人紹勳已中流失復奮死斬二虜虜墜馬奪獲斷事李贊家室虜乃從小長嶺出塞頃把都兒忙革兀魯速大會黑石炭煖兔拱兔長昂及狐狸三萬騎忽寇我前屯給練裘應章王三餘張希臯皆後先上書書多不載是後胡騎三萬直從中前所入我老軍屯聯亘三十餘里益垂涎於貢夷阻絕驛騎道路不通我師東備則寇西前防則鈔後夜則潛伏晝則分犯而寧前之間尤甚破屋壞垣子女金幣盡充虜壑久之與長昂兀魯思罕鵝毛兔專欲寇寧前寧前山險阻易於伏奸故以六月乘暑犯我新興營堡賴遊擊將軍劉登泰逢戰斬首虜七級奪獲馬一十五騎鋒雖少挫其志未逞乃復近塞行獵犯我仙靈寺是歲萬曆壬午時事也明年秋把兔兒起爲把亥報夙怨狸亦糾蟒金兒乘機寇我大寧會風雨墻崩我官僅四十餘虜擁而入殺略至百餘人燒毀廬畜幾盡虜竟得全甲而還是時小阿卜戶襲我黑谷關亦燒毀峰臺殺略人畜甚衆於是給諫

馮景隆及御史詹事講讓書再至。上詔李成梁益加策勵。勿以人言自阻。有負國恩。遼陽百姓方維相亦伏闕下。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之戰。平虜堡之戰。紅土城之戰。養善木之戰。鳴兒匱之戰。鵬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開原之戰。襖郎兔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腦王杲。髓速把亥。馘逞仰二奴。斬阿大阿海。皆萬世功。是年虜益犯前屯及山海關。一片石而去。給諫楊芳書稱。第宜閉關絕賞。亦不必議勦。以貽不測之禍。而制置使張佳胤亦陳八事。書皆多不載。其明年二月。長兔董狐狸帥部夷三十騎。從灣頭墻小入我前屯三山營。備禦使祖承訓追逐至橫嶺山。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二騎。其三月。以十餘騎小入大定堡。略我軍周禮。周文羔二人。己以十五騎小入于果營。略我軍管澤。胡立行二人。己小入大鎮。大茂堡。略我軍尹世祿。施松翁。世功三人。時謀者劉得功。至緊水河。劉良臣出三山堡。徘徊觀虜。虜騎少者百餘。多者六七百輩。或東馳。或西北馳。似無專向。然緊水河去邊猶百五十里。而牛心山則三十里。三山則十五里。漸近矣。是時上遣給諫張希臯

行邊犒軍士政。疑有脫誤與御史洪聲遠居廣寧。適軍書至，度虜必大逞，於是大會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李松備兵使任天祚，從大將軍李成梁提兵走大康堡。胡騎二百餘，則已攻我大邊，謝化臺臺上舉火鳴炮急。會叅將熊朝臣兵至，連兵虜度弗與，漢兵強遂引去。成梁追亡逐北，至興中，迄西卜刺哈兔，去邊可三百餘里。與虜接戰，斬額六等首，凡一百三十五級，奪馬凡二百一十三騎，盔凡一百有九，甲凡九十有八，臂手凡六十有一，奪回漢人，言盜邊者皆董狐狸姪孩，四有狀。我軍傷四十餘人，馬死四百餘級。而虜之所掠旋歸於漢。捷聞，詔加李成梁祿米歲五十石，遷廕一子秩一級。張學顏子亦如之。李松先蔭子錦衣衛世襲，他賜金幣有差。五月，東虜大委正拱兔大成帥三千餘騎逐水草至東敖母林，還走大紅羅，欲入寧遠。而一克大逞把漢大逞滾兔亦帥五千餘騎馳兀魯班蘇刺哈，欲入遼東塞。六月，狸益怨興中之敗，漢殺我兀魯孩子下部夷過多，於是與長禿兀魯伯忽阿只孛來千餘騎謀入前屯東西郡，欲報仇。而以八百騎捕伏邊外，因使二百騎入塞誘漢，漢如逐之，則伏兵四起。是時西虜堵

刺兒子小歹青大會額叅委正寇我鎮靜關迤東西而董狐狸及長漢獐兔男打霸滿都不賴之衆亦增至一萬二千夥矣於是別一克大逞而以千五百騎走塔盤溝止舍哈木林聚兵欲大入我錦義寧前諸郡頃之虜騎中分營以一營襲前屯城他悉往來山上復以百五十騎瞭漢兵令五日一更如漢多則分道而馳少則直搗城內是時虜相沙河地形東有明水塘斯殺山可得夜聚西有范胡蘆山花紅谷可按大兵而又度我大兵隔遠從此突入堡無備禦此可不攻而破者備兵王善繼先得其狀業已爲陳待矣虜果帥千餘騎從河深臺入善繼躬率三軍發矢如雨虜亦傳發傷善繼歸死於營是役也我官兵死凡六人傷凡六人馬死凡二騎鹵一騎牛五頭牧童凡四人時初六日也其初八日虜騎千餘從三道溝堡馳黃土岡深入架炮山止壁百戶丘文表提兵走長嶺山比至虜已先引去射我人褚貞死其十二日錦川營將吳國忠使謀者出塞行至豬頭山虜騎八百從林中起直走雙樹臺把總陳仁堅壁勿與戰虜以半阻壕爲險以半深入黃家山傷我軍六人及馬二騎略一人及馬一騎其十

八日。胡騎三千直搗古路口墩臺。舉烽火鳴炮。聲震天地。而備禦祖承訓以一軍軍東關。楊暉以一軍軍南關。虜搗西河崖。分營四面攻我。漢虜合戰。虜終弗敵。火攻。因大破之。斬首虜凡三級。奪獲盔甲頂甲三副。馬六騎。虜亦傷我祖承訓幾死。而軍士死者凡一十九人。傷凡三十一人。馬死凡五十一騎。傷凡三十五騎。是時叅將孫守廉兵馳前屯。遊擊劉登泰兵馳東山坡姚家莊。虜畏我兵連。盡解去。我兵追至李牛山。虜已奔河口去矣。其七月。長昂誡諸酋勿入貢。董狐狸弗從。竟以十七日躬帥百五十騎往喜峯口講大賞。而長昂亦以百五十騎從。頃復以五十騎馳界領口。欲乘機捕漢人。先是狐狸使其子把來通事阿卜來。昂亦使通事昂阿歹獻人畜。關吏遣昂阿歹還。而把來願爲父伏漢法。請開賞。漢不從。其九月。董狐狸復從長昂帥三百餘騎倚紅草溝行獵。誘漢兵。於是西虜哈不愼。青把都之屬。又接踵至。語在長昂傳。其十月。狐狸男伯彥孛來寇遼東。鳴砲擊之。伯彥孛來死關下。是時從薊鎮至狸巢可五百里。至長昂巢可六百里。從遼鎮至狸巢可三百里。至長昂可四百九十里。以遼視薊稍近。而

兩塞皆未議搗巢者。以搗巢能起釁也。明年二月。長昂聚兵欲寇錦州。邀狸共舉。而狸亦漸知悔過。自以老耄得罪。歲時不恭。一切歲賞季賞月賞盡皆罷絕。今殊無食用。苦甚。使部夷叩關請死。而漢有約法。必親至獻所。鹵略而後許。狸乃收買二人。躬帥三百餘騎詣漢關。面縛請獻。而關上亦盛陳關器。傳呼狐狸。狸遙見威嚴。心懷悚慄。携兒子把來等二人及阿卜歹等數十餘騎。綁獻漢人二口。馬二騎。羊七頭。並擁關市人脫帽跪起甚悲哀。大略言疇昔之事。實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爲。奈何遂誣狐狸。以致閉關絕市乎。是以憂懼若狂。病深歲月。不及席藁。以請於將軍。今幸愈。得歛塞叩頭。幸赦除前事。開市。願自洗濯。毋貽大漢羞。於是制置使張佳胤盛譙讓之。以爲往事悉置勿論。即如劉家口之役。若豈不與知。而今山海關又見告矣。狐狸因叩頭稱冤不容口。我實長昂不相能。吾數以其狀來告。忠於漢。志在得漢重賞。不意漢棄絕我深也。夫以狐狸之爲三衛雄。誰不知之。今漢終不許我。我自殺。又何面目歸巢。復叩頭。乃與子男鑽刀說誓。不背漢德。是時他枝皆來索賞。環列左右。咬指相顧。皆嵩呼叩請。

如狎。關東按驗前事。狎始得奉撫賞。是月也。狐狸以馬七騎詣喜峯口請賞。備兵使顧養謙亦請比花當事。以爲可許。制置使郵置以聞。上從大司馬議。下詔曰。這屬既服罪乞哀。應得撫賞。姑准開復。仍嚴加戒諭。以後再有違犯的。定行勦處。時乙酉六月也。犒勞狐狸段布及舖資餼牽如故。費凡三百三十有一兩。明年常撫賞段布九百有餘。會狐狸以他故踰期始至。關吏乃與狐狸金衣一襲。布二百疋。居無何。朶顏人火朝賴又言長昂狐狸及打來閔安兀魯孩子復我寇我寧前。制置使張佳胤獨以它夷措駕。竟置不問。倘有之。何前倨而後恭也。

(未完)



三曹章奏

續第三期

順治元年甲申九月初一日朔乙酉順天督學御史曹溶啓自李賊肆逆淪陷都城我王赫整義師大殲羣醜雪恥之義軼乎前史臣職司倫紀有表揚名節之責目擊破城殉節諸臣合文武大小計二十有八人或捐軀於城守或隕身於衙舍或飲泣而投環或從容而赴井或父子偕亡或妻孥同盡無不慘動天日忠泣鬼神苟大典有闕何以垂之史書風動天下乞勅禮部立議卹典務極優崇賜爵錫名不妨並舉鄉賢名宦酌量分行輿觀尙存者厚加護送子孫貧困者稍給衣食既以慰諸臣於地下又可作忠孝於將來至一時殉節者人數尙多而臣探訪未盡并乞勅下五城御史令其詳察姓名補贖備啓庶幽隱無遺而恩施大啗矣范景文北直人原任內閣大學士倪

元璐浙江人原任戶部尙書李邦華江西人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家彥
福建人原任兵部侍郎施邦耀浙江人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孟兆祥北
直人原任刑部侍郎凌義渠浙江人原任大理寺正卿周鳳翔浙江人原任
左春坊掌坊事劉理順河南人原任左春坊左中允馬士奇南直人原任左
春坊左諭德吳麟徵浙江人原任太常寺少卿汪偉南直人原任翰林院檢
討申佳胤北直人原任太僕寺寺丞吳甘來江西人原任戶科都給事中王
章南直人原任陝西道御史陳良謨浙江人原任四川道御史陳純德湖廣
人原任福建道御史許直南直人原任吏部主事金鉉北直人原任兵部主
事孟章明北直人癸未進士刑部侍郎孟兆祥子成德北直人原任兵部主
事劉文炳北直人新樂侯衛時春山東人宣城伯王國興北直人新城伯張
慶臻北直人惠安伯鞏永固北直人駙馬都尉李若璉北直人原任錦衣衛
指揮同知高文探北直人原任錦衣衛千戶奉令旨這各官俟天下平定再
行察議該部知道

初三日戊子禮部尙書郎丘啓鴻臚寺卿堵士鳳啓稱臣寺每遇缺員即以冠帶通事代之俟効勞有日臣寺題請授以預授序班昨奉旨裁汰缺員尙多况將來登極典禮殷繁今楊廷芳等七人服勞已久合無循照往例與以豫授序班又照生員一途聽其投呈學臣如係遊學必取同鄉印結投呈禮部各選其儀度端莊咨部銓授序班職銜俟臣寺教習有成咨送吏部選其聲音洪亮陞授鳴贊等官奉令旨事例一途最妨吏治自當停止該寺缺官宜從生員中選拔着各學臣擇儀度端莊聲音洪亮的起送禮部覆驗咨授序班職銜教習其遊學諸生已附順天府考試同鄉印結不必行楊廷芳等該部議覆除劄行各提學官取送教習供事外所有暫給冠帶楊廷芳等皆係本部近年劄館習學緣因引領朝儀衣巾不便任使故題授暫給冠帶此即足以承辦禮儀似不必借豫授序班名色以開倖進者之漸如本官果有積勞可錄者容臣部請旨定奪奉令旨是

禮部尙書郎丘等啓國之大典在祀故必備品物以告虔奉樂章以申悃務

期切當典雅方可信今傳後該寺臣劉昌啓請奉旨通祭典故臣不敢遠追先代就明朝所屬經更正而常行者惟社稷之祭歲每再舉至於郊壇則有南北東西以祀天地日月聖駕登極後循序親詣致祭繼此或遣大臣恭代者有之如太廟則有時享有歲享親詣多而遣官少文廟亦有特遣祭丁祭則類多遣官矣凡值應祭之期例該太常寺啓請所有一應樂章謹以會典詳載者敬錄呈進奉令旨樂章載在會典應否相沿還着查明不得草率濶亂有變大典

禮部等衙門尙書等官郎丘等疏修曆湯若望所請供費墊過者先行補給一應等費俟有確數報部再行酌給各役月糧業經該局開送應照各衙門例一體支給局旁空房已行遠臣安插爲推纂繕寫之所其生儒宋可成等四人効勞有年相應照例量帶欽天監博士職銜同朱光大等附名曆尾在局効勞儒士掌有篆等十人准照天文生例食糧辦事內靈臺儀器遠臣遴委官生着令收掌匙鑰管理其考試一節蒙內院傳諭禮部同禮科官赴曆

局將欽天監各科官生通行考試分別等次候內院到局議定去留該本部會同科臣等到局卽蒙內院大學士馮銓親臨考試臣等在局齊集曆科等科官潘國祥等四十七員並回回科官吳明炫等五員曆科等科天文生朱光蔭等二十一名及回回科天文生吳明耀等三名命題考試隨據各官呈稱分科各有專司株守一遵成例其餘新法除賈良琦劉有慶朱光顯三名而外求其熟習精通者蓋甚難其人也臣等細詰其由則謂本年八月方奉有精習新法不得怠玩之旨今學習伊始若非寬限講求不敢揣摹應試也臣等以爲治曆明時雖法分新舊然而其人之勤惰與其人之明昧其年之衰壯固可觀而知也於是逐細詢或考其推算之異同或察其占驗之得失具課其職掌觀其字義則見有法雖守舊而志願學新者有新舊茫然而避考不到者又有志欲學新而年已向暮者應留者似當責以後効應去者似當汰其冗靡官如潘國祥四十五員名生如朱光蔭等一十八名所當寬限三月另定考期者也又官如左承嗣等三員名生如左承業等十四名憚考

試而不至所當汰冗以省費者也又官如左允化李之猷雖其世業是承而耳目不靈所當考其子弟以補不逮者也至如回回科原在新舊法之外而自爲一科官則仍存吳明炫等五員名以備叅考生則汰去馬以才等三名仍令改習以候考試庶天行有常度有敬授無愆期矣謹將官生姓名分別開列上請奉令旨是潘國祥等姑准寬限再考如仍前怠玩一併究汰巡撫山東方大猷啓臣初奉簡命雖有疏陳平定山東要策內崇聖學謂先聖孔子爲萬世道統之宗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於此禮應勅官崇祀優衍聖公並四氏學博等之封臣謹詳列歷朝恩例以備殿下採倣而行此天下所仰以爲盛典萬不可緩也一公爵孔子嫡孫則承大爵自秦始皇始封孔鮒爲文通君歷代封爵不一有加無已悉載史冊可考至宋仁宗始封爲衍聖公賜正一品服色麟袍玉帶三臺銀印一顆列文武班首歷傳至今自天啓二年又晉階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一衍聖公長子至十五歲襲授欽依冠服二品服色至崇禎年間各公侯伯長子俱加玉帶事例相同一

博士衍聖公長子則承大爵次子至十五歲則授以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主子思子祀事三子則襲太常寺博士主汶上縣聖澤書院事每隨一代公爵遞爲更授一知縣天下州皆用流官獨曲阜用孔氏世職以宰此邑者蓋以大聖之子孫不使他人統攝之也其官先由本爵保舉賢能孔氏任事後改考選廩膳生員德行兼優者以授此職五年任滿照例考選陞轉一學錄天下學官皆用教諭獨四氏學用學錄者蓋以比隆國學亦聖賢之子孫不與他學同也其官亦自孔姓生員中德行兼懋者由本爵咨部以授此職一尼山乃孔子發祥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以主其祀其官係本爵弟姪中選德行優異者咨部授職一洙泗書院乃孔子闡教之地亦設學錄一員以主其祀其官於孔氏中遴舉德行秀異者由本爵咨部以授此職一本爵屬官員役明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欽設管勾一員司五屯錢糧司樂官一員司樂武生典籍官一員司禮生書籍掌書一名司文移書寫一名司繕寫知印一名司印務奏差一名司差遣以上俱由本府保舉堪用人數咨部銓用

一屯田孔廟祀田歷代各有欽賜至明洪武二年欽賜祭田二大頃坐落堯屬二十七處其界段數載在闕里誌可考近因寇盜擾亂土地荒蕪佃丁逃亡殘糧無備每至祭期賣產毀器心血幾枯幸際聖朝惟冀新恩一個戶孔廟鄆城鉅野平陰東阿獨山五屯佃戶係洪武二年欽撥民間身家無過俊秀五百戶合人二千丁見丁百畝佃種五屯祭田辨納子粒以供本廟祭祀等項支用其民間一應雜泛差役俱行蠲免至今年荒兵亂死亡逃移十存二三四丁逃地蕪祭祀匱乏甚爲可慮伏乞裁酌一廟戶孔廟戶丁歷代欽撥不一自明洪武二年欽撥民間俊秀子弟一百一十五戶以供本廟洒掃至今或死於荒或死於盜十存一二至於洒掃寥寥無人此又不可不加意者也一樂舞孔廟每年四時祭祀樂用八佾額設樂舞生二百四十名於堯屬二七州縣遴選民間俊秀子弟以授斯役以供本廟奔走其生一應差徭與廩膳生員事例一體優免仍免本戶人丁二丁以供本生往返之費目今世亂多致逃亡故其樂亦廢伏乞新旨招徠一禮生孔廟禮生每月朔望及四

時祭祀在本廟引讚禮儀額設禮生六十名於曲阜縣選用民間俊秀子弟以授斯役其優免例與樂舞生同近因兵亂死亡逃移以致禮節多廢亦乞新旨招揀奉令旨先聖爲萬世道統之宗禮當崇祀昭朝廷尊師重道至意這本內所開各款俱應相沿期於優渥以成盛典着該部察照一體飭行初五日庚寅巡按宣大御史張鳴駿啓臣察順天學臣曹溶敬陳職掌一啓奉有首舉選貢遴才盛典曹溶任事可嘉准先行歲考補足廩生以拔其尤府學貢二名州縣貢一名順天府學特貢六名宣雲半係近畿隆恩所被當無異同合請令旨照例舉行其都司貢額例視府衛所貢額例視州縣及一應提調事宜乞勅該部察例覆議奉令旨宣雲選貢准照例行其都司衛所額數及一應提調事宜着禮部看議具啓

禮部尙書郎丘等百戶張士元之姑張氏查係崇禎十三年九月初六日冊封爲光廟襄嬪百戶張士元代姑襄嬪張氏具疏陳情奉有如果真有封號准照例行禮部確察具覆之旨今該司確察張氏委有襄妃封號相應准其

入府居住行戶部給與養贍以彰一視之恩奉令旨是

長陵等十三陵司香太監蕭致中等啓臣等遵旨彙赴各陵受事恭謝天恩奉令旨該部知道

初七日壬辰順天府府丞管府尹事張若麟啓一應立春事宜舊制悉順天府地方官職掌如春牛芒神雜項之外又有春座之進御前一座皇太后一座皇太子一座每年頒行治辦皆先時祇飭今已屆期例宜備造茲值鼎命維新之日恐於故典不無損益伏祈殿下勅定春座數目併應進幾處即勅兩縣那用徵銀以襄盛典奉令旨立春大典春座事宜着該部看議具啓原任司禮監太監卞希孔啓請給假延醫調治奉令旨卞希孔准在京私家調理

明貴妃等妃嬪任氏等差內員張朝弼等啓恭聞聖駕將至氏等叨蒙養深恩理合差官張朝弼等祇迎聖駕奉令旨覽啓具見恪恭差官迎駕不必行該部知道

原任御馬監太監張澤民啓王師到京之日臣在朝陽門遙見平西王差官捧執龍旗城外高叫民植驚魂未定臣於斯時多方曉諭從臣開門臣後始同差官往面衛臣駱養性遂將發下諭旨遍貼都城初二日臣與衛臣出城迎駕此衛臣與差官皆見在而可問也於初九日具有微臣率民接駕一疏迄今叙功猶不及臣之身但有功而不言王上何由而知其咎固在臣也臣今備述始末不敢妄冀上賞惟望知臣亦有微勞耳奉令旨張澤民自請叙錄不准行該部知道

故魯敬王妃何氏表聖人應運而興治化肇成於海外英主乘時以奮德威迅著於域中復吾君父之仇可無遺恨念我邦家之故更有餘恩昔石晉借可汗之兵常割版圖於山後而趙宋避大金之銳亦分土宇於河南況今講隣國之誼且以敦前朝之好用人行政尙從舊日之章程體物恤民猶重此時之惠愛睹山河之板蕩固切傷心感生死之周旋爭爲引領南北畫地雖非分之所敢言胡越同舟抑亦情之所必至嗟我東魯世忝藩封孤侄先期

以亡老婦計日而殞幸大之字小猶許仍被養贍則下之事上豈得轉生携二矧在邦域之內何殊編戶之氓謹奉表遵依奉聖旨禮部知道

初八日癸巳禮部尙書郎丘等啓恭照聖駕登極所有文武各官迎駕禮儀臣部謹會同內院叅詳開坐伏乞睿旨下部以便通行各該衙門一體遵奉先期工部錦衣衛修理街道搭蓋行殿於通州城外南向司設監設帷幄御座於中尙依監預備冠服伺候御用錦衣衛設鹵簿儀仗旗手衛設金鼓旗幟教坊司設大樂設而不作俱於行殿西候駕至前導先期一日傳報駕至文武百官各俱吉服候於行殿西道旁百步之外駕過侍班跪接候駕入行殿陞座文武百官見鴻臚寺官贊排班班齊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候聖駕更衣百官先沿途前行駕由永定門直至正陽門入大清門武英殿文武百官由大清門左右進至承天門外金水橋南文武西候駕將至跪迎駕到俯伏駕過百官各散凡應執事人員仍伺候次日早文武百官於武英殿朝畢上表請即帝位候旨俞允隨擇日具儀注進奉令旨是

十二日丁酉原任司禮監太監曹化淳等啓查得明朝於歷代帝王春秋祭於本廟三年祭於各陵此係大典應候朝儀惟各陵平常祀供須在司香內臣仰體耳恭繹令旨虔潔禋祀是責令其精意以承祀也又云給香火地是不專爲養贍設也今每陵內員地共十二頃合無每陵量存腴地二頃以其所出貯於官中以供晨昏香燭朔望祭品之用再察舊制司香特用內員緣帝后並奉故耳然內臣無子孫相承遇事故須隨時銓補庶額數不虧而職掌常在乞令禮部每陵定以四員爲額如遇有缺即報部監啓奏銓補陵戶子孫堪承者承之不堪者亦另行募補以上事宜仍着爲令以長陵首員督率總聽部監不時稽察再照景皇陵坐落西山近因未報地數該部亦未覆及尙有太子諸王公主各墳數十處應否量給恩典統候上裁奉令旨該部看議具覆

禮部尙書郎丘等啓據順天起送各縣歲貢生員到部查照每年例於四月十五日在午門裏廷試今各生紛紛呈擾稱旅邸久候情實可念除考試地

方俟內院酌請定奪外合無定擬九月十五日廷試仍照舊候內院會同翰林院出題監試御史監試錦衣衛官尉看守俟翰林院考定名次發序到部仍容臣部覆試後除願入監者送監肄業外其餘徑送吏部照例施行奉令旨是貢生着十四日在內院考試

十五日庚子提督順天學政曹溶啓臣抵易州試保定士子見其輻輳畢集至無愆期進而試之每學必有文策兼瞻者十數人從來開國之初文運一新人才踵接蓋不獨久困宜疏正謂朝氣可用也臣曩請貢額每州縣止一人意在嚴覈真才今日擊人文之盛有非一人所能限者合無每府酌廣五六名以州縣之大而才多者當之既足登宏進之塗又以鼓歸化之志奉令旨畿輔首善貢額宜增著即察例議覆禮部知道

十九日甲辰禮部尙書郎丘等啓宗室朱充鞵同男廷籙投順具疏前來奉有察果係宗室准給住房之旨查玉冊委屬代藩鎮國中尉臣部仰體明綸相應撥給住房但未敢擅定間數坐落何所合聽欽定奉聖旨住房著工部

察給

禮部尙書郎丘等啟明宗襄陵王朱達梔襲封未久突遭寇難流離問關無險不歷茲附諸藩歸順後赴闕陳情疏中所引令旨朱氏諸王有來歸者當照舊恩養不加改削誠非無據但秦中流氛未靖此時未容遞議伏爵合先暫給糊口之資請勅下銀米數目准令戶部支給俟賊平歸還後再繳奉令旨朱達梔准量給衣食該部知道

總督天津等處左都督駱養性啟據天津三衛各申稱天津地方人民輳集近被流賊毒害人不聊生詎意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傳染之盛排門逐戶無一保全竊思昨年京師瘟疫死亡枕籍不謂今日津門復罹此慘也臣叨任地方值茲異災皆臣不職之罪業已率屬祈禳痛加修省理合具申奉聖旨禮部知道

二十三日戊申總督天津等處左都督駱養性奏欣達帝駕臨御燕京臣叨國恩敬遵令旨恪守信地不敢擅離謹差官齎本代臣叩迎奉聖旨知道了

禮部知道

太常寺少卿劉昌題恭遇皇上登極郊祀天地祭告太廟社稷所有儀注先期進呈天地儀注一本太廟儀注一本社稷儀注一本奉聖旨禮部知道明趙王繼嗣代行禮儀奉國將軍朱由杼啓臣藩系出大宗封始簡祖屢傳幾三百年不幸國破王俘深荷天威殲除臣與先王授封大妃王國母暨合眷復歸故里自今有生之年皆高厚之隆錫矣但宗儀衆多無統則譁不得綸音宣諭未敢擅行約束此臣所臨草而又惓惓者耳遙望北闕叩首謝恩奉聖旨禮部知道

招撫山東河南等處戶部右侍郎王鰲永啓據臣差官取到河南彰德府各歸順遵依文冊又接彰德府奉國將軍朱由杼歸順啓一封又據臣差官取到山東兗州府故魯敬王妃何氏及宗室各王朱弘穗等各歸順表文又據隨撫主事張慎學呈報膠州高密縣即墨縣申報歸順遵依又據署萊州道事張國士呈報催取到登萊兩府各屬遵依文冊又據萊州府並掖縣各具

遵依文冊合行報聞其趙魯二藩歸順啓表相應一併進繳奉令旨禮兵二部知道。

招撫山西恭順侯吳惟華奉表稱賀奉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

山東兗州府魯藩宗室東原王長子朱弘穗安丘王長孫朱悟慧滋陽王代理府事朱弘燃樂陵王代理府事朱弘樸陽信王代理府事朱弘機鉅野府管理府事朱弘橋高密府管理府事朱弘樸新蔡府管理府事朱以紗鄒平府管理府事朱以濶翼城府管理府事朱以濶東甌府管理府事朱弘鉢東阿府管理府事朱壽鈺等謹奉遵依上表稱賀奉令旨禮部知道

二十五日庚戌內院大學士馮銓等上言恭惟皇帝陛下祥鍾虹電德合乾坤惟一人爲衆君師亶元后作民父母歡騰海宇燕及蒼穹伏願俯答人心仰承天意敬登大寶際日月之升恒溥戴洪禧頌崗陵於悠久奉聖旨覽奏具見忠悃登極定於十月初一日一應禮儀禮部具本來行該衙門知道內院大學士馮銓謝陞洪承疇等題臣等考得郊廟及社稷樂章前代各取

佳名以明一代之制除漢魏曲名各別不可枚舉外梁用雅北齊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甯郊社用成明朝用和本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擬改用平字郊宗廟六奏迎神奏開平初獻奏壽平亞獻奏嘉平終獻奏雍平撤饌奏熙平送神奏成平社稷七奏迎神奏廣平初獻奏壽平亞獻奏嘉平終獻奏雍平撤饌奏雍平撤饌奏熙平送神奏成平望燎奏安平奉聖旨是

攝政王率領諸王及新舊文武官員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恭惟皇帝陛下上天眷佑入主中國今四海歸心萬民仰化伏祈即登大寶以慰臣民臣等無任懇切俟命之至奉聖旨覽王奏具悉忠君愛國之心情義篤摯恭率文武群臣勸登大寶尤見中外同心共相擁戴特有所請定於十月初一日即位慰叔父廓清致寧之意該衙門知道

禮部尙書郎丘等啓修政曆日遠臣湯若望開稱奉內院傳奉令旨諭禮部聖駕至京行登極禮同日行告祭太廟社稷禮告祭後方頒赦詔須選擇吉期二日可傳與遠臣湯若望即率監局官生恪恭詳擇敬此望于本月二十

日卯刻親赴內院恭接萬歲景命年庚隨即回局率監官生推看吉星恪恭詳擇謹擇得本月二十一日丙午宜用卯時午時上吉又擇得十月初一日乙卯宜用寅時卯時上吉再擇得十月初十日甲子宜用卯時午時上吉以上三日均屬大吉已即報知內院臣部理合啓請伏乞欽定奉聖旨已有旨了

巡撫山東方大猷循例進表慶賀奉聖旨禮部知道

二十八日癸丑順天府府尹陳培基等題案照明朝每逢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例該臣府舉行鄉飲酒禮今清朝遵循舊例相應於順治元年十月初一日舉行奉聖旨禮部知道

(已完)



英人經營緬甸近錄

續第二期

交通機關

一 規畫之次序

英人既攫取緬甸，一方面謀經濟事業上之發達，一方面欲謀軍事上行政上之利便，遂不得不從交通機關著手。其始也治道置驛，達乎四境，大都爲軍隊計。其繼也法衙官廨，次第設立。文治以興，而塘汛隄工尤不可緩。其終也通商惠工，灌輸歐化，非計畫鐵道不能竟其事。歷任地方長官察事會之所趨，循秩序以漸進，鏗而不舍，終告厥功。觀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上緬甸各項工程費祇八萬餘鎊，後三年驟增至四十八萬鎊，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已十三兆盧比。就中鐵道所費殆占十兆有奇。

初英之大吏駐劄仰光。習見內河外海之利。不免于下緬甸路政。視爲無關重要。惟是河流下隲。舟楫之事已濟。至若高原山谷。荆莽載途。雖有人迹之蹊徑。而乏土功經營之通道。逋逃伏莽。爲害閭閻。英人知緬地治安。必肇端于路政。乃南起伊洛瓦底河域。北達雅魯藏布。凡山陬水澨。通都巖邑。皆平治之。使脉絡貫通。而盜風漸熄。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始有大道。袤延幾千里。是後歲有推擴。今則幾于無一邑不有通路焉。緬中長河巨川。如伊洛瓦底薩爾蘊更的蘊西當。皆擅天然航路之利。然四時之間。旱潦頻仍。逢旱則江水驟落。難于舟筏。加之沙埂浮起。礁石擎礪。舵夫不戒。動輒擱淺觸礁。此一難也。遇潦則水性暴發。橫流四出。復挾帶沙礫入海。久而河口爲淤。障礙航行。此二難也。伊洛瓦底古航線之重要。然一歲中有淺水者數月。沙隄屢屢遷徙。立標誌險。旋復坍塌。下流多伏暗礁。激成迅湍。來勢頗惡。于斯時也。航商輒停輪旬日。以避險難。伊洛瓦底汽船公司。攬有沿江航業之利。仰光入莫間之水上運送貿易。皆操于公司之手。歷年因水淺破碎船隻。受損匪淺。乃相擇險要。沿江設立浮標。以時

更換爲航行之嚮導。特造淺水汽船。當江水不足之際。亦得駛行無阻。第距海二千六百四十里之長河。欲以運渠之道治之。費既浩繁。且河身沙岸。遷徙不常。功未易奏。至若大雨時行。河決爲患。田廬漂沒。居民蕩析。視河涸病航。害且百倍。河工體大費重。又非私人經營所易爲力。當道有見于此。利用土著合壠之能力。益以本國訓練之工師。鳩工庀材。大治隄岸。緬中河岸有天然高出河面五六丈者。薩卑丁 Thalaxyu 旁近之岸。高逾十丈。然一遇淫霖。河水橫決。而出。居民每距地面架竹結寮。如禽鳥巢枝。以免其魚之患。以是英工師治河。于岸之高度深爲加意。伊洛瓦底一旱一澇。有四丈餘高下之別。尤稱險工。爰就暴漲之時爲標準。築堤必視江面高出丈五。長及千里。使河流順軌。末由旁決。其工費之偉大亦可見矣。

雖然。河性常變難測。有非人力所能制馭。每當風雨驟至。猶不免水程之稽滯。今欲求完全之交通機關。不受天然上之阻礙。計莫如經營鐵路。不但此也。英人于名義上雖已郡縣緬甸而有其地。然北部野人山廣漠無垠。猶爲政府實

權所不及。初時土人私測，以爲英之所得不過阿瓦一都。且將歸地，詎意自鐵道縱貫其境，設官靖盜，驅邊氓而歸之農，或令受傭于鐵道，以贍其生計。土人咸震懾于英之威力，而不敢梗化。漸收改土歸流之效。英政界始以緬甸鐵道爲不亟之圖。既而悟其有直接間接之利，遂起而經營之。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仰光至普羅美第一鐵道告成，長五百三十一里。一千八百八十五年，仰光至洞吾第二鐵道告成，長五百四十七里。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洞吾至蠻達勒第三鐵路告成，長七百二十六里。一千八百九十一年，緞耿至韞智第四鐵道告成，長二百九十七里。一千八百九十九年，米紀納之極北段告成。於是南自仰光，北至米紀納，成一南北大幹線，長二千三百八十九里。

二 交通之現象

道路 下緬甸有大道二：一自仰光至普羅美，一自仰光至洞吾，俱與鐵道線平行。上緬甸因治道與敷設鐵路二事同時而起。主計者以鐵道線所過皆當衝要，無庸別築大道，重以浮費。惟將偏僻路徑平治之，以補航線鐵道之所不

及其事已濟。既而鐵道日臻起色，得以餘力展修支線。向者所治之僻徑，復與路線平行。然南起崖模升，北達米紀納之大路，則與鐵道背馳。下緬甸川流紛岐，航利爲多。自鐵路既與車站分布，四鄉客貨輻輳雲集，又須借助于路政。于是閃山景山夷地，與更的蘊伊洛瓦底河域，皆車馬可通矣。

全境四達之路，爲仰光至普羅美，仰光至擺古洞吾，緬絳至司太特曼砲台。

Fof Steman 途經美克別拉及南閃山地，撒渤陞 Thaleibbyin 至摩谷（寶石

鑛地）蠻達勒至臘休，近北揮之孟厓。司太特曼砲台至鏗東，木

蠻至暹羅界，八莫至雲南騰越廳，其規畫不可謂不遠到矣。惟是偏陬內地，道仄可容一騾，而車牛所難前進。雨滂之際，泥塗潢汙，旅行者猶有行路難之嘆。所幸上緬甸高燥部分，四時皆有商旅出于其途，爲能差強人意耳。

河渠 下緬甸之南端，川河橫亘，朝宗于海，所待成于人功者，不必鑿長渠而始可漕也。但就諸河之間溝而通之，使相聯屬，已足盡其自然之利。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擺古西當渠成，而擺古西當二水交會矣。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忒旺

德渠 Twante 成。而伊洛瓦底仰光二河交通矣。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西當戒葛吐渠 Sittanbaibto 成。而西當與薩爾蘊亦合流諸渠。航行自由。惟蠻達勒境內之施維荅莊 Shwetachung 渠。擺古西當一渠。酌收船捐。以資經費。

緬甸有航商二。常川搭載沿海之客商。一為英屬印度公司。航行阿家白 Abye 摩爾古伊 Wergui 間之一帶海岸。一為亞細亞汽船公司。搭載仰光白雷耳海口 Port Blain 間之乘客。以上二公司並展航線于印度各口。及海峽殖民地。而英緬汽船公司及彌彌公司來往歐洲緬甸。至于內河運輸事業。大半在伊洛瓦底汽船公司之掌握中。公司有河輪四十五艘。又輪船大小不等七十五艘。航線之長約萬有六千五百里。每年搭客不下二百二十餘萬。緬甸設立官渡。由商民租賃營業。凡抽收渡資。經理渡口。悉照官定章程。

緬甸歷年道路經費比較表

時期

治路費

修路費

一八九一年

一、二、四三、〇〇〇羅比

七五八、〇〇〇羅比

一九〇一年	一五一五〇〇〇	一九二二〇〇〇
一九〇三年	二〇八五〇〇〇	二〇六七〇〇〇
一九〇四年	一四九七〇〇〇	二〇六二〇〇〇

緬甸歷年道路里數比較表

一八九一年	一五四二四	華里
一九〇一年	二九六九六	
一九〇四年	三〇九一七	
一九〇九年	三七三五〇	

鐵道 緬地之鐵道大幹線以仰光爲起點與伊洛瓦底河流作平行線。表延而北進至蠻達勒始離河之東岸而出于河西略向東北至極北之米紀納止。復與河遇共長一千三百八十九里是爲南北幹路。蠻達勒迤南數里有汽船泊于織耿渡客過伊洛瓦底以便南北搭車其南段即仰光蠻達勒股有支路二其一長二百三十四里在雜集 Thagi 離去幹線西北經美克別拉至伊洛

瓦底岸之明陽 Myingyan 其二長五百九十四里起于苗荒 Myohwon 東北經閃山野人地至臘休止其北段亦有支路二其一長二百四十里自織歌而西至孟瓦 Mouywa 阿隆 Oion 與更的蘊河遇其二長四十九里至伊洛瓦底右岸之喀寨 Kalia 地方止其極南段即仰光洞吾段長五百四十七里緬甸最先敷設之線乃仰光普羅美段長五百三十一里西北經下緬甸之擺古部至中途有支線由雷脫八打 Letpatan 出伊洛瓦底之左岸用汽船渡河至對岸亨柴達 Henzada 城路線斷而復接西南抵拔叢 復有一線北抵江近 Kyangin 長一百一十七里仰光至木蠻渡西當江繞馬爾達般海灣之東岸抵薩爾蘊對岸之木蠻長三百九十六里英人初擬推廣閃山野人地路線由臘休渡薩爾蘊至滇界現已廢止惟八莫與騰越一線業與中國有交涉度興築之期當亦不遠中英於滇緬界務久爭未能解決可識英人注意所在也

緬之北境山谷崎嶇人烟寥落北部路線未能拓展與印度鐵路接軌故今日

緬甸鐵道猶是勢處孤立。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以前歸官經理。逾年緬甸鐵路公司與倫敦印度部訂立合同。代理營業公司。股份金二百兆鎊。由政府擔保。官利二釐半。常年所得行車餘利。政府取十之八。公司取十之二。遂成官路商辦之結果。溯一千八百九十一年。緬甸有鐵路二千里。十年後增至三千八百八十七里。至一千九百零五年。共四千四百二十二里。平均計之。緬甸每五十三方里內得鐵道一里。每里建設費需三萬一千四百羅比有奇。

郵便 曩年英屬緬甸郵件。用官輪民船遞送。制頗簡陋。自仰光至加爾吉答。或木蠻。一月中通郵二次。若達阿依摩爾古伊二處。月祇一次。今則仰光加爾吉答間。無星期不有直接之郵船。各海口亦如之。仰光木蠻間郵船。間日一至。濱江僻邑。則由伊洛瓦底汽船公司。七日一遞書信。至若衝繁都市。郵館林立。自城達鄉。所至皆有分支。無不息息相通。回溯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收發書信共六十七萬函。包裹十七萬件。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增至一百七十七萬函。包裹五十萬件。一千九百零三年。書信一千五百六十二萬函。包裹一百七十萬

件。

物產

子 農林天產之利

緬甸農國也。其物產以稻米爲大宗。材木次之。礮藏又次之。工藝多手製品。然無特色美術之可言。機器製造甫兆萌芽。猶待充分發達。故今日緬甸之富源。誠不在工而在農。而農業中又以稻米爲根本。緬人望粒米之收穫。以爲一年之計焉。緬中成熟田地占六萬方里。稻田居大半。耕種方法。因陋就簡。未能盡其地力。若設立模範農場。輸進新法。將來之產額有不可豫計者。稻田雖歲有開拓。源源出貨。然市價不因之跌落。近數年之平均米價。百丁一。每丁約中國四斗。一米需百十羅比。遇外國需求孔亟。尙須翔貴。惟阿却白木蠻二港民食稍廉。按緬甸出口米額。一八九一年值八十四兆三十萬羅比。一九一〇年增至一百二十一兆二十萬羅比。大部分入英德二國。法荷亦採購甚多。米百萬噸。值五百萬鎊。海關從中抽出口稅。可得四十萬鎊。緬甸南北氣候互殊。物產宜於此者或不宜於彼。下緬甸土潤雨足。川流縈帶。得灌溉之利。稻米以外

殆無他產。一歲中供本地食指外，酌盈劑虛，輸入上緬甸百萬餘噸，又出口數十萬噸。上緬甸高燥，不適于稻田之作用，視南方產額不免相形見絀。然五穀雜藝，禾麻黍稷菽麥俱備，烟草茶樹棉花咖啡亦逐年增盛，爲下緬甸所闕如。鶯粟栽於閃地，今中英協約禁烟，印度政府已漸漸設新法，令改種他植矣。緬甸富有水草牧場，究以佛教影響，畜業不振，年來沾染歐風，漸食牛肉，但不知採用乳油製造酪漿，耕牛一頭值百五十羅比，景山產小馬，性不馴，一頭值一百五十羅比，至三百羅比不等，綿羊自雲南輸入，一頭值五羅比，牧豬業華僑所長，織耿最盛，一頭值十羅比，至四十羅比左右。緬甸者，又東亞之樹海也，深林老幹，接葉交枝，數十里內一望無際，古來斧斤入山，濫伐無禁，頗有害於森林之繁殖，自英人設林政，掌以專官，一爲攬收天然無窮之利，二爲保存印度材木之用，取最有價值之台克 Teak 良材，圈歸官有，遺其尋常林木，聽民採伐不禁，是爲野林，野林面積占二十六萬方里，官林面積歲歲擴充，占五萬九千方里，材木出山，運費煩重，以是出口貨台木居大

宗其庸材下質難求善價末由登于市場一八九二年出口台克木共二十一萬六千餘噸值銀一千六百四十萬羅比十年後增至二十二萬九千五百餘噸值銀二千有三十萬羅比森林局每年獲利多寡視木筏得達港口之數爲準按一九〇三年統計爲八百五十一萬九千羅比林政費共三百五十萬羅比。

當英人窺伺緬甸盛稱此邦之礦殆無盡藏以歆動國民之野心迨疆土既得四出勘驗礦苗乃知前此之所奢望至是有難相副且物產雖多無交通機關以利運輸猶是藏富於地如緬之採礦事業更的蘊河西之上流地產煤區域袤者廣品質亦優徒以運道隔絕至今無人開採惟臆休附近煤礦距鐵道尙不甚遠雖煤質稍遜仍可期發達摩爾古伊閃地產銀鉛鐵錫銀礦猶有待于投資家之過問鉛礦現經華商集資採取運至海峽殖民地銷售每三百六十五鎊納稅三羅比錫礦用中法採取有白人組織之三公司經營數十年無成效黃金產地若達阿依西當河西閃地俱富有今惟太平河口有商辦之淘金

事業。緬甸所用金葉多仰給於中國。石油以北緬甸與伊洛瓦底流域產最旺。向由土人鑿井開取。今設公司營業。出貨漸增。米紀納產玉。喀景土人專其採伐之利。外人不得染指。其綠玉礦向於十三世紀內經一滇人尋出。嗣後內地往者日多。橫遭土人戕害。今礦為喀景執業。出貨售與華商。摩谷為寶石礦之中心點。有公司用新法開採。資本十八萬鎊。員役千有六百人。歲繳賃金二十萬鎊。及餘利十之三於政府。緬甸採礦業得此。猶差強人意。茲舉一九〇三年分各礦出數列表如左。

寶石

一四七八六二八羅比

玉石

一四〇二括打

瑪瑙

三四括打

金

一三九七盎斯

錫

二一九八括打

石油

八五三二八四九一加倫

石炭

九三〇六噸

丑 手工製造業

緬甸手藝品罕見特色。綿織物出於婦女之機杼。自織而衣。不足與洋布競勝。業此者猶十餘萬人。絲織物堅紵耐久。視機織爲貴。緬俗纏頭束腰。喜用絲帶。英日商人揣摩嗜好。爭先輸入以奪其利。英之綢貨色潤光潔。價格低廉。以致本地織戶紛然失業。其次爲金銀首飾。營業者約三萬人。雕刻銀碗花紋精緻。簪珥臂鈿尙金貨。中富子女好帶足圈。亦其風俗趨奢之一證也。銅器多鈴鑼佛像。漆器多木盤檳榔子匣。技藝可觀。民間甌釜罐缶無一不用燒瓦。故陶器業極盛。織布有二種。寢具織以籐。鋪地者編以竹。紙傘一如華式。然因舶來洋傘輕巧。舍此購彼者亦日多矣。

緬甸自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始有機器工廠之統計。是年各廠以機器製造註冊者。凡一百零六所。計壓棉廠一。鐵廠五。印刷局二。礱米公司五十二。榕油坊二。木廠四十一。造水廠三。男女傭工凡二萬一千餘人。至一千九百〇二年。工

廠之數增至一百七十三所。礮米公司九十六。木廠五十四。鐵廠六。榕油坊二。造酒作一。傭工增至三萬二千餘人。工人大多數係印度人。機工技藝純熟。月得辛資六十羅比。粗工約十五羅比。

(未完)



九邊考

續第三期

榆林鎮

榆林舊治在綏德衛。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每不及而返。故虜得乘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牆。虜多充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爲衝劇。

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戰不貫胄。虜呼爲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垣九百二十餘里。城堡三十四。臺一百七十。有零。墩堡勾連。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小湮谷。另爲一邊。名曰夾道。地利亦險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并河南南陽衛。額上千戶所直。隸潼關寧

山二衛官軍輪班哨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衛。操守鎮守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住劄榆林城。東路設分守左叅將一。西路設分守右叅將一。守備都指揮一。復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兵多敢勇。四方征戰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士待哺於腹裏。生理旣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榆林城。坐名。勅書。

鎮守總兵官一員。駐劄榆林城。坐名。勅書。

協守副總兵一員。駐劄榆林城。坐名。勅書。

分守東路右叅將一員。駐劄神木堡。坐名。勅書。

分守西路左叅將一員。駐劄新安邊營。坐名。勅書。

東路遊擊將軍官一員。駐劄榆林城。坐名。勅書。

西路遊擊將軍官一員。駐劄榆林城。坐名。勅書。

守備定邊營地方官一員。駐劄定邊營。劄付。

本鎮所管三十四城堡。常操新募輪班冬操夏種并事故等項原額馬步官軍共五萬八千六十七員名。

常操延綏榆慶等衛馬步官軍四萬一千五十四員名。

實有官軍三萬一百二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萬九百五十二員名。

新召募甲軍三千名。

輪班西安南陽潼關寧山穎上等衛所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一十三員名。

見班官軍五千四百七十六員名。

冬操夏種無馬官軍二千員名。

實有官軍九千八百八十二員名。

事故等項軍人一千一百三十一名。

鎮守總兵官部下在城官軍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三員名。

協守副總兵部下官軍。

遊擊將軍部下官軍。

遊擊將軍部下官軍。

東路右將軍部下官軍一千七百八十員名。

西路左叅將部下官軍一千一百九十三員名。

中路鎮城所轄十一城堡官軍共七千九百五十六員名。

東路叅將所轄外八城堡官軍共四千九百七十二員名。

西路叅將所轄外十二城堡官軍共七千七百三十八員名。

本鎮原額馬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九匹。正德元年起。至八年止。三次共領過

五千四百八十匹。馬價銀三萬兩。以後年分。未經查清。

陝西布政司歲入本鎮。

夏稅秋糧本色。共七萬九千三百四石九斗。

折色共二十一萬一千九百八十石零。各折不等。共折銀一十八萬四千

六百五十八兩二錢三分。

本色馬草五十五萬六千八十六束。

河南布政司歲入本鎮布豆折銀三萬三千兩。

本鎮本色屯種六萬六千一百三十五石一斗八升零。

屯草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束。

秋青草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六十束。

年例銀三萬兩。新增募軍年例銀一萬兩。

額派客兵引鹽銀二萬九千七百五十兩。

補歲用不敷引鹽銀三萬三千八十九兩。

募軍引鹽銀二萬九千五百二十兩。

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減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即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即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滿官嗔。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爲營者十。曰阿速。曰阿喇嗔。曰舍奴郎。曰李來。曰當喇兒罕。曰失

保噶曰叭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母噶曰塔不乃麻舊屬大師亦不刺後分散各部惟哈麻真一部全阿兒禿斯部下爲營者七舊亦屬亦不喇今則大酋吉囊領之爲營者四曰哮合斯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郎滿官噶部下爲營者八舊屬火節今則大酋阿不孩領之爲營者六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刺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綏寧甘固宣大等邊。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漢南北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燧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於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元末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猶打水燒荒而兵勢不絕故勢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後此役漸廢。

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牆塹，寧夏修築河東邊牆，遂棄河守牆，加以清屯田，革兼井，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冰入套住牧，以後不絕。河套遂失，議者謂驅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之舊，守三降城，又謂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恐亦難爲。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可以保全乎。國初虜不過河，軍士得於套內耕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裕，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境漸嚴，我軍亦不敢擅入，諸利皆失。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惟仰給腹裏矣。或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連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咸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與鹽銀十餘萬兩，令有司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

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

一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入居其中，趨逐水草，四散蓄牧，欲大舉南寇，則令人傳示諸部，晒乾肉，收乳酪，約日聚衆而後進，既聚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亘數千里，我之整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設備矣。

一虜衆臨墻止宿，必求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墻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興武營外有蝦蟆湖等泉，定邊營外有東柳門等泉，餘地無井泉，又多大沙凹凸，或產蒿深沒馬腹，賊數百騎，或可委曲尋路而行，多則不能，故設備之處有限。

一定邊營墻外二十里，地名鍋底湖者，一名舊花馬池，所產鹽視內大鹽池鹽尤美，嘉靖九年，虜一枝設營帳於彼住牧，諸虜來取鹽者皆依之，其賊每於高處望見內大鹽池商販牛車行走，即折墻馳入剽掠，是以大鹽池積課二十餘萬，商人不敢支，總兵梁震提兵至定虜營，次日賊入，震督兵出擊，追至鍋底湖，大破之，斬首三十級，奪達馬二十二匹，自是不敢近湖住牧。

一延安府府谷安定安塞保安四縣并綏德衛屯種柳樹會拜堂兒蔴葉河俱在近地邊方止是人民屯軍士兵人等居住若定委千戶所管屯官一員會同各縣編成行伍給領軍器常川操練就於本縣防守可代邊軍

寧夏鎮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朝晉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於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既爲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襟喉之地，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伍衛於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興武營靈川一帶，又套賊犯腹裏必由之路。

一達虜依水草爲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甜水紅柳榆樹等泉，史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於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牆，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誠百世之利也。

一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固靖各堡搶掠，花馬池一帶全無耕

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間，荒地盡耕，孳牧遍野，糧價亦平，但內有鹹墻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但清沙峴八十餘里，俱走沙礫石，隨風剝落，隨修隨壞，工力不堪，節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裏搶掠。

一新紅寺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築橫墻二道，以圍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迤東礫山之水，流於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總制劉天和，塹崖築堤，一百八里五分，築墻堡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一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間，外有舊邊墻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於內復築邊墻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田地荒蕪，十五年，總制劉修復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墻，以截套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

一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爲固，山口一十二處，寬狹不等，共止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墻三道，今盡圯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一寧夏南自大壩起。至山嘴兒整止。長八十四里。總制王瓊修鑿崖塹一道。

巡撫都御史一員。駐劄寧夏城。坐名。勅書。

鎮守總兵官一員。駐劄寧夏。坐名。勅書。

協守寧夏副總兵一員。駐劄寧夏城。坐名。勅書。

分守中路左叅將一員。駐劄永清營地方。坐名。勅書。

分守西路左叅將一員。駐劄中衛。坐名。勅書。

分守東路左叅將一員。駐劄花馬池地方。坐名。勅書。

遊擊將軍一員。駐劄寧夏城。坐名。勅書。

協同分守寧夏東路興武營官一員。駐劄興武營地方。坐名。勅書。

協同分守寧夏西路廣武營官一員。駐劄廣武營地方。坐名。勅書。

領班備禦官二員。不坐名。勅書。

管理鎮城事務官一員。駐劄寧夏城。劄付。

鎮城坐營官一員。駐劄寧夏城。劄付。

守備官三員。劄付。

一駐玉泉營。 一駐平虜城。 一駐鐵柱泉。

本鎮三路各城營堡。原額馬步守城及冬操夏種舍餘土兵并備禦官軍。共七萬二百六十三員名。

實在馬步守城冬操夏種舍餘土兵及備禦官軍。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三萬五千一百一十九員名。

中路寧夏城原額馬步守城并冬操夏種舍餘土兵并備禦官軍。三萬三千八百六十四員名。

實在官軍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七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萬六千二十七員名。

迤東玉泉等營堡原額馬步官軍一千一百七員名。

實在官軍一千四十員名。

事故旗軍等項六十七員名

迤北平虜等城堡原額馬步官軍并冬操夏種舍餘一千五百三十二員名

實在官軍一千三百六十七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百五十五員名

靈州城原額漢土馬步守城冬操夏種舍餘并備禦官軍七千一十一員名

實在官軍三千四百三十八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三千五百七十三員名

橫城堡原額常操馬步官軍五百一員名

實在官軍二百二十九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紅山堡原額官軍二百五十二員名

實在官軍二百四十二員名 事故旗軍一十名

清水營原額官軍五百五員名

實在官軍四百九十五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十員名。

毛卜刺堡原額官軍二百五十一員名。

實在官軍一百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百五十一員名。

紅寺堡原額官軍四百一十八員名。

實在官軍二百四十二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百七十六員名。

小鹽池營原額常操馬隊并備禦官軍三千七十九員名。

實在官軍四百一十四員名。

事故等項并備禦官軍二千六百六十五員名。

西路中衛城原額馬步守城及冬操夏種舍餘并備禦官軍九千四十三員名。

實在官軍三千八百七十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五千一百七十三員名。

鳴沙州城原額官軍四百五十九員名。

實在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百八十七員名。

廣武營原額馬步并召募土兵及備禦官軍一千三百五十二員名。

實在官軍九百三十七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四百一十六員名。

東路花馬池營原額馬步并備禦官軍七千一百三十三名。

實在官軍二千五百七十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四千五百五十八員名。

安定堡原額常操馬步官軍一千一百三員名。

實在官軍四百六十六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六百三十七員名。

興武營原額馬步并備禦官軍二千二百八十五員名。

實在官軍一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事故等項官軍一千四十二員名。

鉄柱泉堡實在馬隊官軍三百七十七員名。

本鎮原額馬一萬九千五百九十五匹。正德二年。起。至十三年止。四次共領

過馬二千五百匹。馬價銀七萬兩。續領者未經清查。

陝西布政司歲入本鎮。

夏稅秋糧共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五石零。各折不等。共折銀一十二萬九十五兩五分。

夏稅秋糧共一萬四百石。每五斗折小綿布一疋。共折布二萬八百疋。

馬草一十六萬一千二百四十束。

本鎮屯糧一十七萬五千九百四十六石零。

屯草二十三萬二百束。

秋青草二百六十三萬八十束。

年例銀兩四萬兩。額派客兵引鹽銀二萬九千兩。

補歲用不敷引鹽銀一十萬一千五百八兩。

天順四年北虜孛來毛里孩將萬騎寇固原。回至黃河大壩對岸下營。欲淡河掘大壩渠水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鎮守都督張泰募義勇三千餘人。付其子翊管領。至壩與虜夾河而營。夜半渡河敗之。翌日使善水者浮水罵之。虜以爲水淺。悉衆渡河。翊令軍從截其半。前驅盡溺水中。斬獲百。追出賀蘭山外而還。

嘉靖八年八月。阿爾禿斯北渡河出套。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牧。九年三月。由莊浪入西海。與亦不剌和親。五月二十六日。阿爾禿斯子領兵二萬。并所娶亦不剌女。復由寧夏入套。

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

窺平固則犯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章。此千載卓然之見也。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劉天和。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一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尙文禦之。皆失利。由此不已。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水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能禦也。

一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亦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故事云。自賀蘭山西至鎮番。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

(未完)



獨笑齋金石文攷

癸未尊蓋

文云。癸未王在囿。灌京。攬古錄載翁氏祖庚謂是王在廟。庶古廟字。見儀禮士冠禮注。詩清廟序。釋文。本又作庶。古艸字亦作屮。中从苗而外爲四周之象。非廟而何。案翁說是也。下文灌即灌字。灌京。即詩所云裸將于京也。周禮大宗伯注。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說文。裸。灌祭也。是灌即裸。毛傳云。京大也。蓋謂大祭。故殷士亦服黼。尋將事於廟中也。孔疏乃釋京爲京師。夫京師之稱京。誰則不知。毛傳不應故迂其解。訓京爲大。而此尊既云王在廟矣。復云灌于京師。於文亦殊不順。即此可證疏說之非。說文古籀補。仞囿爲圃。灌爲觀。竝未是。

秦繹山碑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更民曰黔首。碑云廿有六年。又云黔首康定。乃知史公之說全出於此。然黔首之稱實不始於秦。禮祭義子曰。明命鬼神以爲黔

首則。

正義謂由於記者在後亦惑於史氏之說。○家語哀公問政篇作明命鬼神以爲民之則。乃王肅因史記之說而改之作僞之跡於斯益見。戰

國魏策扶社稷安黔首也。莊子黔首多疾。黃帝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又云。

黔首不知以爲魅崇也。

玉燭寶典一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困學紀聞十

是皆在秦之先。又李斯上始皇

書。棄黔首以資敵國。在秦未并六國時。呂氏春秋成於始皇八年。其書中屢見

黔首字。蓋黔首猶言黎首蒼生。古自有此語。案攷古圖載秦權文。薛氏款識載

秦權秦斤文。阮氏款識載秦權秦斤秦量文。竝有廿六年皇帝兼并天下黔首

大安之文。可見當日金石諸刻。率皆如此。子長習見此語。遂意始皇是時實更

其名爾。

許波長亦承史誤

碑云。乃降惠惠之上體。與下惠字从惠者異。自是專字。惟專應从甫。此變爲。當由徐鼎臣臨寫小譌。專即溥字。禮祭義。溥之橫乎四海。注讀如專。又齊侯罇鐘銘。專受天命。亦即溥。商頌。我受命溥將。

又云陀及五帝楊用修釋陀爲施陳子文金石遺文錄謂即他字似俱未是案即陀字亦作陔周語聚不陔崩後漢書蔡邕傳注引賈逵注小崩曰陔說文陔小崩也淮南子繆稱訓岸峭者必陀注陀落也劉昌宗考工記音讀陔爲陀云陔陔陀三字並通陀及五帝猶言降及五帝承上自秦古始之文而言唐盧藏用紀信

碑云始皇乘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從其心陔及二世荐作昏德陔及字正祖此碑


楊氏金石古文錄作施及五帝案賈傳過秦云施及孝文莊襄王高國之日淺師古曰施延也楊蓋据此但此篆陀从阜不得釋爲施余則并疑過秦施字亦陔之譌

有以說文𠄎秦刻石也字而石經左傳以爲古文爲疑者案說文但僞爲秦刻石未嘗指爲小篆也如及古文𠄎下云秦刻石及古文及如此是秦刻石中自有古文許君已明言之矣說文古籀補亦出𠄎字云見平安君鼎又窺輶遠方之窺廣韻以爲親之古文古籀補亦載史懋壺有窺字皆秦碑中有古文之證羅君叔蘊云相斯小篆其罷者乃列國俗書其存者多古文其說自非無見

秦琅邪臺刻石

山左金石志及金石萃編錄此刻。其首行有五大夫三字。共十三行。近拓首三字已泐。僅十二行矣。五大夫官名。周秦迄漢魏俱有之。左氏哀四年傳。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昇楚師於三戶。戰國策。信陵君使人謂安陵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五大夫。墨子號令篇。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呂氏春秋長見篇。荆文王曰。莫譖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於是爵之五大夫。史記秦本紀。五大夫禮出亡奔魏。又范曄傳。使五大夫縮伐魏。漢書曹參傳。遷爲五大夫。樊噲傳。賜爵五大夫。食貨志。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百官公卿表。爵九。五大夫。師古曰。大夫之尊也。後漢安帝紀。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潛夫論實邊篇。募民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三國魏志。始置名號侯。至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晉書載記。石勒課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攷晉職官志。無此爵。當是石趙時。仿古制特置之。始皇以封泰山避雨之

樹者即此。漢官儀乃謂封五株松爲大夫。後世詞人多踵其誤。

石刻大夫字作。於夫字右旁之下注小二字。案積古齋鐘鼎款識有楚良臣余義鐘云。孫二用之。金文多云子子孫孫。無作孫孫者。此當云子孫用之。孫下作二。謂孫左之子當作重文也。又朱右甫鐘鼎款識彙本載周龍節云。王命二道。命下作二。謂命字之下當作重文。卽節字。蓋其文云王命節道也。右甫云龍節澤

國所用國語周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此節道字當爲導。說文亦篆云籀文从一下大。此於夫

字之右。下注小二字。明示夫字之大字。須作重文。合之卽爲大夫二字矣。與余義鐘周龍節篆法。正是一例。此古人作字簡便處。乃後人不達斯旨。有引檀弓夫夫是也之文以爲說者。董廣有謂夫可讀爲大者。宋景異說紛紜。悉無是處。故爲辨之。

二世詔云。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如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史記亦載此詔。其文悉同。張氏正義曰。稱尺證反。二世言始滅六國。威振古今。自五帝三王未及。旣已襲位。而見

金石盡刻其頌，不稱始皇帝成功盛德遠矣。案正義非也。稱如字，不讀尺證反。二世蓋言諸金石刻皆始皇帝所爲。今朕襲號稱皇帝，而金石刻諸文亦皆稱皇帝，不稱始皇帝，何以示久遠也。如以爲後嗣皇帝所爲，又不得稱成功盛德。以諸刻但稱皇帝，不稱始皇帝，嫌與後嗣皇帝溷而無別耳。故李斯等請具刻詔書，則刻石皆始皇帝所爲，因明白矣。張氏於二世詔書之意，全未領會，失之甚遠。而自來金石家，亦不曾辨析及此。茲爲隨文演繹之，俾讀史談碑者一覽了然焉。

王愴甫碑版廣例云：琅邪刻石，於皇帝始皇帝及成功盛德字皆空格。其後丞相斯等奏議，則跳行別起。今泰山繹山刻，皆無跳行空格，可見秦法雖嚴，當時跳行空格亦無定例。案今繹山碑，乃宋鄭文寶得徐鉉摹本重刻，其二世詔文，另爲一時之事，必無與始皇刻石連書之理。鄭本併而爲一，都立敬趙子函已論其非。是其本多更舊式，其不跳行不空格，元刻必不如此。安可援爲無定例之證。泰山刻久燬，近世据舊拓重槧之本，僅臣斯至昧死請二十九字，其文本

無應空格跳行者。詔書字不空格此刻亦然若玉女池所得殘石二片，僅存十字，有無跳行空格，更莫由知。不知王氏從何處得見原拓全本，而忽爲是說。此廣例開卷第一條，其言之不足徵信已如此。

史記本紀云：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薛氏款識，據秦量有故刻左使無疑之文，以史刻石字爲刻左之譌。案此刻作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可證史文乃奪金字，石刻二字，又誤偵到，語意遂不甚明。自當從石本爲是。秦時金石兩刻，其文元不相襲，無取附會量銘也。

秦旬邑權銘

權臧陶齋，其式作八棱形，有紐。上刻旬邑二篆字。旬邑當卽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所屬之枸邑。酈商傳：商嘗破章邯別將於此。本秦縣也。此作旬，偶渚其木。始皇及二世詔詞，竝與他權量同。

顏氏家訓：開皇三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二十六年鐵稱權，上有詔丞相狀館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當作狀。今案此作丞相

狀縮與顏說合。惟攷秦本紀。明云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初不作隗林。顏所見者殆謬本史記邪。

通雅四款款言鼓式也。秦權銘有云。不壹款款者。皆壹明之。款款言天下不一而款於款者。言鼓式也。今案權文實作款疑。款者不足其數而款也。疑者。可多可少。可輕可重而疑也。其款疑不壹者。皆須明白而劃壹之也。疑款字形。似佛方氏。眎之不寐。乃有此誤。近奇觚室金文述謂款疑當作嫌疑款乃譌字亦非

史記李斯傳。從獄中上書曰。望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据此則權量所刻二世詔文。實斯所爲。史有明徵。然天下之權量多矣。斯豈能一一悉書之。故今所見權量諸刻。每多草率不工。惟此刻篆筆方折。鰲悍寡情。與泰山殘刻十字相近。或者實出斯手筆歟。

釋《

漢碑分隸。坤字無不作《。卽三國時魏受禪碑。孔羨碑。亦莫不然。惟開母闕銘云。比性乾坤。及吳禪國山碑云。廣報坤德。是篆文。乃作坤。張氏行字說文發疑謂漢碑絕無坤字頗

致失可悟小篆坤不作叺。故說文無叺字也。叺爲坤之古文。玉篇已明著之。釋文謂叺

爲今字張氏孚云陸氏据熹平之今文易而言非謂文字之古今其說得之毛氏居正鄭氏樵謂叺作六段象小成

坤卦所見頗特。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爲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誠齋

楊氏曰。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初製之字。通雅引朱氏謀堯所輯古文

奇字云。古天字(二乃本字。後作(六。周仲招有(彡字。西清古鑑釋爲天。云義

取諸乾。說文卅字。段注謂水之文與三同。而何遠春渚紀聞已先有是說。俞曲

園以離卦即火字。見湖樓筆談是自古迄今多有此論。況叺字見于古書石刻。尤歷

歷有可徵者乎。盧紹弓謂叺字六畫中不連。連者是川字。說亦極確。叺既象縱

寫之三卦。其中自不得相連。而川者水之由地中行者也。說文川貫穿流通水

也。釋名釋水。川穿也。穿地而流也。就六畫不連之叺而連之。正所謂水在地中

而貫穿流通也。其義不彰明較著。確無可疑哉。王伯申必謂叺爲川之借字。譏

紹弓爲曲說所惑。無非以叺字不見于說文。求其故而不得。遂意其爲段借。是

徒知推索于說文有字處。而不能開悟於說文無字處也。其篆文作坤。殆以叺

之與川字體相似。易致搃殺。小篆遂別製坤字。說文云：坤，易之卦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溯自包犧始畫八卦，降至黃帝時，大撓乃造甲子，以干支分配五行方位。其說更屬後起，非上古所有。

宋人易說有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圖，其圖乾南坤北，與周易說卦及說文並不符合。先儒

辭而闕之也。

然則謂土位在申，乃製坤字，必為小篆無疑。王氏必以坤為正字，段借

作『』，一何不攷厥後。坤行而『』廢，諸經皆改從坤。幸賴有陸氏釋文，猶知古易

坤本作『』，左傳亦有竄改未盡之字。

見釋文。

班孟堅曾續楊雄訓纂，博通古文，故

漢書中亦存其字。漢代分隸諸碑，皆當時所刻，自應無不作『』。惟開母銘及國

山碑作坤者，則以漢人之學，恪守家法，既用小篆書碑，自宜作坤。此所以異于

分隸諸碑也。而漢人分隸『』，川二文，正大有辨。今就所見諸碑言之，石門頌『』

字兩見，皆作『』。

『』靈定位。『』皇。下答『』。

川字三見，皆作川。

川澤股躬川有。所通余谷之川。

西嶽華山廟碑。

碑雖

不存有舊拓本可据。

『』字一見作『』。

乾定位。

川字五見，皆作川。

山川字四。穎川字一。

衡方碑『』作『』。

威肅

『』川作川。

穎川。

此一碑而『』川二字竝見者，他如卒史碑受禪碑孔羨碑之『』作

『』，鄗閣頌史晨奏銘之『』作『』，太室銘，武斑碑，蒼頡廟碑，白石神君碑之川皆

作川綜而觀之。𠂔字雖有作𠂔作𠂔之不同，而其下必作曲筆。蓋𠂔字六段，不便於隸勢，故作曲畫以略約擬之。川字則一律左畫微彎，右二畫皆直豎不曲，與真書無異。是二文顯有區別，截然不紊。諸碑具在，可覆按也。乃邇來經學小學金石諸家，辯證漢碑二字，徒知𠂔多異文，不啻川無別體。如羣經平議謂漢碑𠂔皆是隸書川字，說文發疑謂𠂔字與川字書法無異，隸篇謂諸碑書坤爲𠂔，如川之本字。川不得爲且作𠂔。𠂔如川之變體。漢碑川字並無作𠂔始有作𠂔者。母乃未曾詳審諸碑，而貿貿焉立論乎。又隸釋謂堯厝碑乾𠂔字與穎川字相類，但曰相類，必尙有不同處，而非二文如一可知。今隸釋此碑，𠂔川二文俱作𠂔，惜碑已亡，無從質證。然隸所錄之石門頌，川皆作𠂔，今石刻實作川，則屢經覆刻之隸釋不足據明矣。易曰：坤順也。坤須作𠂔，方與順字形聲義三者，皆可不煩言而得其解。即旁推之訓馴巡等字，無不可曉然於音與義之所從來。今作坤，則於順義遠矣。說易者於此不免有委曲遷就之詞，皆由於小篆之變易古文，與說文失載重文𠂔字故耳。

六畫不連爲𠂔。連之爲川。其分別甚微。其音讀又近。故詩雲漢篇。以川與焚熏

聞遜相協也。可證川之形聲與義皆從𠂔。出與順訓馴巡等字一例。玉篇及五經文字。以𠂔與川爲一字。

其誤即由於此。說文順字下云。从頁川。順本从𠂔。說文不曰从𠂔。而曰从川。或

疑許君亦與玉篇等書同其誤。繫傳作从頁川聲。桂氏證錢氏辯詮俱特引之。又辯詮徑改許注。作从頁从𠂔。王棻友繫傳

校錄云川聲大徐从川非皆不以从川爲然不知川乃水之由地中行者。其流之所以順。以有地以

攝之也。或高或下。或廣或狹。或深或淺。或曲或直。無不隨地勢爲之。形容順之

義。固未有顯著於川流者矣。川以𠂔字中連爲文。而水順地行之義。即於是見

焉。是順字就川爲訓。而其義實由𠂔引申也。



枕碧樓偶存稿

吳興沈家本

元秘史潤文序

元秘史敘太祖太宗兩朝事實。及元世系最詳。明代藏書家有著錄者而未顯也。今世傳者有數本。一爲永樂大典本。分十五卷。方乾隆時。修四庫書。書之出於大典者。著錄甚夥。而此書獨遺。豈因文未雅馴。故屏而不取歟。抑輯錄在四庫書成後歟。迨錢竹汀詹事表章之。謂論次太祖太宗事迹。必於此書折其衷。而其書始顯於世。靈石楊氏連筠篻叢書所收。即大典本也。一爲桐鄉金主事德輿所藏。錢元槧本。分卷與大典不同。顧千里曾見之。不知尙在其家否。一爲阮文達續提要所稱。舊鈔影寫本。文選樓災後。是否同歸劫火。抑流落人間。一爲陽城張敦仁影寫元槧足本。作十卷。又續一卷。當與金本同也。此外又有蒙

文本。或言李仲約侍郎曾得之。然侍郎注此書未及也。其書敘述都實錄。而文理蹇拙。詞語俚鄙。未經詞人潤色。故讀史多未留意。仲約侍郎爲此書作注。以大典本爲主。而以張本校之。爬羅剔抉。疏通證明。可稱精審。然於正文尙未遑潤色之也。同里王仁山孝廉喜讀此書而病其不辭也。因取而潤色之。於是向之蹇拙者。俚鄙者。咸文從字順。煥然改觀。其人名地名。譯文歧出。列爲二表。甄其同異。備載李注。而其所未及者。則加按語以證明之。編成顏之曰潤文。潤澤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春秋時之爲辭命者。修飾之後。尤貴潤色。陸士衡云。漱六藝之芳潤。張道濟云。高明徇美。學以潤之。是文之大有賴於潤也。此書得潤文而益便於讀。洵爲研究尋繹之助矣。抑肌見尙有所貢者。洪文卿侍郎元史譯文證補。其所據有河刺比文之拉施特書。英文之多桑書。俄文之貝勒渾哀特蠻諸人書。與此書互有異同。即互有得失。取以參稽。則當日之情事益審。秀水高寶銓元秘史李注補正。大多爲李注所未備。取以考訂。則羣書之引證益詳。此探討之有待也。至於體例。凡正文之已改者。似宜將原文注於

其下以存本來面目。眉間按語似宜移入各注之後。先名氏按。次自按。較爲合法。此編纂之有待也。

內外服制通釋跋

宋車垓內外服制通釋七卷。鈔本。卷首有吳焯吳城敦復三朱記。及翰林院印。卷面有乾隆三十八年口月浙江巡撫三寶送到吳玉墀家藏內外服制通釋一部計書一本朱記一。是此本實四庫館所收繡谷吳氏之原本也。卷首又有竹垞藏本。屢流傳勿損污。教經堂三朱記。卷中有海陵錢氏青燈閣藏書畫圖書教經堂錢氏章犀盒藏本五經無雙錢犀盒珍藏印五朱記。據乾隆四十二年浙撫咨文。吳氏此書爲未經領回之本。是此本由吳氏而入四庫館。由館而即入於錢氏。錢名桂林。泰興人。道光庚戌翰林。久在清秘堂者。竹垞藏本朱記亦出於錢氏。其印泥之色與錢氏諸朱記同然總目謂竹垞所見之本與此本同。不謂此本即竹垞藏本也。四庫館於各省進呈書籍謄錄之後。皆發還本家。故於卷面加一朱記。卷首又蓋以翰林院印。以便檢查。余所見之本。大抵有翰林院印。而無卷

面之朱記疑各書流傳人間。歲月經久，翰林院印在卷內，尙不至盡行毀損。卷面易毀損，藏書家重付裝池，故朱記鮮有存者。此本卷面朱記獨存，其爲當時館本毫無可疑。而總目注稱兩淮鹽政採進本，與朱記不合，所未詳也。其書於服制之異同，分析至爲詳盡，故總目極稱之。惜闕卷不可復得。三殤尙易考求，深衣疑義，但存良驥之語，餘無可考。世所傳三父八母圖，咸謂出於元典章，而實先見於此書。是元典章亦採自此書，蓋此書世鮮傳本，故知之者鮮矣。

河南集跋

宋穆脩河南集三卷，附穆參軍遺事一卷。日照許印林手鈔本。凡詩五十六，文二十。後有劉清之序，與四庫本同。脩以古文名，所作當不止此，而所傳者止此。許所據爲舊鈔本，是即此三卷。傳本亦甚稀也。脩傳易學於陳搏，南軒易說於雜卦傳云：此聖人之深意，惟穆伯長老蘇明之。諸家竝不達此，則脩本有說易之書。南軒猶及見之，尹師魯從脩遊，傳其春秋學，則脩又當有說春秋之書。是脩不僅以文名，而今皆不傳，則其所不傳者多矣。集中亳州魏武帝帳廟記，提

要斥其謬而刊除之。論極嚴正。曹操本不當有廟。而記云真宗增故廟而新之。又稱今樞密右丞相清河公來撫于亳。出俸緡合民之用。成三帳置殿內。清河公張知白也。當時頗負人望。其事固君相倡之。修不過爲之記述耳。司馬溫公通鑑且以正統予魏。北宋人議論如此。不必以此病修。今仍存之以著其實。四庫本題曰穆參軍集。今仍曰河南集者。從其舊也。

來鶴亭集跋

呂誠來鶴亭集九卷。前有朱記一。曰多慧之印章。又有翰林院印。蓋四庫館所收呈獻之原書。提要注浙江鮑士恭家藏本。當亦奉旨發還。而本家未經領回者也。提要稱誠於明初嘗謫遷廣東。今檢卷二洪武辛亥南歸詩云。去年竄逐下南溟。卷一南海道中諸詩。有霜旭開晴曉。出關十八灘。頭秋水高等句。並皆南行時作。是其謫遷在庚戌年秋。逾年即放歸。而諸詩之前。又有立春及冬夜諸詩。當又在庚戌之前。補遺詩有甲戌乙亥兩年作。爲洪武二十七八年。上溯庚戌辛亥爲洪武三四年。各卷詩亦多題洪武年月。是此集所作。並當洪武之

世故自爲一編。鄭東後序。題至正八年。已稱哀其詩若干卷。楊廉夫序之。楊序作於至正七年。亦稱有古樂府若干首。並不見此集。當別爲一編。今已亡逸。顧嗣立稱其尙有既白軒竹洲歸田諸藁。而今集中有歸田竹洲諸詩。疑諸稿已有編入此集中者。惟元時所作。則不在此數。至正丁亥以前已有詩若干卷。更自戊子至丁未。歷二十年。誠既喜爲詩。其所作必多。豈時當離亂而散逸歟。抑語有所忌避而不傳歟。觀其南遷。非無故也。卷中多墨筆塗乙之處。當是四庫館臣校勘之迹。但無校語耳。今重校一通。付諸手民。並附校語於後。

玉斗山人文集跋

元王奕玉斗山人文集三卷抄本。前有平江黃氏圖書朱記一。及翰林院印。爲四庫館所收呈進之本。原題南宋王奕。硃筆改爲元。與提要之語相合。余又假得烏絲闌鈔本。亦有翰林院印。并有館校原簽。簽中有稱分校蔡必昌者。是當日館中所收有二本。此本抄手劣。譌字多。烏絲闌本亦多譌字。而鈔手較工。故當日校者。以烏絲闌爲正本。而以此本校之。如祖庭觀丁歌題維揚諸詩。皆有

據此本改正之句。兩本殆非同出一原。亦互有短長也。館校奠先師孟子文。謂錄訖當爲剝訖。未考集中多錄訖之文。山人丁宋元易代之時。故屢有此語。和元遺山詩。卯也不敗露。此本敗譌敢。而彼本殘缺。遂校云未詳是何字。則又未取遺山集一對勘。此館校之未盡完善處。總目題明浙江鮑士恭家本。當即指烏絲闌本而言。卷末附錄李空同題此集詩。頗致想像之思。殆空同倡言復古。不作唐以後語。而山人詩雖涉於粗。頗磊落有豪氣。無成化以後嘽緩之音。故沈瀆相投歎。

萬曆大明會典跋

大明會典二百二十八卷。明萬曆重修本也。萬曆二年禮科給事中林景暘等疏。請將弘治十五年以後事例。命官編輯。增入會典。經禮科以聞。奉旨是。四年大學士張居正等始題請舉行。十五年書成。首卷列弘治十五年孝宗御製序。正德四年武宗御製序。萬曆十五年神宗御製序。次弘治正德嘉靖萬曆四朝敕諭。次纂輯諸書名。諸司職掌皇明祖訓大誥大明令大明集禮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孝慈錄教民榜文大明律軍法定律憲

綱次開報文冊衙門次弘治凡例次嘉靖續纂凡例次萬曆四年重脩題本天即

祿琳琅書目所稱張居正等請敕禮部編輯事例送館劄子按明代不稱劄子次萬曆重修凡例次萬曆十五年大學

士申時行等進書表次重修職名此本來白東瀛卷中有島田氏雙桂樓收藏及島田翰讀書記各朱印記不知何時流入海外據天祿琳琅書目所述卷首序敕諸篇一一符合實一本也天祿琳琅書目云考大明會典一書始脩於弘治重訂於正德嘉靖時復加參補增入弘治十六年以後事例至萬曆間又增入嘉靖二十八年以後條例校刊成書故明史藝文志稱爲萬曆中重脩大明會典第此書自孝宗訖神宗四朝俱經纂輯而世宗獨無御製序文按書中所刊萬曆四年諭旨謂世宗申命儒臣重加校輯比及進覽訖未頒行似於聖心猶有未當據此則世宗時僅以槁本進覽並未刊行故不爲製序非有闕佚也今按唐宋皆有會要兩漢會要後人補輯唐又有六典會典之名蓋兼二書之體制者也明會典先脩於弘治書成而孝宗即世至正德四年重校刊行故有孝宗武宗二序再脩於嘉靖據張居正等疏稱世宗皇帝嘗命儒臣續脩會典

自弘治十五年至嘉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經進呈未蒙刊布是嘉靖本書成而未刊行。世宗晚年專心脩道。政事廢弛。此等書進呈之後。即束置高閣矣。復修於萬曆。即此本。是明藝文志故事類所錄者。此書也。所不可解者。天祿琳琅既藏有此書。何以四庫全書總目所收者。但有弘治本。提要云。嘉靖八年續脩會典五十三卷。萬曆續脩會典二百二十八卷。今皆未見其本。莫知存佚。是館臣實未見此書。故所言如此。豈天祿琳琅書目。編自內直諸臣之手。故館臣不及知歟。殆書目既成之後。藏之內廷。館臣不獲寓目歟。有如天祿琳琅書目所載萬首唐人絕句。前編所錄有兩宋本。並一百一卷。而四庫全書所錄。乃九十一卷。可見當日中秘之書。不盡發交四庫館校閱。故館臣無從編述。此書亦其比也。近來收藏家書目所錄。並弘治本。而無萬曆本。可見此本流傳甚希。殊可寶貴。故以重值購置。法律學堂以爲參稽之助。言明制者。此爲備矣。

天一閣書目跋

天一閣藏書。黃梨洲全謝山先後爲之記。而書目亦藏於閣。未行世也。嘉慶中。

阮文達公來撫吾浙，乃屬其後人校錄書目。於戊辰歲與碑目同付手民，序之而行於世。其所藏書精本甚多，惜塵封閣上，未得流播士林耳。余嘗訪求歷代法律之書，漢以上無聞已。唐則有唐律疏議，爲陽湖孫氏影刻。元泰定本明律傳本較多，所見有嘉靖本、隆慶本、萬曆本。元律見於元史刑法志，近又假得元典章鈔本，將精刻以傳於世。惟宋代刑統傳本甚夥，各家藏書目都未著錄。初以爲世間已無此書矣。刑統賦注中所採各律，與唐律文有異同，當爲刑統之文。宋元人著述中亦有引及律文者，但能得其大畧而已。偶閱此編，載有刑統三十卷，烏絲闌鈔本，方以爲兵火之後，閣書未必存。近得薛氏所刊天一閣見存書目，則刑統尙存，但缺一卷至四。閣書散而復聚，而此希有之帙，已亡而未盡亡。若冥冥中有呵護之者，苟不思爲之傳播，又何貴乎藏書哉。今倩人前往逡寫，未知能如約否。自來尋常說部之書，往往爭相傳刻，獨此等書關繫一代典章，羣視爲無用之故紙，竟無人問津，可以見中國法律之學不絕如縷，非官此官者，莫肯一腐目焉。違云窮究其源流，而討論其得失哉。魏衛覬請置律博

士轉相教授。事克施行。故六代時頗重律學。唐宋皆設此官。元明以後。此官廢而不設。教授無人。律學之不講求。豈偶然哉。

天一閣碑目跋

明代好金石者。世稱都楊郭趙四家。而不及范氏。豈知天一閣碑刻之富。遠過四家。特無人爲之鑒賞。遂沈沒於塵封蛛網之中耳。閣之碑先未有目。全謝山作碑目一通而爲之記。迨乾隆丁未。錢竹汀偕海鹽張芑堂燕昌及范氏裔孫葦舟懋敏同登是閣。則謝山之目。已不知流落何所矣。因相約撰次碑目。葦舟任斯役。成碑目一卷。竹汀序之。稱自三代迄宋元得七百二十餘通。明碑不著錄。嘉慶戊辰校刻書目。乃附碑目於後。迨兵燹之後。閣碑散失殆盡。僅存二十餘通。錢念劬校錄書目。尙成四卷。而碑目不能成卷矣。乾隆己酉。張芑堂重模北宋楊石鼓文。道光丁亥。陽羨程璋重模瘞鶴銘。於據閣中藏本。今重模本尙在。而原藏本不知流落何方。讀謝山之記。竹汀之序。爲之慨然。

天一閣見存書目跋

凡物必聚於所好。好之而無力以聚之，則不能聚。有力以聚之矣，而所聚之物，或不能如其所欲聚之素念，則仍不能聚。即有力以聚之，且能如其所欲聚之素念矣，而非子子孫孫無不以高曾之所好爲好，相與世世保守之，則已聚者亦終歸於不能聚，甚矣聚之之難也。尋常有力者之所聚，多在狗馬聲色之間。此至不足道者。若奇器若法書若名畫，其可貴者也，而皆不若書。然聚書至難。聚之久而不散爲尤難。黃梨洲嘗歎之矣。大抵物之久聚而不散，爲造物之所忌，而書爲甚。他物之聚也，不必有名，而書獨得名。名尤爲造物之所忌者，歸震川謂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而孰知此輪囷覆護之氣，正爲忌之招哉。海內聚書之家，無久聚而不散者。大略多者六七十年，或四五十年，少者或二三十年，或及身而止，或子若孫而止，未聞有逾百年者。亦未聞有子子孫孫世世保守之者。梨洲藏書記中已深慨之。即如吾鄉陸氏之書，其始聚也，在同治中葉，聚之二十年而兒成鉅觀，今全歸三島矣。前後不過四十年，吾見其聚，吾又見其散，如雲煙之過眼，剎那間耳。武林丁氏之書，近又萌

將散之兆矣。書之聚而不散，豈非希有之事哉。鄞縣范氏天一閣之書，聚於前明嘉靖年間，堯卿少司馬欽好書，嘗從豐氏萬卷樓鈔書，迨豐氏之書散落，其幸存者歸於范氏，而書之聚於天一閣者始富。國朝康熙雍正年間，少司馬之曾孫潞公吏部光文友仲校官光變元孫載瞻大令正格又皆續有所聚，世歷四五年逾二百，其聚之之時既久，而所以能保守其所聚者亦久。至咸豐之季，蓋三百餘載矣。書之聚若是之久，前此所罕聞也。辛酉粵匪之亂，閣破書亡，向詫爲聚之久者，幾幾乎不復能聚矣。裔孫大令邦綏，閩書爲外人所得，或賣諸鄰邑，急貸欸贖回，又偕諸宗老多方訪購，而書始稍稍復歸。初以爲已散而不復聚者，又幾幾乎能復聚矣。迨今又四十餘年，雖其書未克盡復舊觀，而書之聚之久而散散而仍聚也，若是更前此所未聞也。梨洲藏書記言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稱其聚之久也。今去梨洲時又二百餘年矣。縣縣延延子子孫孫永保守，豈非宇宙間絕無僅有者哉。書目刻於嘉慶戊辰，阮文達序而行世。光緒己丑，薛叔耘星使福成方觀嘗浙東，時錢念劬星使恂在其幕中，薛公以

編輯目事屬念劬就閣校錄。凡再易寒暑，三易稿而後成書。爲卷四。聖諭御賜書御題書別爲一卷。冠於前。進呈書目。范氏家著碑目。新藏書目。別爲一卷。殿於後。顏曰天一閣見存書目。紀其實也。今取舊目與新目互校。原書存者約十之四。而舊無目。今有書者正復不少。其爲舊目之編錄未審歟。抑後來購贖有所增益歟。全謝山有薛尙功手書鐘鼎款識跋。爲閣中珍品。無書無目。他若傳鈔本。吳兔牀有海甯備考之類。確從閣中鈔來。亦無其目。則舊目之失載者殆不少矣。念劬校勘精審。新目遠勝舊目。余檢校一過。因歎同爲閣中之書。新目所載。何幸而散而仍聚也。舊目所載。何不幸而散而不能皆聚也。甚矣聚之之難也。

天祿琳琅書目跋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編。後編二十卷。嘉慶二年奉敕編。前編校語云。白乾隆甲子年。哀集內府儲藏羣籍中善本。列架庋藏於昭仁殿。賜名天祿琳琅。迄今三十餘年。珍儲愈廣。因重加整比。輯爲總目。其次序則宋

金元明版各從其代。仍以經史子集分類。其明影宋鈔之精者。亦皆選入。或一書而兩刻皆工。一刻而兩印皆妙者。則竝登之。每種詳其鐫刻年月及收藏家題跋印記。其經御製題識者。則錄於鑒藏之首。以昭菽林榮遇。蓋自來藏書譜錄。未有美富精詳若斯之盛者也。後編識語云。溯初編時五十餘年。書目成亦二十餘年矣。逮今嘉慶丁巳十月。乃有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之輯。越七月編成。臣等謹合前後二編校之。其書中體例紀載。一依前帙。互見別出。各有源流。而其規撫有拓而愈大。析而彌精者。如前編書目十卷。後編則二十卷。前編書四百部。後編則六百六十三部。萬有二千二百五十八冊。視四庫全書踰三之一。前宋元明外。僅金刻一種。後編則宋遼金元明五朝俱全。凡皆宛委琅函。嫻嫻寶簡。前人評跋名家印記。確有可證。絕無翻雕贗刻。爲坊肆書賈及好事家所僞託者。本按前編已入四庫總目。後編書成在總目之後。故未錄入。世無傳本。罕獲見者。光緒十年。祭酒王先謙得舊鈔。前後兩編合刻於長沙。遂傳於世。中祕古籍。如數家珍。洵菽林寶笈也。今以四庫總目校之。如此目前編明板史部

大明會典爲萬厯重修本。而總目所錄者弘治本也。又明板集部萬首唐人絕句凡兩本。竝一百一卷本。而總目所錄者九十一卷本也。大明會典世所傳者多弘治本。昨歲於日本書估得萬厯本。與天祿琳琅本相校。確爲當日官刻之書。已詳萬厯大明會典跋矣。萬首唐人絕句前編有兩本。竝三函十五冊。五六言二十六卷。七言七十五卷。係明代翻刻汪綱本。一闕卷七十四。十四一闕補五言卷十五。六七言卷八。十五卷六十三。十三卷七十四。十三是前編所收二本。但有缺頁而無缺卷。又後編宋板集部一本。四函二十四冊。汪綱本不言闕補。則尤爲完全之本。後編之書。當四庫開館時。或尙未入中祕。而前編之書。固在四十七年以前也。總目四十七年成何以館臣未及見也。前編提要云。考是書宋時舊本有一百卷。一百一卷之不同。其一百卷者。爲邁所自刊。半刻於會稽。半刻於鄱陽之本也。一百一卷者。爲汪綱守越時所刊。合鄱陽會稽之本而併刻之者也。又有吳格重修本。則僅屬會稽初刻之本也。此書爲一百一卷。乃依汪綱本翻刻於明時者耳。觀洪邁自序。言今以所編合爲百卷。刻之蓬萊閣中。序後

又有自題云。越府所刻七言至二十六卷。五言至二十卷。而奉祠歸鄱陽。惟書不可以不成。乃雇嫠匠續之於容齋。旬月而畢。此百卷之名。與刊刻之地。言之鑿鑿無可疑者。故陳振孫書錄解題。嘗爲詳悉言之。謂邁編七言七十五卷。五言六言二十五卷。卷各百首。凡萬首上之。振孫所言固指會稽鄱陽合刻之本也。此書所載汪綱識語。則謂唐人絕句一百一卷。半刻會稽。半刻鄱陽。嘉定癸未。新安汪綱守越。遂榻鄱陽本併刻之。使合而爲一云云。是綱已變稱一百卷者爲一百一卷矣。原其互異之故。邁所自刻五六言共二十五卷。此本則以六言分出。列爲第二十六卷。故增多一卷也。據此所言。於是書源流頗爲詳盡。前編所收凡二本。竝一百一卷。本非洪刻之原書。四庫所收九十一卷。下注內府藏本。總目提要云。原本一百卷。以百首爲率。而卷十九至卷二十二皆不滿百首。又五言止十六卷。合之七言七十五卷。亦不滿百卷。目錄後載嘉定紹興守吳格跋。謂原書歲久蠹闕。因修補以永其傳。此本當是修補之後。復又散佚也。是四庫所收者爲吳格本。與天祿琳琅書目所稱吳格重修本。僅屬會稽初刻。

之語不合。查慎行人海記。養心殿送到萬首唐人絕句一部。真南宋本。前有洪容齋序。紹熙元年刻於越州蓬萊閣。初止四十卷。既而容齋歸鄱陽。續刻成書。遂滿萬首之數。每一卷計詩百首。共一百零一卷。紹熙三年奏進重華宮。壽皇稱其精博。賜茶一百斝。清馥香十帖。薰香二十帖。金器一百兩。遂復上表謝恩。前後劄子奏狀俱載卷首。至嘉定癸未。新安汪綱守越。遂揚鄱本并刻之。今本卽嘉定中合刻者。但檢對目錄。現存僅七十五卷。缺二十六卷爲可惜耳。據查所言。前四本外又有七十五卷之本。天一閣書目所錄亦七十五卷。與查所見同。是內府所藏共有五本。而四庫館臣所見者。但有九十一卷之本。豈以完全之本。當時極爲珍惜。故未發交四庫館歟。查所見者。既爲南宋本。大可寶貴。豈以其殘缺之本。故天祿琳琅書目皆屏而不錄歟。此其故不可得而詳矣。容齋三筆稱余所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而六言不滿六十。信乎其難也。是六言六十首。實在萬首之外。因不滿百首。原編增於五言之後。汪氏析出自爲一卷。爲一百一卷本。遂有畸零之數。非體也。又

後編首部。御題算經爲周髀九章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緝古七種。乃宋秘書省本。而四庫總目所錄者。張丘建緝古二種。係汲古閣影宋鈔本。周髀九章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種。係永樂大典本。其周髀一種。舊有刻本。中多脫誤。館臣以永樂大典本校定。故亦爲永樂大典本也。總目之成。在四十七年壬寅。而御題算經。則四十八年癸卯。得書在後。故館臣不及見。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所收算經。有孫子五曹張丘建緝古四種。並汲古閣景鈔宋秘書省本。與天祿琳琅書目本。同出一源。四庫所收張丘建緝古二種。注云。吏部侍郎王杰家藏本。是景宋鈔本。人間不止一部。不及毛氏汲古閣七種。並全。後來毛本鮑氏得其四。其餘三本。又不知流落何處。雲煙過眼。聚散無常。豈獨書籍如是哉。

劉平國碑跋

施均甫劉平國碑跋。此碑在今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二百里山上。五年夏。有軍人過其地。見石壁露殘字。漫漶不可識。或以告余。疑爲漢刻。秋八月。余請於節師張公。命總兵王得魁知縣張廷楫。具氈椎裹糧往拓之。得點畫完具者。

九十餘字。按文稱永壽四年八月。永壽爲後漢桓帝年號。漢書桓帝紀凡年號六。建和平永興永壽延熹永康。其稱永壽凡三年。四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漢書龜茲國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後漢都雒陽。視長安較遠。其時當未奉改元之詔。故稱永壽四年耳。云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左將軍即左將。其下尊稱之。非官號也。云東烏累關城。漢書烏累城都護治所。在龜茲東三百五十里。按溫宿今阿克蘇。姑墨今賽里木拜城。龜茲今庫車。賡里木至庫車百餘里。今至刻石處二百里。已越龜茲而東。距烏累城不遠矣。云京兆長安瀉于某作此誦。後漢雖都雒陽。長安乃其舊都。故仍稱京兆。關外漢碑如燉煌太守裴岑沙南侯獲碑。先後見於海內金石之錄。茲碑至今始出。豈非文字之顯晦。固有其時與。裴岑侯獲劉平國。均於史傳無攷。而三碑略見事蹟。吾意西域三十六國。兩漢都校尉之所到。必有紀功述事之作。刻之荒崖邃谷。雨淋日炙。更千餘年。而光氣不可磨滅者。庶幾得盡拓以歸。以補班范兩史之缺乎。光緒八年十月。案西域傳云。都護治烏壘城。

累字作壘。碑作累者。譯音之異。猶唐時有渠離都督府。即此傳之渠犂也。補注。徐松曰。今庫車城屬策特爾軍臺。及其東車爾楚軍臺。皆烏壘城地。傳又云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尉同治。補注。徐松曰。河水注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周壽昌曰。徐引河水注爲誤證也。案傳上特云都護治烏壘城。明此城爲都護專治。其國王附居城內。故此傳又云與都護同治也。每國傳皆云至都護治所若干里。龜茲國傳又申明之云。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直以都護治作準的。諸國視爲地望。無有他屬。故於烏壘下不書王。亦不言治所也。先謙曰。後書莎車傳云。莎車王賢分龜茲爲烏壘國。徙媯塞王駟鞬爲烏壘王。此未詳烏壘立國始末。似西漢專取爲都護治所。至東漢始立爲國。故本傳無國王兩字。唐置烏壘州。屬渠離都督府。今策特爾地。爲哈喇沙爾之屬境。水經圖說云。當在今庫車城西南接庫車河。徐松曰。城都尉蓋掌一城之兵。雖言同治。應別有垣墉。以處將吏。如今西域回城中。別爲鎮城之類。據後傳都護在埒婁城。或別城名歟。本按烏壘戶僅百一十。蓋屬

龜茲之小國。無王而但有都尉者。碑云東烏壘關城。東對西而言。是漢時實有此二城。徐云別有垣墉者是也。傳又云龜茲國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與碑符合。力輔下跋無君子。豈原碑文已蝕歟。西域之官以君名者二十二。力輔君則惟龜茲有之。後書班超傳。龜茲王遺左將軍云云。是當時左將亦嘗稱左將軍。惟傳所云。並西域諸國之官名。非漢之官名也。漢官之在西域者。武帝時曰使者校尉。宣帝改曰都護。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班超爲都尉。其餘官有副校尉。有戊部侯。有軍司馬。有掾。班勇爲西域長史。即都護之改稱。靈帝熹平中尙稱西域長史。戊己校尉。見後書西域傳上距永壽不過十餘年。是漢之官名。始終未改。不得有左將軍也。漢時西域各國之官。並佩漢印綬。此碑題曰龜茲左將軍劉平國碑。當是龜茲之官。而佩漢印綬者。碑文剝蝕過甚。其因何事立此碑。已不可詳。均甫此跋。據初搨本而言。其後捶搨過多。字之可辨識者更少。余向均甫索得一紙。則跋中所言。惟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東烏壘關城。文尙可辨。而左右將諸文已不能辨。其他可辨者。祇民喜長壽四字。

文意相屬。餘則難辨矣。

吳興沈子惇丈今世所推爲法律大家而其勤學好問至老不倦世多未知之沅於近日始得丈所爲各種筆記讀之私歎其深博無涯涘此枕碧樓稿多古籍題跋謹登數首於報中其天一閣書目跋往復咏歎筆力又何減歐公集古錄序耶丈近日方裒集舊藏秘本自刻叢書尙未竣工也鄭沅識

此種情形，在當時固屬罕見，然其所以罕見者，實由於當時社會之進步，與國民之覺悟，已達於一定程度，故其對於國家之責任，亦隨之而增加。此種責任之增加，實為國家前途之希望，亦為國民進步之動力。然其所以能達於此種程度者，實由於當時社會之進步，與國民之覺悟，已達於一定程度，故其對於國家之責任，亦隨之而增加。此種責任之增加，實為國家前途之希望，亦為國民進步之動力。



越縵堂筆記

閱朱文正公知足齋文集。大興文無他長，而清雅簡慎，自爲可傳。其傳誌諸作，多可備國史之采擇。御史曹錫寶知縣武億兩墓誌，尤可觀感。蓋大興當裕陵末年，厄於和珅，幾得奇禍，而兩公皆能力與珅忤，虛谷風塵外吏，尤爲難能。故以兩誌連屬一卷中，言之甚切，固亦有爲而然也。

惜抱軒文集有博山知縣武君墓表專提杖和珅所遺提

督番役一事言之甚詳較此尤有聲色

梁文定墓誌，封儒林郎邵翁墓志，何母申太夫人墓志，爲吾鄉文獻所關。邵翁名陞，乾隆丙子舉人，精於經學，與二雲學士爲族兄弟。學士嘗從受業者，世稱梅林先生。其子即瑤圃編修也。此志略舉其說經數則，又稱編修秉其口授，故最精於樸學。甲辰會試殿試，皆以對策典核擅長。殿試以誤書一字，置一甲第二云云。編修著書甚富，已梓者有說文羣經正字及文

集詩集。予俱未見。又聞其於學士爾雅正義。訂正甚多。蓋學士之學。精綜經史。名滿天下。編修杜門數十年。聲華闇莫。專心攷訂。實視學士爲尤密。惜兩公之後。式微殆盡。邵氏族姓。汽今爲顯官得科第者不絕。而皆曹不知學。二雲氏之書。僅傳爾雅。瑤圃氏至世無知者。可歎也矣。

詣庭芷譚。晤江西人尹湜軒孝廉。濟美四川人敖金圃庶常。册賢共閱湖南孫

侍講鼎臣所著通論。尹君著有毛詩管見。又素爲古文者。今日見其題某氏族譜後一編。頗簡潔。知古文法。敖君聞善爲詩及駢文。未見所作。其人皆樸素可友也。孫侍講力闢漢學。謂粵寇之禍。實由於此。其殆病風之言歟。

得平景孫書。以蕭山近儒王穀人先生。宗炎晚聞居士集見借。蕭山二王。穀人

香氏之學。精研兩漢。常恨其書不傳。今得觀此集。亦吉光片羽之珍矣。

庭芷以胡文忠讀史兵略見借。此書共四十六卷。摘取左鑑通鑑之言兵事者。依時代爲次。不加論斷。每條下間有附注地理。攷證頗核。差爲可傳。否則直鈔胥耳。首有使相官公序。言與文忠共爲此書。而每卷之首。但題益陽胡林翼纂。

胡序言編輯者。江甯孝廉王士鐸。分輯者楚中孝廉胡兆春。張裕釗。莫友芝。諸生丁取忠。布衣張華理也。

偕允臣閱市。見有近人王瑩所編國朝文述一帙。借歸閱之。乃從經世文編錄出。而稍增入數編。因夜讀之。略徧。至四更方寢。瑩字亮生。亦有文名。其書分類編次。不依時代。中如顧亭林與友人論學書。汪文端由敦上徐大司論從祀書。張蒿菴袁氏立命說辨。黃梨洲六世祖小雷府君萬里尋兄記。陸周明墓誌銘。董文友宋太宗論。全謝山曲端論。孫文定三習一弊疏。劉才夫阮君傳。彭秋士先府君述。亡妻龔氏墳銘。錢竹汀七出說。章實齋原史。永清義門列傳序。韓節婦傳。彭尺木曾孝女傳。陳和叔傳。張積石春秋常事不書解。夫人無歸甯禮辨。性述上下篇。管韞山春秋公羊說。陸郎夫與王惺齋論佛教書。王蘭泉續復仇論。與畢秋帆論續通鑑書。慰忠祠碑。郭舟山廡碑。王惕夫故明二楊將軍傳。李忠毅公行狀。姚姬傳朱竹君先生傳。洪稚存邵學士家傳。惲子居辨微論。彭甘亭劉晏論。錢心壺記強忠烈事。皆佳文也。

閱趙鹿泉先生尙書質疑。讀春秋存稿。春秋三傳雜案等書。皆礪核可傳。先生官位通顯。著書滿家。皆根柢深厚。不爲侈張門戶之談。而世之言漢學者。顧罕及之。豈以其未嘗攻擊宋人歟。

遊廩市。買得石注金剛經一本。乃康熙間揚州人石城金據南唐道顛法師石刻本爲之注解。其中有注有論有講有證有音。頗簡淨得訓詁法。乾隆間納蘭曉楓少詹慶齡刻之。而翁覃溪爲之序。是經注本甚夥。以此爲最善。其板已失。都市頗不易購。佛家此經。猶吾儒之易。爲文字之最先。包蘊衆義。無微不入。其後楞嚴法華圓覺蓮華四經。則猶書詩春秋禮記也。華嚴猶周禮。小品涅槃猶儀禮也。心經維摩詰經。猶論語孟子也。以上九經。皆夙藏之絳趺閣。先王母倪太恭人所朝夕持誦者。予嘗謂九經之外。若法苑珠林佛祖通載五燈會元三書。則猶儒之三史。皆叅宗乘者所必須也。

詔廩市閱書。見有程侍郎遺集。乃歙縣程恩澤春海所著。前有祁相國及道州何子貞太史序。侍郎文章學問。譽重一時。是集寥寥。僅其梗概。詩賦以外。惟傳

誌祭文數首。肇十有二州等經解三四則耳。阮文達爲作墓誌。言侍郎著述。惟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寫有定本。可知其散佚者多矣。

錄宋文憲護教編序。凡一千六百八十字。敘述釋家教禪二宗源流同異。如數諸掌。吾儒學派陵夷。淆雜。乃無人溯漢迄今。爲之分別訂正。可嘆也。潛溪史學甚疏。經學尤非所長。而於旁宗之學。能淹貫如是。其負一代盛名。良非無故。佛氏教禪之別。猶吾儒漢學宋學之分。然釋氏能見性成佛。自可不泥文字。故不得謂禪純於教。而儒之本在經。經之本在名物。名物之本在訓詁。宋儒乃欲以禪爲學。則何歟。

歐陽永叔元夕生查子詞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滿羅衫袖。辛稼軒生查子詞云。去年燕子來。繡戶深深處。花徑得泥歸。都把琴書污。今年燕子來。誰聽呢喃語。不見捲簾人。一陣黃昏雨。全本歐公。而風調殊減。蔣竹山虞美人詞云。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中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

下髻已蕭蕭也。悲懼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則機勢亦做歐辛。而杼柚全別。所謂善脫胎者。今戲合歐蔣詞爲癸亥元夕虞美人令云。少年元夕庭前地。燈陣花圍綺。中年元夕逐笙歌。到處青山燈影酒人多。而今老作京華客。淚洒思親節。典衣猶自買燈看。萬一春燈畫裏見家山。雖工拙不同。而悲歡益異矣。

閱姚薑塢編修範拔鵷堂筆記。其第一卷至第四十三卷。皆校勘羣籍。自經史諸子以及文選楚辭文心雕龍韓昌黎集王荊公詩集王阮亭古詩選方望溪文集。俱隨條訂正。或專錄善本。或叅存己見。掇拾叢殘以成一書。姚氏之學。頗左袒宋儒。服膺方氏。然其說經。雖間亦駁鄭注。攻唐疏。而深信近時何義門惠松厓兩家之說。故鈎校謹嚴。猶不矢章句家法。史子諸集亦多攷證文義。不務議論。尤留意於地理。其中儀禮一卷。漢書十卷。文選三卷。爲最善。所論詩文亦多當。薑塢以望溪爲鄉里私淑之人。然於遊豐臺記。則譏其少與戴褐夫即戴名世締交。難後更其名曰宋潛虛。集中不復相及。於李剛主墓誌銘。則譏其過自夸

詔以暴亡友之過。誌有以語崑繩者語剛主剛主立起自責云云姚氏謂崑繩才士剛主北方學者其毀程朱亦南師於毛西河而藉以自張顏習齋之門庭未必望溪數言所能折也况李所刻恕谷集具在其毀程朱之言猶班班也何嘗鑄削耶又謂此誌皆斷續以不知古人神理融結之妙而求之於所謂義法少自離於禮部尙書楊公墓誌銘則譏其稱直隸爲北直之局即筋脈弛散不屬矣

誤於萬季犛墓誌則幾其前云史彙不知所歸後云具存華亭王氏爲失檢可知其實事求是矣第四十四卷爲文史談藝論古今詩文優劣時有特見如曰字句章法文之淺者也然神氣體勢皆階之而見古今文字高下莫不由此宋人作序前多有冒頭序其原由情節惟昌黎不然闕頭湧來是其雄才獨出處又曰凡文字輕利快便多不入古纔說仙才便有此病李太白詩蘇東坡文皆有此患莊周亦間有之又曰左氏之文須看其摹寫點綴千古情事如覩而天然葩艷照映古今曰戰國策可謂能文所少者蒼黯含蓄之致又西漢文法莽蒼亦有過於硬挿又曰韓昌黎畫記學考工而或者謂似顧命則不然渾穆莊重豈能如顧命哉又曰王文可謂惜墨如金又曰震川惟傳記文爲佳而序文平順流衍十首一律又曰弇州惜震川銘詞不古人多詈之然銘詞不古自是

病。如昌黎銘詞。何嘗平順。又曰。歐公文每於將說未說處。吞吐抑揚作態。令人欲絕。又曰。歐公文字玩其轉調處。如美人轉眼。又曰。句字之奇。宋以後大家多不講此。亦是病處。皆與予平日所論暗合。又論沈歸愚明詩別裁集云。大雅不作。詩道淪蕪。歸愚以帖括之餘。研究風雅。自漢魏以及勝國篇章。悉所甄錄。述其生平門徑。依傍漁洋。於有明諸公及本朝竹垞之流。緒言餘論。皆上下采獲。然徒資探討。殊妙契悟。結習未忘。妄切大乘。昧蜜味之中邊。眩寶器之飯色。未得爲得。未證爲證。禪家所謂用盡氣力。不離故處。淮南所云。有以言黑白。無以知黑白也。茲選亦仍雲間秀水之遺意。而去取未當。負滄溟之瑰奇。笑鼠璞之未辨。徒標矜慎。漫詡賞音者矣。此段議論。尤契鄙懷。又痛詆吳修齡圍鑪詩話之謬妄。趙秋谷聲調譜談龍錄之無足取。亦爲知言。第四十五至四十九共五卷。爲雜識。乃隨筆劄記之屬。首爲南豐年譜。僅撮其大畧而未詳。次爲諸賢生卒考。尤寥雜不成書。餘俱雜記。散文佚事。多有可觀。末爲梯愚軒臆簡。皆言釋氏之學。間亦加攷辨。

王述菴言先生深通佛乘爲天津山長數與書論佛頂蒙鈔及成唯識論往復數百言不已佛頂蒙鈔者錢穆齋所

注楞嚴經也

此五卷雖無詮次。然足見其學之博綜。上可希困學紀聞之雜識一門。次亦不失爲明代焦竑澹園筆乘。李日華紫桃軒雜綴之類。在近時雖不敢望養新錄龍城札記諸書。正可與梁氏庭立紀聞相爲頡頏。第五十卷爲續編。則皆其校訂之遺。自戰國策至吳梅邨集。又增以雜文共若干條。薑塢原名啓涑。改名藪。字南青。桐城人。乾隆壬戌進士。在翰林未十年。告歸不出。所著尙有援鶉堂詩集七卷。文集六卷。其曾孫石甫廉使。先合是書刻於閩中。後以筆記失於讐校。多有謬誤。及官淮上。乃屬其鄉人方孝廉東樹爲之校勘。整比。重有增益。蓋皆從所評注書籍中搜輯而成。竊嘆國朝儒林極盛。其著書滿家。湮沒不傳者。何可勝道。而薑塢生無專書。數十年後。乃能蒐綴單零。裒然成集。是賴有賢子孫力也。石甫名瑩。嘉慶戊辰進士。以文章經濟名。道光庚子辛丑間。官福建臺灣道。禦夷甚有聲。咸豐初。起廣西按察使。卒。著有石甫文集。及東槎記略等書。皆早行於世。東樹字植之。曾遊阮文達之門。頗究心經注。以淹洽稱。而好與漢儒爲難。著漢學商斂一書。多所殫駁。言僞而辨。一時漢學之燄。幾爲之熄。

此書中附注甚多。雖亦有確實處。而往往借文攻擊。於惠氏定字每譏其阿鄭而愚。又好爲簡古語。而宋人語錄措大氣。時時流露。自言於此書用力甚勤。而前後矛盾不相照覆之處甚多。文字亦多譌誤。其中有云。先生評校文史。訓辭簡古。如漢唐人語。學者習讀。宋以後文從字順。輕滑便利之文。或不能句讀。而轉疑其結澀。又屢稱姚江盧氏校書之精。是亦本心未昧者也。蓋塢與吾鄉胡氏天游交最厚。然其論沈休文宋書云。約本無史才。書成永明之世。於沈攸之皆目之爲逆。與魯爽臧質同類。又索虜傳。連篇錄拓跋詔文。於義何取。大約其書多仍何徐之舊。故一年即成。自造者少。若袁凱等傳。直鈔記注。無所剪裁。又書人官階。不遺微末。皆非史法。往時友人胡稚威不喜南史。而云沈約宋書極有意理。今尋之宋書。直無可取。稚威何嘗細心竟讀二史。因宋人稱南北史。故爲偏袒之論耳。以上姚氏語予謂休文書固不能無疵。其立符瑞志尤可不必。然大致詳密華瞻。本末粲然。非蕭子顯以下所可及。較之李氏南史。優絀自分。至目沈攸之等爲逆。則當時立袁粲傳。尙請之齊武帝。本朝忌諱所關。自不得不爾。

况其他耶。胡先生博奧能文，並時無對，何至於此二書未曾竟讀。蓋塢史學自後漢書以下皆未精究，故所記甚爲簡略，乃復輕詆交舊，殊病失言。其雜識第二卷載嘉靖末山陰諸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召鄉人，徐渭文長入夜良久乃至。學士問曰：何遲也？文長曰：頃避雨士人家，見壁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廻翔雒誦，不能舍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具來，張燈快讀，相對嗟賞。至於達旦。因明余翰編分試禮闈，學士爲余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熙甫果得雋，方植之謂此未知所出，文長非能深解熙甫之文者，恐好事者爲之，未可信。予謂青藤文固未能成家，然自有才氣，當時頗力欲與七子爲難，固非無識者。植之何以知其未能深解耶？此事自爲鄉邦文獻佳話，惜亦未知出於何書，當詢之博覽者。

再閱援鶉堂筆記，方植之附注最可取者，其論宋槧不盡善，及顏監漢書注非其本書，及明南雍刊刻諸史本末共三條，皆極詳盡，讀書者所不可不知。閱徐鼎臣文二，徐兄弟爲會稽人，陸氏南唐書載其世系甚詳，而宋史作揚州

廣陵人。據陸氏徐鍇傳云。父延休。唐乾符中進士。仕吳爲江都少尹。卒官。二子鉉。鍇。遂家廣陵。宋史遂因此而誤。今欽定全唐文從陸氏作會稽人。吾越自宋以前。無卓卓以經術文章冠一時者。二徐實爲崛起。是固鄉邑之榮矣。二徐說文。紹千載之絕學。訖今海內家有其書。而大徐詩文。今四庫尙存騎省集三十卷。小徐則散佚無幾。陸氏書謂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鍇卒逾年。江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則楚金詩文。固未嘗一日行於世。今文苑英華尙存十餘首。亦鱗爪僅見者也。鼎臣文多偶儷。雖不及燕許之宏麗。而高秀整拔。頗近常楊。五代宋初。固無其對。所作吳王神道碑。哀感古今。他若岐王墓志銘。文獻太子哀册文。齊王贈太弟哀册文。諸作均爲悽豔。其作韓熙載墓誌銘。雖極推崇。而中有云。公少而放曠。不拘小節。及年位俱高。彌自縱逸。擁妓女。奏清商。士無賢愚。皆得接待。職務旣簡。稱疾不朝。家人之節。頗成寬易。雖名重於世。人亦訝其太過。又云。向使檢以法度。加以慎重。則古之賢相。無以過也。皆直言不諱。當時後主於熙載方極力褒崇。

鼎臣於文靖亦有知己之感。而其辭如此，亦非後世所能及。二徐兄弟忠於南唐，楚金以國勢日削，憂憤得疾而卒。鼎臣當金陵被圍，奉使入宋，乞緩師。臨行時，請後主無止上江援兵，勿以使臣爲念。言辭慷慨，至今閱者爲之感動。而宋人小說，乃有歸宋後向太宗述後主悔殺潘佑、李平之言，小人不欲成人之美，類皆如此。所惜者，楚金卒時年已五十五，南唐贈禮部侍郎諡曰文，可謂身名兩全。而鼎臣隨主俘虜，至太宗時貶官凍死，猶之人。芙褚公不幸有期頤之壽耳。

閱寶應劉氏履恂秋槎雜記、劉氏玉馨璧齋遺稿、寶應劉氏之學、端臨先生最爲傑出。二劉亦白眉也。二書卷帙雖皆寥寥，然攷證經籍，原本古訓，俱精核可傳。中附凌曉樓薛子韻、劉孟瞻諸先生之注，尤邃密可貴也。

遊廠閱市，見有崇明施彥士樸齋道光辛巳舉人出所著春秋朔閏表發覆四卷，前有與張丹邨太守嘉慶戊辰進士往復書數通。其書多正陳厚耀之誤。

固專門學也。又歷代編年大事表一卷，推春秋日食法二卷，買之不成，因依櫝

觀逾時而罷。詣文華堂買王氏廣雅疏證。索價二金餘。又詣西山堂見有青浦吳廣成西齋所箸西夏書事四十六卷。西夏紀述最稀。洪北江西夏國志。世未得見。此書編年敘次。先標大事爲綱。而詳系事實於下。後又有按以評論其事。紀述有法。筆亦簡淨。惟斤斤於書法之美惡。殊爲多事。議價不合。別買春融堂集兩函。議價七千已成。又歷兩處而歸。

讀經世文編。學術門之原學。儒行法語。廣論諸文。禮政門之家教。正俗諸文。此書名爲賀制府長齡所輯。實出於邵陽魏默深一人之手。魏君博學有霸才。近宋之陳同甫。此書大旨。欲救儒之不適用於用。而其時當漢學極盛之後。實欲救漢學之偏。以折衷於宋學。故其去取。不免左袒於宋。而又欲合洛閩之性理。東萊之文獻。永嘉之經制。夾漈之攷索。諸學爲一。其志甚大。用亦甚要。惜其中如程魚門之正學論三篇。姚姬傳之贈錢獻之序。安慶府重修儒學記。圖懷庭之文士。詆先儒論。此皆猖狂不學。率天下而爲空疎無實之言者。何以濫登簡牘耶。程氏之言曰。宋以來七百年之書。浩乎若涉海之靡涯。難以究竟。是以窮居

坐論必玉篇廣韻說文爾雅之書。必康成服虔賈逵之末緒。以爲人心之巧。嗚呼。程氏以唐以前書存者不多。而視爲易讀耶。此真全不知學者矣。夫宋以後書雖繁雜。大率文從字順。泛濫荒謬。其最精者。爲諸儒語錄。又多糾纏空衍。千篇一旨。最其要語。一編盡之矣。而唐以前書。即以三禮注論。有一生不能究者矣。姚氏之言曰。今日學者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又曰。當朱子時。有象山永嘉之學。雜出而爭鳴。至明而陽明之說本乎象山。近時陽明之燄熄。而異道又興。學者競於攷證訓詁之塗。自名漢學。穿鑿瑣屑。駁難猥雜。其行曾不能望見象山陽明之藩。其識解更卑於永嘉。而輒敢上詆程朱。夫姚氏以爲漢儒之注。僅訓詁而無精義耶。毛之詩。董之春秋。鄭之禮。荀之易。皆僅見經之枝。而昧其根。得經之細。而舍其鉅者耶。象山之學。與新安互爲出入。且不必論。若永嘉則伯恭正則諸公。又何病於朱子耶。豈以呂氏身任文獻之學。固爲玩物喪志耶。若閻氏謂人之攻程朱者。以六經之言皆其所不好。劫於勢而不敢議。程朱去今

未遠。無聖人之號。於是以其宿怒積忤於六經之意。盡發舒於程朱。而不能復忍云云。則尤陰險小人之言矣。嗚呼。漢學固不能無蔽也。而其爲之甚難。其蔽亦非力學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爲漢學者也。惟深知其難。而又喜其密實可貴耳。至段氏玉裁朱子小學跋有曰。歸里而後。人事粉糝。所讀之書。又喜言訓故攷核。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追悔已晚。而戴敬咸祖啟荅其子問經學書有曰。今之經學。六經之本文。不必上口。諸家之訓義。無所動心。所習者爾雅說文之業。所證者山經地志之書。及其英華既竭。精力消耗。則茫然與不學之人同。吾家東原。蓋痛悔之。晚嬰末疾。自京師與余書曰。生平所記。都茫茫如隔世。惟義理可以養心耳。又云。吾向所著書。強半爲人竊取。不知學有心得者。公諸四達之衢。而人不能竊也。段氏之言。蓋其自抑以尊先儒。謙而非悔。戴氏未知果有是言與否。即曰有之。夫讀書未有不求義理者。其養心之言。即平時功力之證。著書可竊等語。則賢者之失言矣。夫著書固將以明前言。示當世。啓來學也。苟利於人。何必在己。且心得何物。而可公諸衢乎。

碩卿以翁覃溪手批戴氏遺書。屬爲審定。惟文集及毛鄭詩攷證詩經補注兩種。所批皆大字塗乙。盡言痛詆。其中未嘗記姓名及圖章。而觀其所言與其字跡。眞覃溪也。覃溪金石之外。絕不知學。凌仲子最爲受知高弟。而校禮堂集中。未嘗一引其說。閩人何郊海亦其高足。而跋經義攷補正。縷舉其失。謂覃谿譜錄之學。當推我朝第一。而說經非其所長。陳恭甫左海文集中。有荅覃谿書。力詰其所訂阮氏釋文校勘記。段氏周禮漢讀考之謬。今觀此書所評。或詆其文理不通。或詆其好造異說。蓋東原文辭簡質。多非覃谿習於文從字順者所能解。而覃谿又并注疏未嘗細讀。爾雅說文之義。尤所不知。故遂疑他人爲造作。如所譏深則厲。戴氏引說文及水經注證厲爲橋。此確不可易者。而以爲無往不造。可以知其妄庸矣。中有云。考訂是極要之事。何爲蔣心畬忽起而斥考訂之弊。實皆此一種人有以激成之。又有云。渠向日罵擗石。吾欲集同好至翰林公所。聲其罪。同人勸解乃已。夫心餘擗石。皆一小家詩人耳。蔣尤不知學。而覃谿睨之以爲助。覃溪佞於佛。此殆得婆羅門是我慢人之教。而加厲者歟。惟評

其論性諸篇。謂立志在駿朱子性即理也。常聞其口說縷縷矣。其實無所見。又曰。不過不甘以攷訂自居。欲顯其進窺聖道耳。到底一字講不出。又云。此等文字。頗與惠定宇易述後幅言性相似。實皆與經義無涉。則東原此等文。固不免支離。蓋戴氏師江氏。而江氏之學。由性理以通訓詁。戴氏之學。則由訓詁以究性理。江氏語言。頗有迂冗之病。戴氏亦覺稍晦。不若後來凌氏阮氏言性言仁之洞徹本原。而惠氏筆舌亦拙。其所發揮。往往枝梧。不如王錢諸公。至覃谿譏其如雜劇內裝出一帶眼鏡之塾師。粧作儒者模樣。則覃谿之自爲寫照矣。其稍可取者。天保詩羣黎百姓。戴氏引韋昭國語注。百姓即百官。謂凡經傳言百姓皆此義。覃谿引易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與能。孟子誠有百姓者。百姓親睦等語以駁之。差爲近理。然戴氏說本毛傳。於天保詩本文之義。自從百官解爲長。六經文字無複疊者。此詩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猶堯典所稱百姓昭明黎民於變也。覃谿評此條云。有心尋鬧。無怪擇石罵之。予按王述菴蒲褐山房詩話。有曰。朱竹君極推東原經學。而擇石頗有違言。每聚語及此。擇石輒面熱頸發。

赤。斷斷不休。蓋擇石於經學。僅勝袁子才輩一等。而與同時程魚門及覃谿輩固同調也。書中大批橫抹。行間幾滿。相其書字。可知其無儒者氣象爾。乾嘉以後爲漢學者。固多流弊。無論阮氏詁經精舍。及學海堂中諸子。不免依附剽襲。即如常州之臧氏鏞堂。莊氏述祖。徽州之程氏瑤田。汪氏萊。俞氏正燮。雖涂徑各別。皆博而失之瑣。密而失之晦也。亦非吾之所取也。毛氏之易。劉氏之公羊。所謂道其所道者也。尤吾所不知也。而毛氏說雖翹。要亦自博攷深思而得。終異於鄉壁虛造者。劉氏又不過漢儒家法之偏。此吾前所云。爲漢學者其蔽亦非力學不能至也。

書沈光祿起元題水西書屋藏書錄後云。光祿卿太倉沈起元循吏善人也。著有學古錄及古文而不知學。水西書屋者。歷城周編修永年藏書處也。光祿之言曰。昔人以書治舉業。今人治舉業而廢書。其言是矣。又曰。戰國叛道之書爲六經之蔽者。幸假手於秦火。自漢迄今。有訓詁之學。詞章之學。釋老之學。術數之學。小說之學。漫汗無紀。爲害彌甚。嗚呼。爲此言者。其將導世主爲秦政。舉漢

唐以來經師之注疏傳義。盡畀之炎火而後已耶。抑何其猖狂無人心之甚乎。古未有形聲訓故之不明。而能通經者。未有名物象數之不講。而能知學者。夫朱子理學之宗。而世推爲集經義之大成者也。然其言曰。一書不讀。即闕一書之義。一物不知。即闕一物之理。此不特訓故不可略。而詞章術數小說釋老亦在所不棄矣。且經之須訓詁。其事甚嘖。其功甚勞。其效甚微。昔人亦何好焉。而必孜孜於拾遺掇墜。抱殘守闕。若甚於性命身心之不得已者。蓋章句不明。即經旨晦。文字不審。則聖學踈。節文度數形器之不詳。則禮樂兵刑食貨輿圖。均不得其要。甯都羅臺山爲宋儒之學者也。其言曰。訓故不明。則文字根柢不立。支離杜撰。規矩蕩然。是誠見其本者矣。宋明以來解六經四子書者。往往有文義不順。近於害理傷教。國朝諸儒。深研古義。旁通形聲。多所是正。讀學海堂經解一書。博觀而約取之。得失之故。可以恍然矣。若夫詞章乃學人之游藝。術數爲方技之專門。皆非無益於國家者。不賢識小。君子何譏。必世人而盡爲程朱。則辟雍之地。又何所容其俎豆歟。



搜神秘覽中

續第三期

麻衣道者

麻衣道者不知其姓名誰氏之子。鄉里州縣常以麻瓣爲衣。蓬髮面積垢穢。然顏如童稚。雙瞳凝碧。多在定州真定保塞。人識之積久。未嘗啓口。惟緘默而已。見酒即喜。亦不至耽濫。人問其甲子脩短。及卜前因未來。皆書畫於紙。其言爲接引世俗。明了本性。大抵戒人歸於爲善。杜惡已而乖睽分錯。不可探索。人有言及邪穢戲之者。叩以水灑沃。指目而去。好爲禽鳥形狀。溢滿巾幅。復加毀裂。能自傳其形容。鑄如也。常有贊頌。得其一曰。這見有情忘我諸佛大恩。增長地獄。時時轉多。不忍見。不忍見。三轉淨行。不及愚夫五欲樂。不忍見。不忍見。亦不知其果何歸哉。

孔之翰

鄆州平陰孔之翰暴卒。歷日而覺。因言始有人引去。見一宮殿。朱衣王者坐其上。左右遮擁而出之。翰自省其死。恐悚戰股。口稱無罪。王曰。召汝證對王倫耳。之翰復曰。時異豈得而知。誤見追攝。王曰。王倫肆暴。今皆明白。惟在揚州山光寺前殺一家七人。不伏此辜。移檄會證當處地神。稱康秀才嘗過嗟嘆曰。豈無天道。豈無神明。死案徧檢。並無姓康者。再勒生案。主者云。今世託蔭孔氏。在鄆州平陰。乃卿也。遂盛氣呼指諸吏。問倫所在。須臾引一枷械囚人至。王指曰。此乃康秀才也。倫低首下氣。叱令持繫廊廡。火洋銅汁。漑灌其口。號聲苦抑。意不忍聞。之翰徐白以家貧親老。願得生還。以卒侍養。王曰。汝天數未盡。今事曉然。可得脫矣。令吏送行。出府門。見有鞫勘者。之翰問此何人。曰。胡判官。迺遷相近。乃之翰之舅也。相見悲泣。問問家事。因相引行。曰。地府六道。生雖熟聞。不得而見。今可一閱之。復過一門。見牛羊犬馬之類盈滿。胡生指曰。六畜業報。爲牛與犬爲最近於人。業緣將盡。還復人身。乃爲牛犬。此肉切不可食。嘗見世人無知。

橫多嗜樂。其它魚鱉猪羊之類皆爲人食料。充口腹阻飢而已。不加非理。即罪稀矣。又與之翰符牒一道。命二使者引視諸獄。再三戒曰。視此符。即門開。然不可久停止。速出可也。已而見門戶相次。各有守衛。人物怪變森懼。示以所持文牒。即啓關。所見髣髴受諸苦毒。經歷十餘獄。之翰四竅忽迸鮮血。使者急以水嚔之。即如故。復見一獄。陰暗廣漠。不聞音聲。問曰。此無間地獄。雖有文牒。不可開也。入則不復出矣。之翰誦金剛經。諸守衛獄吏皆合掌胡跪而聽。既終秩。乃由舊路至胡判官前。言別。胡生因告曰。天堂地獄。世人有信之者。有不信之者。信之者雖信而不明。不信者妄生端倪。其報愈重。其業愈深。汝今皆目擊之矣。當自勉勵。去惡就善。及祝託家事。即令二人遣行。道遠疲倦。逢一河流。上有小橋。其勢危殆。之翰欲涉。二人止之曰。不可涉。涉之即不還矣。渡橋復行。墮井而蘇。

方技

皇甫道人言。昔長安有黃翁者。家粗贍足。自持藥術。東走京師。流離歲月。蕩擗

幾盡復還故里。夫婦携持，不勝其勞。道傍有一貧人倚樹而坐，似欲售者。翁曰：爲我負擔數舍，即當報汝。是人唯之。乃與俱行。晚泊抵店，勤渠整辦，甚確法度。翁極喜之。乃售至長安，因而留焉。日使從携藥囊，幾一二歲。翁家計貧窘，夫婦悲嘆曰：橐中所留無幾，盡此闔門皆爲餓殍。其僕側聆之前進曰：主人憂中若是，所須幾何？翁曰：得五百千足矣。僕言此亦不多，當爲主人求之。翁曰：爾安得也？僕言某無他能，有小術可以致之。願於市廛中僦一棚欄，市好紙二千，筆硯剪刀瓦缶芻茭各一，乃爲置之。明辰與主翁婦俱往坐棚欄中。僕但以刀裂割紙幅，日將午寂無觀者。一二浮薄輩而來嗤之。僕乃剪一紙人，以氣吹行，且戒之曰：爾於州首招提中上刹竿坐。紙人即騰空而往。高人丈尺間耳。嗤者隨去。果如其言，莫不驚駭。須臾人環合，肩摩足踵。僕復剪一紙人，又戒之曰：爾往刹竿上，叫前去者同來，再以氣吹行空中，冉冉而進。人復隨之。果二紙人相繫而回。僕悉疊紙數百重，持筆謂稠人曰：今書一符在紙面，使皆津透。來年長安疾疫，此符即能却除之。每道當丐五十金，不然幸勿顧也。泊符就所言無復妄爲。

主翁婦應接左右不暇給。僕乃告曰：已五百千矣。遂以氣噓草而草生，火光焰相燭，以瓦缶覆其首，入坐於火中，乃不知所在。來年長安果疫，惟有是符者免焉。

張都綱

柳州張都綱嘗泛大海，風變弊舟，與數十人扶援頂蓋，飄蕩至一國，人皆婦女，形貌裝束特異，稠雜爭競，拍裂人而燄之，獨都綱哀禱而免，相與趨逐，別至一屋室中，見其主亦婦女也。遂扃閉不使他出。經歷歲時，一日忽有人來報曰：來日柳州張都綱宅，設天地宴陽大醮，拜請諸女應之。曰：俯期赴矣。都綱自念必其家，乃陳悃悞，願暫隨往，即還。至再三方喏焉。遂貯以布囊，使一女攬其首而背之，相與騰空而去。有頃既至，皆竚立於屋顛，都綱暗窺之，果其家也。見家人環匝一攝而哭，夜半將召呼誦淨天地呪，諸女皆走避，都綱亦於布囊中誦焉。女遂棄之而去，乃自屋極呼叫，家人驚睨，孰聆聲音，又疑其爲鬼物也。久而辨釋，詢其家曰：近傳破舟爲死矣，爲此薦嚴故也。

王仙

元祐二年十一月，太平州蕪湖縣東門小賈王仙因往歙州久而不還，其家憂焉。江淮間民多敬信巫者，即往求之，其神具言已卒矣。嘆其衣服不潔，棺襯挾小，令其家多爲因果以求超昇之地。聞者莫不嘆異。方圖薦拔，翌日仙乃歸，本無疾苦，故知邪巫多以災厄鼓惑愚下，比比皆然，豈預聰明正直之列耶。

蓬萊

熙寧中李秀才者，適沌場屋，乃泛大海與舶主交易。夕遇暴風，飄至一山下，漸聞鐘磬聲清徹，不省何所。沿山行訪，迤邐有石欄雙引，林木青陰，道左現一寺舍，屋宇皆玉石鑿刻，若化成者。遂造門廡，將登堂陛，見一僧居中跏趺而座，講解秘密，左右盡皆金帶紫袍，如翰苑相府之貴。遙見李至，僧呼曰：某來矣。延之坐末，有頃會散，中一金紫人延於別館，風韻雅麗，言論雍容，各有深趣。問世間事，搖頷而已。遂安處門側一室中而去。李詢侍人此何所也，曰：此蓬萊第三島也。適紫袍何人也，曰：此唐之裴度也。凡人處世功行超具，名繫仙籍，終還於此。

歷數數十人。皆古昔名士。比忘不記。又問此僧何人也。竟不對而去。信宿。僧謂曰。秀才至此。誠亦夙緣。然不可不觀。遂令資糧。三兩人與俱行。至一斷崖懸壁。峻立山之垠。雲霧晦蔽。遙於昏靄中。有三峯鼎峙。依約樓臺出聳。隱隱聞音樂聲。穿道廣圃。異品藥食。悉肖人形狀。果木扶合。名不可辨。暨還。僧謂曰。此非秀才久居。當奉助清風。一夕李丐藥種數本。僧曰。非惜也。但人無行德。可致海神。固特恐因而爲禍耳。乃尋舊路登舟。果得便風。流帆而歸。

張學究

相州安陽縣村。毗張學究者。幼年童牧。間或樵採。自晨出暮還。嘗於山之巖陬。見二人相對博戲。際積金帛。生自晨傍觀。不覺日暮。二人顧謂曰。脫汝襦褲。滿實散金。使負還舍。戒之曰。勿言所得之處。翌日當復來此。逮歸。父母疑難。生言其畧而已。晨興徑往。二人果復在焉。因贈棗子二枚。使食之。自是厭葷茹。不喜聞氣味。又勘合并縣門。使無達明。生亦夜半往。家人不能禁。二人喜曰。孺子信矣。可能隨吾游乎。生唯之。乃同駕雲而上。處山之巔。人迹所不到。居數日。生中

感父母口不敢發。二人相謂曰：復不可留，遣之便須臾足。拊冉冉雲動，墜於一坡上。夜約三鼓矣，遲明達家。自是日惟飲水，能道人災祥，四體出乳香。人丐之者，以手撫摸，隨意而足。人皆神之。後二年，香亦絕。忽葷茹飲酒，人問其始，瞢然有所不知，今在焉，愚人也。

船山藏

五代離亂，兵革紛擾，豪商大賈，往往以珍寶委棄深山大澤中，免罹喪亂，不可勝數。綿歷歲月，乃成變怪。今建州浦城縣之船山一藏是也。山有赤人赤馬，白人白馬牛羊之類，左右羅列，動以千百數。雜陳金寶，長曳數百步，而人未有得之者。山之垠常有字，隱隱出於石間，村氓不能辨書者多見之。後有人見而記曰：船山有一藏，或在南，或在北，有人拾得，富得一國，至今存焉。胡人過是山，必拜而去。

謠讖

人役於造化之中，於命則有窮通，遇時則有否泰，在物則有災祥。故雖山川之

鎮流。亦有因人之窮通。時之否泰。以兆於災祥者。可得而考矣。徐鐸。與化軍人也。家居朝京門外。未第時。有讖曰。拆着屋。爛着椽。朝京門外。出狀元。鐸將第而門果壞。黃裳。南劍州人也。家居於龍溝。未第間。亦有讖曰。掘龍溝。出龍頭。裳將登第。而溝果脩峻。前此有天花五色。夜降。至曉猶存焉。興化軍有壺公山。古讖曰。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壺公山欲斷。莆田朱紫半。蔡君謨興水利。灌民田。引水遶壺公山。而登第者於前爲多。繼興利者。鑿山而濬通。遂於朝廷間。朱紫者數人矣。

預兆

家府寶文未第時。丁內艱。自吳門扶護先祖歸閩中。於浦城昭文卿上相里卜地以葬。後有虔州陰陽流。善觀山水之形勢。乃歎曰。此地過三五年。當出狀元公卿。今龍首山已見矣。山之口有大溪焉。村人張氏用石爲堤。橫亘瀾漫。咸謂若盤石之固。雖洪水浩蕩。亦不可壞。時陰陽者又曰。張家堤壞。方出狀元。人莫不笑之。後逾歲。寶文府中薦名。張氏之堤已壞。衆以其言漸合符節。徐縣前山

中現五色氣。逾月不散。大風鼓蕩。走石拔木。占者以謂吉兆。再歲寶文遂魁多士矣。嘉祐中。寶文寓姑蘇外祖張氏之園齋。思古堂垂絳幕。與諸生辨論。一夕歸寧。大雷電雨雹。咸皆驚惕。忽聞霹靂聲起自堂之巔。少頃即晴霽。暨還啓戶。乃於寢室前壁柱間。追龍耳瓜牙之迹存焉。寶文少好書大字。深探古法。常有椽筆極大。置於几案。寓有意則揮灑飛逸。造極神理。盛暑中。常與表弟黃礪叟同憇闔廬山寺。於筆之心有芝草生焉。盤屈若花。亦先符之瑞也。寶文赴府試。列於西廡。御藥李舜舉時方蒞內省爲巡案官。素未之識也。忽至相揖。雍容而語。厚加異待。暨至省中。舜舉復爲巡案官。尤大喜曰。章先輩復在此位。今歲大事。非公而誰。來年春。廷試罷。果登魁甲。因詰訊之。舜舉曰。某非爲佞也。前得夢。西廡某間某位有黑龍坐其上。默數之。乃公也。省殿皆然。故知大事屬於公耳。寶文殿試罷。常得一夢。夢天門開。一龍降焉。奮身跨之。及項。傍有人曰。項下有逆鱗。何不攀角而坐。遂從之。乃騰踏而起。始寤。

熙寧十年秋。黃河大決於曹村下埽。上哀憫元元。爲之旰食。明年改號元豐。以牲玉告祭於河。乃首事焉。楛作者無慮十萬人。堤成。亘十有四里。詔命埽曰靈平。立廟曰靈津。推功於神也。方天子憂埽未合。主者數以疾置聞。請調急夫。盡撤諸埽之卒。又調旁郡。詔旨切責。吏卒畢力。又爲重埽九緡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卻。而埽下伏流尙浸漬。隄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爲。天子以爲憂。俄有赤蛇游於埽上。吏置於盤。視而放之。蛇亡而河塞焉。

隕石

治平三年正月十九日。常州人聞天上有聲如雷。或者曰。非雷也。日出已高。天色澄淨。忽有星如火炬。自東南飛流西北。有聲少頃而止。光下隨滅。滅處不見有物。但少煙氣。稍稍散去。非雷也。居十日。宜興人有持一小石來獻太守者。云是日有石隕縣之僕村許公門外。其聲魄然。聞一二里。某與里人驚走而視。地上猶髣髴有光。相與掘地。深至三尺。乃得此石。而置之手中。尙覺微熱也。太守取石以視。可重十兩許。欹斜不圓。微雜金鐵。無絕異者。潁川有落星觀。大小數

塊大槩若石而非石。傳聞始墜時，亦有聲震動，光芒輝赫，今尙在焉。

黃鶴樓

鄂州黃鶴樓，覽山水之勝，誠爲清絕。頃年有抱關老卒，夜偶不眠，起視樓前，天淨風寂，明月澄淡，見三二人着屐，聲響空山中，疑其鬼物，熟睨之，又疑其爲人也。語笑自若，叩山之石，其聲鏗鏘然。三叩而門忽開，二三人者自門而入，煙靄冥晦，漏盡雞數鳴，復自石戶而出。老卒再拜，且願執事焉，皆笑而不答。其中有一答者曰：汝骨凡俗，不可蒞吾趨屬，因告貧困，欲得資賄濟世，遂爲之指山石，嶮巖中一金曰：與爾此可以贍足。老卒驚喜，重不可肩，得之歸室，光彩貫焉。人爭窺視，訴訟入公庭，視其金似石非石，若鉛非鉛，不識果仙耶？果非仙耶？老卒之遇，真所謂遇而不遇耳。

郇公

吾疾九代祖避黃巢之亂，自洪州武寧徙於建安浦城。七代祖事王審知，王閩中，爲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僞唐李氏舉兵來伐，太傅將兵禦之，遣二校求救於

審知失期，將戮以徇。夫人練氏請赦二校曰：世方亂，人未易知，當責以後功。二校得以脫去，而仕僞唐。後時一校王建封者，爲李氏將兵，議屠建安城。太傅已捐館，夫人猶家城中，潛諭一言，建封懷舊德，降其城而完其民人，知吾族之必大也。歷世衣冠，遂相推紹，至叔祖郇公而始盛，如人之所期矣。郇公之未生，鄧國太夫人夢陟山巔，禮高廣坐，授玉像一，既喜寤。郇公之始生，太師密公夢相拜者於前，傍有人曰：相而拜，台輔也。二尊嘗爲詩以勵之曰：吾家累世多陰私，今日青雲豈假梯。已而果然，闕江南臺，古傳沙合者出相。郇公之入西樞，而沙已憤爲洲矣。既正宰席，乃大固焉。公方爲省郎時，楊文公億屬廣坐，謂公曰：希言當爲賢宰相，推公之輔。仁宗皇帝，安安天下，清忠肅艾，萬邦以揉，而人克服，則文公之言至矣。

傅大士

錢塘龍山伽藍中，有傅大士真身在焉。因觀大士之遺物，可得而紀矣。藕絲織成彌勒內院一，其巧妙法度，出於自然，惜其歷年如在髣髴之間耳。王補之以

謂其功非鬼非人，以予觀之，故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叩門槌，一云叩九重門者，乃此槌也，不甚昂大，亦無特異者。銅鍾，一叩之，其聲雜踏然，無清越聲，似銅而非銅，若鐵而非鐵，妙光檀香枕，一人之有疾病者，剝其香煮湯飲之，其患未始有不差者。筆架二，硯瓶一，皆陶器，木撲之所爲，又大士嘗齋餘遺飯及蔬茹於山，皆化爲石，今有二焉，白者飯石也，青者菜石也，尙能辨其形跡，可考證之。聖人以身顯化，或出或沒，隨世之緣，又況於物耶？人之於此，不原其心，特有異以待焉耳，誠物之所化也。

黃鑑

黃鑑學士，生七歲而不言，其祖愛之，以謂風骨之美，當大吾門，不宜有是也。每遇景物，必道其名，達其理，以指教之，然終不言。一日，又謂之曰：楊文公幼不言，文公之父因告之曰：後園梨落籬，神童知不知？文公忽聲聲對曰：不是風搖樹，便是鵲驚枝。汝風骨若是，何爲不言？鑑竟不對。它日，又携於河亭之上，顧謂之曰：水馬池中走，凡三告之，鑑忽對曰：潛龍夢裏驚，其祖大喜曰：我知此兒不同。

矣。自是而言。後鑑歷清顯。然惜乎不能致身於禁掖侍從之間。而亡命矣夫。

高僧誌

普照大師歸詮。生於真定永安。年十八。師事金牛懷忠禪師。骨格成而通理達性。河朔歸之。凡將有所適。士人踴躍塞道。橫經受供者常數百人。元豐二年十月十九日。中盥浴。右脇而逝。後七日。郡中爲師致齋。飯食未訖。定武有遣介燃香來者。師忽從臥起。跏趺而坐。形色安靜如平生。師孩童時。有僧丐飯於師母。母取漿以饋。僧指師謂母曰。此兒應出家爲大法器。母拜稽首。忽失僧所在。嘗譏於欒城。人或見師室中有神光。如寶色燈雲。環室三匝。卒墮師懷。師之滅度。遠近縱觀。皆即肉得五色舍利焉。又衢州豬頭和尚。嘗若風狂。走街衢中。性嗜豬頭肉。多丐於市人。人始嗤之。既見習之久。亦不以爲怪。莫知其異也。它日輒過僧寺。求升法座。乃跏趺而逝。留一頌曰。頂門一隻眼。照破四天下。除却涅槃時。其餘總是假。又曰。豬頭千片。不嘗一箇。州人環集歸禮。後數日。有老尼者。素與師爲袍服。乃至座前大慟。師忽開目大笑。人皆驚異。時有官吏與師最相

知遇。聞其復來。遂造寺。且責其不能穎脫。師曰。不當若是耶。遂瞑目而終。今塑其真身在焉。

金龍硯

歙州汪氏家始貧乏。不能自給。父子多入山陬。坐盤石。結草屨。以爲業。常見石上有紅光。亘日夜則黃氣充塞。深相疑嘆。乃夢一白衣老人告曰。我爲汝守此寶。彌久。可早發之。它日議定。即碎石深探。得一匣。匣中有石卵一枚。因懷而歸。置所居室中。夜則光芒交射。愛其潤澤。欲求善匠治具爲硯。翌早。即有一老人造門求爲之。中有化成金龍。盤屈宛美。自是家業日益增羨。聞有衣冠出焉。

善報

內殿崇班畢周臣。常謂予言感應之事。向在陝西水西石壁寺中。乘閑與同寮爲基會。一日西山忽然有聲。若雷震。響數里。人皆驚擾。不知所之。因見山裂數丈。現出一石。坎內有一僧。若禪定者。異香馥郁。觀者如堵。所披之服。宛然若新。頃皆化爲輕塵。四肢微微有垢文。細睨之。頭足皮膚中。悉無骨與肉。皆五色舍

利先寶文云。在河東時。亦覩三事甚異。在太原府日。城中有白馬遶城。走及三日。不可拘繫。忽死於正街中。官中依常剝納。皆有舍利。因贈予數十顆。大小不等。如石卵狀。又有一卒素好善。日夜常持誦經。一夕卒。火化之。其項骨有十六節。若羅漢狀。眉目悉皆完具。

卜祝

元豐中有中書吏人袖黃牒而出。輒失之。慮蹈州憲之重。無所不加求探。凡卜祝之有符應者。未嘗不詢考焉。或者曰。李翼精於六壬。詳味災福。深可尙也。吏遂訪之。具道其事。翼分布內外象。有頃告之曰。來日當自西門而出。行及三里。即轉東去。又約至一里。必發聲大哭。更當前去。見屠殺之家。可訪隣比有書算者。必得之。遂受其指決。翌旦往焉。自西門出。即之東方。果及里餘。吏憂中惶惑。復視荒冢纍纍然。不覺哭泣。迺避見有一二家。誠屠解者也。詢其左右。得一王翁焉。於鄉社間。能書畫操算。但年久風疾。不能履耳。吏愈疑其非。再叩之。令轉達是意。王翁者笑曰。何以知在此耶。丐之數十千而得之。且曰。日前老妻至曹

門街有揮袖而行者。於稠人中委一黃牒於懷間。因得而歸。方欲入城。使人購之。其卜祝之精有如此者。

失明

太平州蕪湖縣吉祥寺僧楚暹。俗姓石氏。嘉祐二年清明節。輒雙目失明。乃發誠心。日於齋粥前默誦金剛經十卷。率以爲常。至熙寧六年冬至後二日。右眼忽然明徹。今尙在。甲子七十二矣。又有老媪亦患瞽疾。或者誦觀音經以授之。曰。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媪敬誦未始一日廢。彌久目亦復故焉。

原分

代州大石寨卒杜慶緣。應報入州道中。見山之巔。有二紅物相搏擊。其狀圓而有光芒。因竚而觀。有頃。一物如勢不勝。墮於野水中。光彩兩騰貫。慶疑而視之。惟有二三科斗中焉。遂取之。繫於衣裾間而回。至寨中。乃金一塊耳。慶素好博易。徧往酢價。市人秤之。或重或輕。多少不能一辨。遂質錢於僧邢氏者。它日是

僧輒失之。飛往義興寨倉壁間一龕中。官吏異其事。細相傳玩。上有鐫字一行。云大石寨出軍兵士杜慶金。時雖入官庫中。人皆傳播。慶聞乃自陳。即給還焉。吳敦禮侍禁。常任德州平原權酷。一日家中人見白天有一物青綠色。若曳數丈繒幣。將墮於解庭中。疑爲不祥。皆叱唾之。其物即復騰去。髣髴有頭角狀。一見童擲躍以手。空中採取之。得二十五金焉。又於解舍後廟側遶一大木三匝。戛搏有聲而起。三日中是木下聞若人般挈錢聲。有收產蓐婦云。市中趙氏家失一錢龍。極憂之。此是也。安肅軍朱氏家素貧乏。他日巡警卒爲之曰。長史有何警兆。某數日爲見大車中般載財寶入長史宅中。不知其數。疑必有以先爲祥報者。朱氏始極拒其說。後祝之曰。誠有之。近日爲見金帛積滿廊廡及堂陛間。欲遺之數萬。使其息言於人。其卒謝曰。某果有福。卽入某家。數萬何爲哉。某苟無福。雖受此賂。亦何由安。竟不受而去。自是其家興進。卒伍中有知分如此者。

胡用琮

江州太平觀道正胡用琮。雙目偶失明。乃罷職事。嘗令人引援而行。經歷時月。勤服藥餌。未有退證。一日天大雨雪。人言有貧者口嚼一筋。坐觀門堦砌上。貨墨。一金一寸。人亦稀售之。用琮因令人引行至觀門。問之曰。爾在此何以爲養生耶。貧者曰。我無他能。爲日貨墨得三二十金爲生耳。今日適當大雨雪。不能入城。遂憇此。而人少顧者。用琮憫之。丐之五十金。自此日以爲常。貧者不復市墨矣。它日未達明。忽叩門告辭。關鍵不開。相隔而語。一不以惠金爲謝。但曰。我遺君此墨一寸。請自保之。隨意所欲用。即用之。苟有所患。磨飲之。不復有苦矣。用琮詢之曰。爾何往也。貧者不對。又詢之曰。爾何姓氏也。乃對曰。我賣墨牌勝。即姓氏也。語訖。尙欲審問。漸聞聲音遠。即不知所在。啓關無及矣。尤不知其異也。用琮疑惑。又慮其非常人。乃磨墨一分許飲之。目即覺明。徹遠視。太守聞而異之。求其餘墨。用琮內惜爲寶。給以盡飲之。人亦有得其墨者。有患苦。皆効用。琮磨飲之。悉無憑焉。後人曰。以筋界口。乃呂字耳。衆多伏其說。悟以爲洞賓矣。

叙劍

代州大石寨城外。水中常有光澈明。人頗異之。後有以網筌取魚者。得一劍焉。未之奇也。質錢於邢氏。釋以水濯沃其上。得字云。龍蛇之形。金石之精。劈開風雨。利刃堅貞。魍魎魍魅。無難不平。後不審流落何所矣。京畿襄邑縣郊龍陳氏家。脩所居。築掘土堅構。得一古冢。發冢而視之。中有一鼎。鼎中有藥。其色紅。鼎側有銅瓶。瓶中有水。傍有一石匣。匣中有一劍。劍上有詩曰。斷精光未散。斬馬血纔乾。執在將軍手。煙塵掃不難。後因視人。乃致訟焉。南劍州五代離亂。盜賊蜂起。嘗以寺鐘烹肉。棄於溪水中。後有人携兩劍。渡是溪。劍忽雙躍入波中。求之不得。成者善與水俱入。俱出。因往觀焉。見二劍附一鐘耳而立。出以告人。再呼同藝者下視。復見二龍抱鐘。驚懼不敢近。至今風雨晦冥。常聞鐘聲起自波間。今劍溪是也。

紫姑神

紫姑神。世或稱之曰紫仙。南方人孟春之月。即請之以決事。然至利害大者。不能言。善書畫吟詠。騷雅之才。尤多清麗。閩中張叔通者。嘗得賦游武夷山詩曰。

春雨連宵心慘傷。曉來還喜見天陽。千巖積翠神仙隱。萬木交陰虎豹藏。樵徑也通人上下。溪流不許客相將。隨緣到此隨緣返。一粒還丹在眼旁。又贈客詩曰。明時抱道不淹留。文藝君須在速脩。萬古白雲藏劍氣。願乘車馬出神州。多假物書於灰燼中。人有求其掾筆者。卽書於紙。得禮節永平。弟恭福祿。勉勵龍虎十二字。凡書龍字。類多不相同。或者問之。答曰。龍之爲物。變化無窮。豈可拘耶。若其請致之禮。多繪畫婦人。江鄉之間。人人能之。比寢不錄。

搜神秘覽中

(未完)

代派十份八折五十分以上七折	廣告					郵費		定價		費須先惠			
	通	普		上等	特等	等第	青島	各歐 國美	新日香 疆本港		本國	報資	項目
		每面	半面	一面	一面	地位	一角五分	七角二分	六角		三分	四角	一册
	四角	七元	二十元	二十元	一期	一元四角	三角六分	一角八分	二角二分		四角	半年六册	
	二元	三十五元	六十元	一百元	半年	三角六分	七角二分	四角	全年十二册		元	全年十二册	
三元六角	六十元	一百元	一百八十元	全年	三百元								
分售處	分售處		寄售處		印刷所	總發行所		編輯部		民國二年二月			
上海商務印書館	天津商務印書館		北京商務印書館		北京商務印書館	中國學報社		中國學報社		日發行 第四期			